



訂校
法苑珠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從第二十九
至第三

特21
特18
762
字無悲封對一本作
迷意部第
23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魏)

致敬篇第九 此有七部

迷意部

功能部

普敬部

名號部

會通部

敷座部

儀式部

原夫。上聖垂慈。至人利物。意欲導四生於寶所。運三有於大車。師弟異軌。而同歸。法俗殊途。而一致。所以立像表真。彝訓常俗。寄指筌月。出道常規。但以妄著。我人惰慢。沿流隨業。漂淪無思。悛革。良由對迷。累劫不識。三尊。惡慳頑執。罕逢十聖。是故命如風燭。難可駐留。形同石火。豈容長久。我復五濁交侵。四蛇常逼。而能安忍。斷茲虛幻。故使大聖慈悲。適化陶誘。行中要切。無過禮懺行道。故龍樹十住論云。菩薩晝夜各有三時。於此六時禮拜十方諸佛。懺悔勸請。隨喜廻向。菩薩來至阿惟越地。依此修行。速成不退。如念東方善德佛等。十方諸佛本願力故。若有衆生。於先佛所種諸善根。聞是佛名。即能信受。便得不退。菩提之心。亦由愚識。常聞惡聲。今忽聞喚。南無佛名。欬然驚喜。情慮欣泰。罪滅福生。故經云。敬禮此佛。能除百萬生死重罪。或言能除千劫生死重罪。若不依此階級。以動凡心。則負罪者。累劫受殃。但聞佛名。無不踊躍。我有何罪。不見。容。雨。淚。滂流。一心合掌。我有何善。聞佛名號。欣喜加敬。瞻仰聖顏。愛戀無狀。用此悲慶。信根日增。如此通情。識心無累。則於敬禮。常加歸命。比見道俗。聞唱佛名。身雖逐禮。心乃外緣。中途驟錯。都不省悔。無信無慚。於是乎在。或有道俗。屏處禮拜。或昇或沈。身心惰慢。曾無驚懼。不敬之罪。於是轉加。或有道俗。對衆禮拜。千僧萬俗。高聲唱和。急度而禮。身不逐拜。心不敬。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致敬篇

一

功能部第
想一本作

思類同點兵。但記空名。如確上下。勞多無益。上來略疏。非無斯答。苟求名利。不存忠敬。依信能入。發生智識。信既不行。能入何寄。自下略述五意。並依聖教。示其真偽。請除妄歸真。功成究竟也。仰惟大覺之慈。至極之聖。宿祐嘉運。冥感應期。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臾。憑心相化。則妙果成於曠劫。故五十三佛。聲益微塵之前。三千至真。光鑠河沙之後。二十五佛。功利救苦之厄。婆七寶不迷。一禮之福。雖合掌之因。似除而樹王之報。漸及。故知禮拜稱讚。豈虛棄功。虔誠呈敬。冥益福利。故智度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佛法。壞諸善根。設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路不離糧食。熱時不離涼風。寒時不離燠火。度水不離堅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也。又藥王藥上經云。釋迦牟尼佛告大眾言。我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禮。以是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初千人者。始從華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佛道。即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始從拘樓孫佛為首。下至樓至佛。於賢劫。中大成。佛後千佛者。始從日光佛為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德如來等。亦得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餘一切衆

以一本作

生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復有人能聞是五十三佛名者。生生之處。常得值遇十方諸佛。若復有人能至心敬禮五十三佛名者。除四重五逆及謗法等經。皆悉清淨。以是諸佛本誓願故。於念念中。即得除滅如上諸罪。三千佛名。在諸佛果劫經。名佛中。釋迦牟尼。又決定毘尼經云。若能至心敬禮三十五佛。其人功德無量無邊。又佛名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二十五佛名。至心受持讀誦。恭敬禮拜。得離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苦得除。除瞋恚惡癡。滅百劫重罪。常生十方淨佛國土。設復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一百歲。中常用布施。猶不如誦持禮拜二十五佛名功德。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何以故。以衆生善根微薄。不得聞此佛名。若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此二十五佛者。非於一佛十佛。所種諸善根。是人乃於百千萬佛。所種諸善根。然後乃得聞此佛名。是人超越四十八劫。在前成佛。若復有人不信此二十五佛名。得此功德。是人當墮阿鼻地獄。滿足百劫。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淨洗浴。著新淨衣。淨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尊像。懸二十五枚幡。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復如是。又文殊問經讚佛偈云。我禮一切佛。調御無等雙。丈六真法身。亦禮於佛塔。生處得道處。法輪涅槃處。行住坐臥處。一切皆悉禮。諸佛不思議。妙法亦如是。能信及果報。亦不可思議。能以此祇夜。讚歎如來者。於千萬億劫。

不墮於惡道。○又菩薩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計人成辟支佛。有人百歲四事供養。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歡喜心。一四句偈讚歎如來功德。無量。又善生經云。以四天下資供養於佛。又以重心讚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差別。又大悲經云。一稱佛名。南無佛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盡也。○述曰。既知聖教。禮佛功德。不可思議。是故行者。常須作意。不得自惰。恐無常忽。至瞻禮無處。譬鼠入角路。窮何趣。是故經中。世尊說偈云。命如風中燈。不知滅時節。今日復明日。不覺死輪至。冥冥從業緣。不知生何道。○又上生經云。若有禮敬彌勒佛者。除却百億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華樹下。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眾八部。聞名禮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清淨。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彌勒成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又增一阿含經云。禮佛有五功德。一者端正。生於上好。二者得好聲。無如來至真等正覺。故。三者多饒財。具力。供養。隨四生處。高貴。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禮佛。故。五生天上。德法。財。故。又金剛三昧經云。若有暫聞佛勝智慧。深心隨喜。不起誹謗者。於百千劫。不墮惡道。生處。值佛。乃至念佛。法身功德。無邊。又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一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恆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為其和上。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供養。

三普敬部第
百萬一本作

無那下一本
字○明佛一本
字○本有住下

上○一本作
一○本有神
名○二有下

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為三災所動也。敬惟法身無相應。現十方。謂四方四維上下。俗儒所說。唯據此洲。洲外有洲。古今未說。若依內典。通窮無際。橫亘十方。傍羅異域。今佛教中。娑婆忍土。萬億日月。四重圍輪。大千世界。名一佛土。此猶據化佛釋迦如來所王之域。故華嚴經云。盧舍那佛報身如來。所王之土。復過是數。盡十方界。非凡所謀。故梵網經偈云。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經所云。千華千佛。即以一葉為一華。故一華千葉。千佛現世。又如普賢觀經云。毗盧遮那法佛如來。所王之土。遍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據此明無住之住。引凡虛心。令其敬仰。至理而論。安有住處。如是十方無量世界。諸佛如來。無時息化。過現未來。約凡生滅。據化而說。若依實教。聖化常周。功齊法界。不可以一域為局。不可以三世限論也。今且據釋迦一代。現化而述。故權受胎。八相成道。利益淺機。漸通大教。乃至父母諸親。俗尊尚禮。如來何況下凡。而不虔敬也。又佛說十二佛名神呪除障滅罪經云。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東方去此佛刹。有十不可說諸佛刹。億百千微塵等過。爾許諸刹。有一佛土。名曰解脫主世界。彼世界有一佛名曰虛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功德相光明華波頭摩瑠璃光寶體香最上香供養訖種種莊嚴頂髻無量無邊日月光。

照上一本
有諸字

明願力莊嚴變化莊嚴法界出生無障礙王如來。若善男子善女人犯四重五逆誹謗三寶及
 犯四波羅夷是人罪重假使如閻浮履地變為微塵一一微塵成於一劫是人若有若干劫罪稱
 是一佛名號禮一拜者悉得滅除沉復晝夜受持讀誦憶念不忘者是人功德不可思議而彼
 佛世界中有菩薩名無比無障礙王如來授彼菩薩記當得成佛號曰毫相日月光明發寶蓮
 華堅如金剛身如毗盧遮那無障礙眼圓滿十方放光照一切佛刹相王如來彼東方復有佛
 名曰一切莊嚴無垢光如來南方有佛名曰辯才瓔珞思念如來西方有佛名曰無垢月相王
 名稱如來北方有佛名曰華莊嚴作光明如來東南方有佛名曰作燈明如來西南方有佛名
 曰寶上相名稱如來西北方有佛名曰無畏觀如來東北方有佛名曰無畏無怯毛孔不豎名
 稱如來下方有佛名曰師子奮迅根如來上方有佛名曰金光威王相似如來爾時佛告彌勒
 若有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稱此十二佛名號之時經於十日當修懺一切諸罪一切衆生所有
 功德皆隨喜勸請一切諸佛久住於世以諸善根迴向法界是時即得滅一切諸罪得淨一切
 業障即得具足成就莊嚴一切佛土具足無畏具足身相具足菩薩眷屬圍繞具足無量三昧
 具足如意佛刹莊嚴行阿耨菩提而得端正可喜果報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善男子
 若有善女人 受持此佛名 生生世世中 得他人愛敬 光明威力大 生處為人尊
 於後得成佛 又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佛在世時有長者子名尸迦羅越早起洗浴著衣六

無相下一本
有諸字

照上一本
有諸字

傳一本作

方各向四拜佛入王舍城越遙見之佛到家問之何為六向拜此應何法越言父在時教我不
 知何應佛言父教汝禮不以身拜越便長跪言願佛為我解此六意佛言聽之其有長者黠人
 能持四戒不犯者今世為人所敬後生天上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愛他人婦女四不妄
 言兩舌貪患愚癡不能制此四意者名為月暗如月盡時光明稍冥能自制惡意者如月初生
 其光稍明至十五日盛滿時也佛言東向拜者謂子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當念治生二者早
 起勅令奴婢時作飯食三者不益父母憂惱四者當念父母恩重五者父母疾病當恐懼求醫
 療之父母視子亦有五事一者當念令去惡就善二者當教計算書疏三者當教持經戒四者
 當與娶婦五者家中所有當給與之南向拜者謂弟子事師當有五事一者當敬歡之二者當
 念其恩三者所教隨之四者思念不厭五者當從後稱譽之師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疾
 知不忘二者當勝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己不忘四者有諸疑難悉為解說五者欲令弟子智
 慧勝師西向拜者謂婦事夫當有五事一者夫從外來當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當炊蒸掃除
 待之三者不得有姪心於外夫罵晉之不得還罵作色四者當用夫教誠所有什物不得藏匿
 五者夫若寢息蓋藏乃臥夫視其婦亦有五事一者出入當敬於婦二者衣食以時與之三者
 當給與金銀珠璣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於外就畜侍御北向拜者謂人視
 親屬朋友當有五事一者見之作惡私往屏處諫曉呵止之二者小有急事當奔趣救護之三

有行無願行則孤。由有願故行不孤。由有行故願不虛。願行相扶。證果不虛。故懺悔罪中亦兼有願。願於今身。償不惡道。受即是通明也。自外臨時准用可思。

有願上一本
五會通部第

有威上一本
有威字

哀一本作

述曰。今此所叙威容相狀。中邊時俗各有異儀。隨國行之。以敬為本。此乃初心非學不解。故須委歷。用曉未聞。久行碩德。固非所望。然中天虔敬。震且不同。彼則拜少而繞多。此則拜多而繞少。彼則肉袒露足。而為恭。此則巾履備整。而稱敬。誠道俗之殊容。乃方土之異等。但自審詳儀。臨時緩急。若容與朝覲。則三業懇懇。時序忽切。則四支削矧。斯並行藏。在要智出不思。足使加敬。盡哀。彼我通意者也。故出曜經曰。有信士威儀。有出家威儀。有大道人威儀。有小道人威儀。由是善行。趣道之基。故生善處。以此文證明。知歸信威儀。入道之始。不可隱畧。故序以命之。如俗中周禮。有九品之拜。出自太祝之官。斯非內教。然禮貴從俗。故也。一曰稽首拜。謂臣拜君之拜也。稽訓為稽。反。即久稽留。停頭至地。少久也。二曰頓首拜。謂平敵者。如諸侯相拜也。即以頭向下。虛搖而不至地也。三曰空首拜。此君答臣下之一拜也。即以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四曰振動拜。謂敬重之。顛慄動變之拜也。五曰吉拜。謂拜而後稽顙。謂齋縻不杖以下也。言吉者。此般之凶拜也。周以其與吉拜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即先作稽首拜。後作稽顙。類是類也。以類觸地。無容儀也。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後頓首拜。謂三年服者拜也。七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即今時所謂雅拜也。一說奇拜。但一拜以答臣下之拜也。八曰褒拜。褒謂為報。報拜者再拜是也。又

佛上一本
無化字

起一本作

云。褒拜。今時持節之拜也。即再拜於神與屍也。九曰肅拜。謂但俯下手。今時揖者是也。亦指婦人拜。又肅拜或至三也。空首奇拜。唯一餘則再拜之也。上並俗禮。正文鄭康成依位釋之。如此今據內教。以禮敬為初。大略為二。即身心也。佛法以心為其本。身為其末。故須菩提靜觀室內。如來嘆為禮見於法身。蓮華色尼初至寶階。如來毀為拜於化佛。故知靜慮思微。念念趣道。觀形鑒貌。新新在俗。能所未免。相見齊生。我倒現前。即為障道。故佛約此。而分身心敬也。如能即色緣空。觀境心造。紛紛集起。不無染淨。知識妄念。未可清澄。想到空時。緣念斯絕。今居凡地。力極制御。止得如斯。念念自然。漸能清淨。常起兩觀。不得單行。謂知塵無境。是漸背俗。謂知識亦無心。是漸向真。如此策修。長時不已。分分增明。三祇方就也。又大慈經云。佛告阿難。南無佛者。此是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故稱言南無諸佛。故過去有大商主。將諸商人。為摩竭大魚。欲來吞舟。由三稱南無佛名。並皆免難。魚聞佛名。以善心故。捨身後世。出家得道。何況有人得聞佛名。聽聞正法。親於佛所。種諸善根。而不必定利益。又十誦律。佛語優波離。稱和南者是。口語若曲身者是。名心淨。若比丘禮時。從座起。偏袒右肩。脫草屣。右膝著地。以兩手接上座足。禮。述曰。依經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謨婆南等。此猶非正。依本正云。槃淡。唐言我禮。或云歸禮。歸亦我之本情。禮是敬之宗致也。或云歸命者。義立代於南無也。理事符同。表情得盡。俗人重南無。而輕敬禮者。不委唐梵之交。譯也。况復加以和南諸佛。迷之。彌復大笑。又南無者。善見論

數座部第

之一本作

禮拜一本作

七儀式部第

作第一字

翻為歸命覺亦云禮大壽又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論翻為度我准此而言恭敬度
 我義通凡聖豈和南偏在尊師亦通上聖念救生也故經中來至佛所云南無無所著至真等
 正覺是名口業稱歎如來德也
 述曰敬尋經律無數坐具之文但云脫履禮足今據事用理須坐具故四分律云為護身護衣
 護僧臥具故制畜坐具既為身衣明知須設又坐具之用本是坐時之具所以禮拜之中無其
 敷之故如來將坐如常敷之准此比丘自敷而坐不合餘人為敷今見西僧來至佛前禮者必
 褰裙以膝拄地合掌長跪口讚於佛然後頂禮此乃遺風猶在恭相可准行之今時僧尼至於
 佛前並令侍者為敷坐具此蓋憍慢未是致敬之恭又至佛前行立待席方始禮者此亦不可
 又在牀上而設禮者此亦不敬如見尊長即須急拜安得寬席如見君王即須敬拜何得在牀人
 王凡尊尚恭不高何況法王輒相倫擬雖有餘敬終成慢惰故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在座上禮也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者此為申極敬儀也如此土群臣朝謁之儀皆在殿庭履
 屨不脫有時上殿則劍履皆捨此古之法非始今儀天竺國中地多濕熱以革為屨制令著之
 如見上尊即令脫却自餘寒國隨有履著行事之時脫足為敬若是白衣多著靴鞣為恭初入
 寺內不勞脫足若入佛堂得脫第一第二明偏袒者依律云偏露右肩或偏露一肩或偏露一
 膊所言袒者謂肉袒也示從依學有執作之務俗中袖狹右袂便穩於事是也今諸沙門但出

指合而掌
指上而掌
欲上而掌
反上而掌
有上而掌
至上一字
名至上一字

胡跪
一本作跪
一胡跪
一本作跪

一肩仍有衫襖非袒露法如大莊嚴論云沙門釋子者肩黑是也外道通黑沙門露右故有不
 同律中但有三衣通肩被服如見長老乃偏袒之說以衣遮名為偏袒一何可笑也故知肉袒
 肩露乃是立敬之極然行事之時量前為袒如在佛前及至師僧懺悔禮拜並須依前右袒為
 恭若至寺外街衢路行則須以衣覆肩不得露肉西國濕熱共行不怪此處寒地人多譏笑故
 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也第三明呈恭者故律云當令一心合十指
 爪掌供養釋師子或云叉手白佛者皆是斂容呈恭制心不令馳散然心使難防故制掌合而
 一心也今禮佛者多有指合掌不合或有指合而掌開良由心慢而情散也寧開指而合掌不
 得合指而開掌欲來求福反招慢過既知一心合掌之儀即須五體投地禮之故地持論云當
 五輪至地而作禮也又阿含經云二肘兩膝及頂至為五輪輪謂圓相五處皆圓能令上下迴
 轉生福轉多名為輪也今有西僧禮拜之時多褻足露膝先下至地然後以肘按地兩掌承空
 示有接足之相也若前尊踟躕不垂脚坐者隨事而行不勞接足今見禮者二手捺地兩足據
 後頭不至地亦是乖慢既知五輪著地之儀即須知右膝踞跪之相經中多明胡跪胡跪跟踞
 斯並天竺敬儀不足可怪即是左右兩膝交互跪地有所啓請悔過儀也第四明禮儀者聲論
 云槃那寐者此云禮也智度論云禮法有三一是口禮是謂口云和南二是屈膝頭不至地此名三
 頭頂至地上是名下者挹中者跪上者稽首菩薩禮佛有三一者悔過品二者隨喜迴向品三者

請佛品問禮唯身業亦通三業耶答禮通三業五輪至地為除身業不善稱揚名字歌讚佛德為除口業不善心常緣念若鏡目前為除意業不善為對佛眼故須身禮為對天耳故須口唱為對他心故須意念由口業唱故聞慧得成由意念故思慧得成由身業禮故修慧得成由身業禮故戒學得成由意業念故定學得成由口業唱故慧學得成上來所述且綺互明之若據通門三業之中三學並攝也第五明邪正者源此禮法於齊代初有西國三藏厥號勒那親此下凡居在邊鄙不閑禮儀情同猴馬悲心內溢為翻七種禮法文雖廣周逐要出之從臨至細對禮為邪對細為正故階級有七意存後三也第一名我慢憍心禮者謂依次位心無恭敬恃尊自德無師仰意耻於下問諮受無所心無法據雖設拜心馳外境如確上下空無所獲一形所作無境住心輕生薄道徒勞無益外觀似恭內增慢惑猶如木人情不崇重五輪不具三業馳散是名慢憍禮也第二唱和求名禮者雖非高慢心無淨想粗正威儀身心詐恭見人身輕急禮人去身惰心疲稍似恭順片有相扶其福薄少非真供養良由口唱心散是名唱和禮也第三身心恭敬禮者聞唱佛名便念佛身如在目前相好具足莊嚴晃曜心相成就感對佛身手摩其頂除我罪業是以形心恭敬無有異念供養恭敬情無狀足心想現前專注無味導利人天為上為最功德雖大猶未是智後多退沒是名身心禮也第四發智清淨禮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明利深知法界本無有礙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礙礙想今達自心虛

無下一本
雖下一本
右有字
崇一本作
殷一本
慢橋一本
作我慢

通無礙故行禮佛隨心現景禮於一佛即禮一切佛一切佛即是一佛以佛法身體用通融故禮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華種種供養例同於此法僧加敬我亦同然雖三相別性理無殊故三乘名異解脫體同故知一禮則一切禮一切禮則一禮如是三寶既能通達一切三界六道四生同作佛想供養禮拜自淨身心蕩蕩無障念佛境界心心轉明一拜一起為尊為勝即是淨業無窮果報無限是名發智禮也第五遍入法界禮者良由行者想觀自己身心等法從本已來不離法界亦不在諸佛身外亦不在諸佛身內亦不在我外亦不在我內自性平等本無增減今禮一佛即遍通諸佛所有三乘位地無漏我身既遍隨佛亦遍乃至法界空有二境依正兩報莊嚴供具無問行財隨緣遍滿不離法界隨心無礙並薦供養隨喜頂禮如一室中懸百千鏡有人觀鏡鏡皆像現佛身清淨明逾彼鏡迭相涉入鏡無不照影無不現此則攝他為總入他為別一身既爾乃至一切法界凡聖之身及供養之具皆助隨喜悉同供養有目者見無目者不覩如此行學法界軌門大有利益故地持論有現前供養不現前供養不現前供養勝現前供養以難成故既知我身在佛身內如何顛倒妄造邪業不生愧耻又諸佛德用既齊名號亦等隨稱何名名無不盡如稱一釋迦名禮召一切諸佛無不備周如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也西云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西云彌勒此云慈氏豈有一佛非慈氏也故智度論云一佛勝能等一切佛勝能等一切佛勝能等一切佛

到一本作

體同一本

前下一本

作用同

不化衆生。但一佛化生。即功歸法界。德用遍周。是名遍入法界禮也。第六正觀修誠禮者。此明自禮自身佛。不緣他境他身佛。何以故。一切衆生自有佛性平等。本覺隨順法界。緣起熾然。但爲迷故。唯敬他身。已身佛性妄認爲惡。縱修此行。常爲偏倒。若知己身極惡。無佛性者。縱敬他身。終成無益。衆生迷惑。雖發微善。唯將法界供具。供養他身。無始已來。未曾將一燈一香。一禮一呪。供養己身佛性。若能反照本覺。則解脫有期。故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又云。不觀佛。不觀法。不觀僧。以見自身。他身平等。正法性故。己心清淨。即是自性住佛性。隨力修明。即是引出佛性。三祇果圓。即是至得果佛性。若據妙達唯局大聖。若論下凡。雖未頓修。不得不解。如涉遠道。要藉自身。欲見佛性。要觀己佛。法僧亦爾。體同無二。是名正觀禮也。第七實相平等禮者。大意同前。猶存有禮有觀。自他兩異。今此一禮。無自無他。凡聖一如。體同用融。如如平等。古今無別。若見佛。可尊可敬。即見凡。可卑可慢。若起此心。還成僻執。故般若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菩提。以實相離念。不可以心取。不可以相求。不可以禮敬。不可以慢情。去高下離尊卑。靜亂一原。恭息齊固。安心此意。是名平等禮也。故文殊禮文云。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所觀。此之一禮。凡夫淺識。恐聞反謗。上智之人。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外合宜。是名平等禮也。又增一阿含經世尊所說偈言。若欲禮佛者。過去及當來。現在及諸佛。當計於無我。善業以先禮。最初無過法。若欲禮佛者。過去及當來。現在及諸佛。當計於無我。善業以先禮。最初無過法。

佛門一本作

者空無解脫門。此是禮佛義。若欲禮佛者。當來及過去。當觀空無法。此名禮佛。義。○頌曰。稽首三寶。歸誠十方。瞻仰尊敬。益福除殃。機路異色。慈誘同芳。隱顯相發。化應無疆。雖生茲土。感赴殊鄉。觀禮欣慶。福祚彌長。法性無二。縱隔何傷。虔誠一拜。周徧難量。

下山龍即止

感應緣略引。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殮。至七日而蘇。自說云。當死時。被冥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常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昇階。既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昇座。山龍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下。山龍即下座。復立階下。願庭內。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以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胞。或大如小盆。或如孟盆。見諸男女。從地飛入。胞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隔。罪計各異。此諸人者。各隨

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火猛湯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謁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應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字。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有三人謂山龍曰。王放君去。可不多少乞遣我等。山龍未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然彼三人者是前收錄君使。一人是繩主。當以赤繩縛君者。一人是棒主。當以棒擊君頭者。一人是袋主。當以袋款君氣者。見君得還。故乞物耳。山龍惶懼謝三人曰。恐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若樹下燒之。山龍諾。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室。屍傍即蘇。後日剪紙作錢帛。并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婉荷言畢。不見。山龍自向總持寺。主說。寺主傳向臨說。其報記也。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福田篇第十 歸信篇第十一 士女篇第十二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魏)

述意部第一
空一本作
優劣部第二

供養一本
作動供

福田篇 此有三部 述意部 優劣部 平等部

自大覺泥洹。福歸衆聖。開士應真。弘揚未教。並飛化衆。剎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是以隨敬一僧。則五眼開淨。隨施一毫。則六度無盡也。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世間福田。凡有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報恩田者。所謂父母師長和上。功德田者。從得願法。乃至阿耨菩提。貧窮田者。一切窮苦困厄之人。世尊是二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法亦如是。衆僧是三福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以是因緣。已受戒者。應當至心供養。三寶。若人共施財物。福田施心俱等。是二福德等。無差別。有財心俱等。福田勝者。得果報勝。有田心俱。下財物勝者。得果則勝。有田財俱。下施心勝者。得果亦勝。有田財俱。勝施心下者。得果不如善男子。智者施時。不為果報。何以故。定知此。因必得果。故又僧伽吒經云。佛告一切勇菩薩。言。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胡麻。以此數轉輪聖王。若有人布施如是輪王。不如布施一須陀洹。若施三千世界。諸須陀洹。所得功德。不如施一斯陀含。若施三千世界。諸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若施三千世界。諸阿那含。不如施一阿羅漢。若施三千世界。諸阿羅漢。不如施一辟支佛。若施三千世界。諸辟支佛。不如施一菩薩。若施三千世界。諸菩薩。不如施一如來。所起清淨心。若於三千世界。諸如來。所生清淨心。不如凡夫聞此法門功德勝彼。何況書寫讀誦受持。爾時一切大衆。白佛言。世尊。一佛福德。有幾量耶。佛言。譬如大地微塵。如

田上一本
有願字

恒河沙等衆生悉作十地菩薩。如是一切十地菩薩所有功德。不如一佛福德之力。又阿毗曇甘露味經云。田好有三種。一大德田。二貧苦田。三大德貧苦田。云何大德田。謂佛辟支四沙門果等。云何貧苦田。謂畜生老病等。云何大德貧苦田。謂聖人老病等。若施大德田。恭敬心得大報。若施貧苦田。憐愍心得大報。若施大德貧苦田。恭敬憐愍心得大報。是爲福田好。云何物好。不殺偷奪欺誑得物。隨有淨物多少。布施是爲物好。若布施佛即時一切得福。若布施衆僧受用得一切福。未受用不得一切福。若供養法。故得大報。若學人聰明大智慧。以法故供養。是謂供養法。布施得富。受施竟得樂力壽等功德。殊勝得大果報。若施畜生。受百世報。若施不善人。受千世報。若施善人。受千萬世報。若施離欲凡夫。受千萬億世報。若施得道人。得無數世報。若施佛。得至涅槃。又布施有六難。一憍慢施。二求名施。三爲力施。四強與施。五因緣施。六求報施。又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持以七寶。如須彌山等。於一劫中。布施聲聞辟支佛。不如有出家在家人。能持一錢。以用布施。初發菩提心人。得福德多。比前功德百分千萬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寶梁經云。佛言。善男子。我今說世有二。人應受信施。何等爲二。一勤行精進。二得解脫。令此施主得大利益。有三種施。一常施食。二僧房舍。三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勝。又菩薩本行經云。須達居家貧窮。無有財產。至信道德。佛教布施。須達白佛。多施耶。少施耶。佛告須達。所施雖多而獲報少。布施雖少而獲報多。如施雖多而無至心。貢高

無即字
時上一本

種人一本
一作

應一本
一作

自大信邪倒。見不得快士。所施雖多而獲報少。猶如田薄。下種雖多。收實甚少。何謂施少而獲大福者。如施雖少。歡喜恭敬。與不望報施。佛及辟支四沙門等。所施雖少。獲報弘大。猶如良田。所種雖少。收實甚多。又智度論云。以大悲心施物。雖同福德。多少隨心。優劣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義。佛施狗福多。佛田第一。不如施狗。以是故知。大福從心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所以者何。心爲內主。田是外事。故或時布施之福。在於福田。如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入天中受樂。餘福德力得阿羅漢。又如阿輪迦王。爲小兒時。以土施佛。王閻浮提起八萬塔。最後得道。施物至賤。小兒心薄。但以福田妙。故得大果報。當知大福從良田生。若大中之上。三事都具。心物福田皆妙。如佛以好華散十方佛。時問曰。此布施。福云何增長。答曰。應時施。故得福增長。如經說。飢餓時施。得福增多。或遠行來時。若曠路險道中。施若常施。不斷。或時常念施。故施得增廣。又增一阿含經云。施畜生。食者獲福百倍。與犯戒人。食者獲福千倍。施持戒人。食者獲福萬倍。施斷欲仙人。食者獲福千萬倍。與向須陀洹。食者獲福不可計。況成須陀洹乎。况向斯陀含。得斯陀含道。乃至那含羅漢。辟支如來等。其福功德不可稱計。又智度論云。如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刹施羅國。客盡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衆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衆中用幾許。

官下一本
有元字

平等部第
三

一勝支節
支節本
有阿字
本〇

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衆僧。婦便縛其夫。送官治罪。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作得金三十兩。不憐愍婦兒。盡以與他。依如官制。取縛將來。大官問其夫。汝何以不供給婦兒。乃以與他。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願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衆僧。大官是優婆塞。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謔言。是為甚難。勤苦得此少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璠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衆僧。衆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芽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依大莊嚴論云。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揀擇。少壯老弊。佛言。我昔曾聞。有檀越。遺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衆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衆僧。次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故不用我等。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昔年有宿德。髮白而面皺。秀眉齒缺落。背腰支節緩。檀越樂如是。不喜見幼小。○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羅漢。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即說偈言。所謂長老者。不必在髮白。而皺牙齒落。愚癡無智慧。所貴能修福。除滅去諸惡。淨修梵行者。是名為長。

述意部第
一

老。我破於毀譽。不生增減心。但令彼檀越。獲得於罪過。又於僧福田。誹謗生增減。我等應速往。起發彼檀越。莫令墮惡趣。彼諸沙彌等。尋以神通力。化作老人。像。髮白而面皺。秀眉牙齒落。腰脊而拄杖。詣彼檀越家。檀越既見已。心生大歡慶。燒香散名華。速請令就坐。既至須臾頃。還復沙彌形。檀越生驚愕。變化乃如是。為飲天甘露。容色忽解變。○爾時沙彌。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羅刹。先見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想。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譬如蚊子。欲盡大海底。世間無能測。衆僧功德者。一切皆無能。器量僧功德。况汝獨一己。而欲測量彼。○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可輕。王子蛇火沙彌等。如菴羅菓。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中。亦可得道。於僧福田。莫生分別。即說偈言。衆僧功德海。無能測量者。佛尚生欣敬。自以百偈讚。况餘一切人。而當不稱歎。廣大良福田。種少獲大利。是故於衆僧。耆老及少年。等心而供養。不應生分別。○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為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頌曰。通達四果。善會六情。探立啓悟。證理懷禎。老少和穆。普敬祇誠。隨緣赴供。攝誘幽冥。

歸信篇第十一 此有三部 述意部 小誠部 大誠部

夫信為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脫之基。無信不可以登輕舟。無智不可以斷微惑。斯道顯

然昇沉目覩。數見愚夫不信業因。能生報果。謂貧富自然。苦樂天性。好醜不由。忍悲貴賤。非關
 恭情。衆生自感。譬同草木。好惡自然。豈由因得。今依佛經。不同外道。夫論貧富。皆由業緣。貴賤
 非關運命。愚智不可易處。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醜。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惡之於
 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常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
 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任其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
 稟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
 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園則猪嘘。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
 兆。終然不改。弗可與奪也。故知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業果不謬。斯理皎然。如何封愚抱迷。不悟
 又昔武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
 枯死。商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
 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商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是史籍具引。非一如何頑固。頓
 乖經史。世人共親。春時下種。冬則收藏。如施有來。報感胎胎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
 負鹿。又昔人一瓢以濟。餒夫。尙得扶輪相報。今供一齋。以施大衆。寧無福祿相酬矣。
 如涅槃經。佛言。衆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無信。有信之人。則名可治。定得涅槃。瘡疣無故。無信
 之人。名一闍提。名不可治。又雜阿含經。世尊爲婆羅門說耕田偈云。信心爲種子。苦行爲

山下一本
有奇字

遂一本作
商一本作
殷次同

乘一本作

小誠部第

時一本作
特一本作
買一本作
買爲直

十拍手一
指一本作

乘一本作

大誠部第
三說偶一本
作偶說

時雨。智慧爲時軌。慚愧心爲轅。正念自守護。是則善御者。保藏身口業。知食處
 內藏。眞實爲直乘。樂住爲解息。精進爲廢荒。安隱爲速進。直往不轉還。得到無
 憂處。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如是耕田者。不還受諸有。爾時婆羅門聞已。發心
 出家。得阿羅漢道。又寶性論云。爲六種人。故說三寶。一調御師。二調御師。法。三調御師。弟子。何
 等爲六種人。一大乘。二中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又僧伽吒經云。時有一切勇菩提
 薩埵。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此會衆生。得發菩提。佛言。一切勇。乃往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佛
 世尊。號曰寶德。我時作摩納之子。此會衆生。住佛智慧者。往昔之時。悉在鹿中。我時發願。如是
 諸鹿。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時鹿聞已。尋皆發願。得如是。一切勇。此會大衆。因彼善根。當得阿耨
 菩提。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修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十拍手。頃不生餘心。命終生白摩尼天。
 五欲恣情。心意悅樂。三歸功德。乃至報盡。於未來世。得至涅槃。又無上處經云。佛告比丘。有三無
 上處。一佛無上處。二法無上處。三僧無上處。若諸衆生。兩足四足。無足多足。若色無色。有想無想
 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中。說無上處。若有衆生。生於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爾時迦葉。婆羅門白佛言。世尊。發菩提心者。應攝幾許福聚。爾時世尊以
 說偈言。若此佛刹。諸衆生。令住信心。及持戒。如彼最上大福聚。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此佛刹。諸衆生。令住信心。於法行。如彼最上大福聚。不及道心。十六分。若諸佛刹。

此一本作

比河沙皆悉造寺求福故復造諸塔如須彌不及道心十六分若有佛刹如河沙皆悉遍施諸七寶如彼最上大福聚不及道心十六分如鐵圍山高廣大造塔無量為諸佛如是求福眾生等不及道心十六分若諸眾生具滿劫若頭若膊常擔戴如彼最勝福德聚不及道心十六分如是人等得勝法若求菩提利眾生彼等眾生最勝者此無比類况有上是故得聞此諸法智者常生樂法心當得無邊大福聚速得證於無上道○又涅槃經云佛讚迦葉若有眾生於熙連河沙等諸佛所發菩提心乃能於惡世受持如是經典不生誹謗善男子若有能於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愛樂是典不能為人分別廣說若有眾生於二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為他人廣說若有眾生於三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雖為他說未解深義若有眾生於四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雖復演說亦不具足若有眾生於五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之義若有眾生於七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為他廣說

十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於八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復勸他人令得聽受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亡况復諸餘善根譬如有入折破一毛以為百分取一分毛沾一滴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曇莫令此水而有增減亦莫令風日飄暴乾竭此水不令鳥獸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以黑盛持莫置在地如來爾時即受彼寄置恒河中不令入洄亦復不令餘物揩突如是水滴在大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無復遮礙諸鳥獸等亦不飲盡如是水滴不增不減一等如故共大水聚漸入大海若是水滴毗嵐風起壞世界時假使是人住世一劫我亦如是得住一劫彼人爾時至劫盡時而來我所作如是言瞿曇我本寄水今有無耶如來爾時知彼水滴在大海中見知住處不與餘水共相和雜不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人阿難如是如來應正徧知有大神通無量知見明了無障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若於佛所寄付如是微細水滴經於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阿難其細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生死流一滴水者喻一發心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應正徧知所寄人者喻彼清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住一劫者喻如來受彼寄水終不虧損亦如彼人寄彼水滴經於久遠不虧一毫如是阿難若於佛所一發信心善根不失何况諸餘勝妙善根我說是人一切悉是趣涅槃果雖餘不善墮在三塗以本善根佛知是已彼彼拔出置無畏岸令彼憶

耶字疑衍

識所種善根息一切苦得一切樂。又佛說無畏女經云。爾時阿闍世王有女名無畏德。端正無比。成就最勝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其父王堂閣之上。著金寶屐。彼處而坐。時無畏德女見諸聲聞不起不迎。默然而住。不共問答。不迎不禮。不讓牀座。阿闍世王見無畏德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豈不知此等皆是釋迦如來上足弟子。成就大法。耶世間福田耶。以為愍念諸衆生。故而行乞食。汝今既見。何故不起不馳不禮。不共相問復不讓座。汝今覩見何事故。而不起迎。爾時無畏白父王言。不審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見諸小王而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師子獸王見野干時。為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帝釋天王迎餘天。不。王言不也。頗見頗聞。大海之神禮敬江河池神。不。王言不也。女言。大王如是。菩薩發心。趣向阿耨菩提。轉輪聖王以大慈悲初發心。已云。何禮敬離大慈悲。小王聲聞。大王頗有已求。無上正覺之道。師子獸王而禮小乘野干人耶。頗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之聚。而求牛迹。聲聞人耶。大王若有親近聲聞人者。是人即發聲聞之心。若有親近緣覺人者。是人即發緣覺之心。若有親近真正覺之人者。是人即發阿耨菩提心。爾時阿闍世王復語無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如是見諸聲聞而不奉迎。女言。大王勿作此語。大王亦慢云。何不迎王舍城內諸貧窮者。王語女言。彼非我類。我云。何迎女言。大王初心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緣覺亦非我類。王語女言。汝豈不見諸菩薩等皆悉敬一切衆生。女言。大王菩薩為度憍慢瞋惱諸衆生等。令彼得起迴向之

恒一本作 恒次亦同

泰一本作 泰

始下一木 無知字

心是故禮敬一切衆生。為長衆生諸善根本。是故禮敬。爾時無畏德菩薩母號曰月光。此月光女捨是身。已生忉利天。號曰光明增上天子。若彌勒得菩提時。便即出家。次第皆見賢劫諸佛。悉得供養。然後於彼離垢如來所得。作大器具。足七寶。號曰地持供養。彼佛已得成阿耨菩提。號曰徧光如來。頌曰。封迷昏闇久。喪回夢裏藏。心塵既未洗。怖露甘露漿。慈顏發。暉曜。燭我見朝陽。忽逢善知友。開導益神光。稍悟心澄靜。方狀俗莽茫。緇徒既肅肅。法侶亦鏘鏘。見者心歡喜。歸誠向道場。若存信邪到。來苦未何殃。感應緣三驗。晉沙門竺法師。宋居士袁炳。隋沙門釋道仙。晉沙門竺法師者。住會稽。與北中王亘之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情味難明。未審有無。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相報語。既別後。王亘在都於廟中。忽見法師來。王便驚云。和上何處來。答曰。貧道以某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但當勤修道。以昇濟神明耳。先與君要。故來相語言。訖不復見。右一驗也。○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也。泰始末。為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於將曉。問如夢見炳來。陳叙闊別。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置論常言。生為馳役。死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來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為重禁。慎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尙書也。

所下一本無以字亦一本作示

炳曰甚善亦請卿敬情尙書時司空簡穆王公爲吏部尙書炳遜並其遊賓故及之往反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常思叙集相值甚難何不小住炳曰止豈來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亦不容得委悉於是而去初炳來問夜遜亦了不覺所以而明得親見炳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踰屐而還聞見炳脚間有光可尺許亦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此一驗也○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買爲業往來吳蜀集積珠寶向直十萬貫後達梓州牛頭山值僧說法深悟財累乃沉江頓捨便投澗口山竹林寺出家初落髮日對衆誓曰吾不得道誓不出山結志不群野栖禽獸入定一坐五日爲期有客到門潛通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時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客至人數若干形貌服色恰期明至數服皆同時遭醉旱百姓惶怖憂稼失色皆來請祈雨仙卽往龍穴以杖扣門喚曰衆生何爲嗜眠如語卽寤當卽玄雲四合大雨普沾民賴斯澤貴賤咸賽飲若天神隋蜀王秀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違卽加刃仙聞兵至傍若無人被僧伽梨已端坐禪誦王達山足忽降雨雜注電雪雷驟水涌須臾滿川軍藏無計並憂沒命事既窘迫乃懺悔歸依遙禮仙德垂雲忽散山路清夷得達仙所王躬盡敬一心歸懺仙爲說法重發信心乃懇懇奉請邀還成都至靜衆寺彌加厚禮舉郭恭敬號爲仙閣梨至仁壽年中返于山寺卒葬於彼唐高僧傳

其一本作怖憂一本作遺一本作道下一本無召全二字

士女篇第十二

此有二部

俗男部 俗女部

俗男部第一

此別三部

述意部 誠俗部 勸導部

夫在家丈夫尊卑有二一貴二賤一富二貧富貴之者人多放逸傲慢貢高輕辱凌下或有乘威藉勢尊己凌人或博識聰達恃才凌人或辯口利詞暢說凌人或誇豪奢侈輕慢凌人或美容態態恃色凌人或乘肥騎驕恃乘凌人或資財奴婢侍富凌人如是衆多不可具述衆生愚癡甚爲可愍不知無常將至妄起高心來報湯炭煎煮相待獄卒執父伺候日久不愛斯事公然喜樂何異猪羊不知死至何異飛蠅貪樂死屍惟古思今富貴非一生滅交臂貴賤同塵富貴者唯見荒墳貧賤者已同灰壤既知貴賤同灰卽須卑己敬上是以親疎無定貴賤不常苦樂易位昇沉更互也

生互一本作誠俗部第

乃反一本作

如華嚴經有十種慢業應當避之一於尊重福田和上阿闍梨父母沙門婆羅門所而不尊重恭敬供養是爲慢業二有諸法師得勝妙法於大乘深法知出生死道得陀羅尼成就多聞具智慧藏善能說法而不信受恭敬供養是爲慢業三聽受法時若聞深法應發離欲心歡喜無量而不讚法師令衆歡喜是爲慢業四起慢心自高凌彼不省己實不調自心是爲慢業五起計我心見有功德智慧者不讚其美見無德者反說其善若聞讚他於彼人所起嫉妬心是爲慢業六若有法師知是法是律是實是佛語以憎嫉故說言非法非律非實非佛語欲壞他信

心故是為慢業。七自敬高座。我為法師。不應執事。不應恭敬供養。餘人諸修梵行。尊長有德。悉應恭敬供養於我。是為慢業。八遠離擧盛。惡眼視彼。常以和顏等觀衆生。言常柔順。無有麤獷。離悲恨心。而於彼法師。求其過惡。是為慢業。九以我慢心。於多聞者。不往恭敬。起聽聞法。留難亦不諮問。何等為善。何等不善。何等應作。何等不應作。何等業長。夜饒益。一切衆生。作何等行。不益衆生。作何等行。從明入明。作何等行。從冥入冥。如是人輩。為我心漂沒。不能得見。出要正道。是為慢業。十起慢心。故不值諸佛難得之法。消盡宿世所種善根。不應說而說。起呵責心。更相譏論。住如是法。應入邪道。但菩提心力。故而不永捨菩薩所行。雖不捨菩薩道。而於無量百千萬劫。尚不值佛。何況聞法。是為慢業。又出曜經。偈云。衆生為慢纏。染著於憍慢。為見所迷惑。不死生死際。故知凡夫為惡。雖少後世深苦。獲無邊報。如毒在心。人意不同。白衣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凶變無常。徒修田宅。愛戀妻兒。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時。城中有婆羅門。年向八十。財富無數。為人難化。不識道德。不計無常。更作好舍。前床後堂。涼臺溫室。東西兩廂。無數十梁。唯後堂前。距陽未訖。時婆羅門常自經營。指授衆事。佛以道眼。見此老公。命不終日。當就後世。不能自知。而方恣恣繕治。精神無福。甚可憐愍。佛將阿難。往到其門。慰問老公。得無勞倦。今作此舍。何所為安。公言。前床待客。後堂自處。東西二廂。當安兒息財物。僕使夏上涼臺。冬入溫室。佛語老公。久聞宿德。思遲談講。

但下一本有發字

公一本作發下皆同

廢一本作

今下一本無老字

勤懈部第

佛有要偈存。凶有益。欲以相贈。不審可不。願小勝事。共坐論說。不耶。老公答言。今正大遠。不容坐語。後日更來。當共善叙。所云要偈。便可說之。於是世尊即說偈言。有子有財。愚唯汲汲。我且非我。何有子財。暴當止此。寒當止此。愚多預慮。莫知來變。愚蒙愚蔽。自謂我智。愚而稱智。是謂極愚。婆羅門言。善說此偈。今實遠遯。後來更論之。於是世尊傷之而去。老公於後。自授屋椽。椽墮打頭。破即時命過。家室啼哭。驚動四隣。佛去未遠。便有此變。里頭遂諸梵志。數十人。問佛從何所來。佛言。屬到死老公舍。為公說法。不信佛語。不知無常。今老者忽然已就後世。具為諸梵志。更說前偈。義聞之欣然。即得道跡。於是世尊為說偈言。愚暗近智。如瓢樹味。雖久狎習。猶不知法。開達近智。如舌嘗味。雖須臾習。即解道要。愚人造行。為身招禍。快心作惡。自致重殃。為行不善。退見悔悛。致涕流而報由宿習。時諸梵志。重聞此偈。益懷篤信。為佛作禮。歡喜奉行。惟此慢心。通於白黑。智愚不免。聚賤共有。但去輕論。重在俗為甚。亦有空言。我美評說。賢良毀聖德。一切白衣。終日行之。未嘗一日。慚愧發露。情求勝道。退省己躬。故外書云。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悌。可用榮親。亦有君子。高慕釋教。遵奉修行。貞仁退讓。廉謹信順。皆是宿種。稟性自然。與道何殊。亦有出家之人。不依聖教。違犯戒律。不學無知。與鄙俗無殊。然道俗形乖。犯有希數。心有明暗。過有輕重。故出家之人。未犯已前。念念入道。善業已熏。福基已厚。雖有微惡。

輕愧而造不能傾動。若少慚愧便復清白。若論在俗身居無慚之地。心有無愧之情。畜養妻兒財色五欲。盈堂滿室。葷辛酒肉。隨求所得。愛染情深。無時暫捨。惡緣同住。豈得免之。此則明暗路分。黑白殊隔。故知明能滅暗。暗不滅明。小燈之明。已了室內。出家之人。雖犯微過。前明已成。正可光不增。暗而本明常照。如器存炷。立田安業。永也。又出家造惡極難。如陸地行船。在家起過。即易。如海中汎舟。又出家修道。易為。如海中汎舟。在家修福。甚難。如陸地行船。雖是同由。處有異。故避疾不同。修犯難易。是知生死易染。善法難成。早求自度。願慕出俗。又賢經云。出家功德。其福甚多。若放男女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功德無量。非譬為比。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巨海。廣於虛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畢成佛道。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福增。年過百歲。家中大小。莫不狀賤。聞說出家功德。無量。即來佛所。求欲出家。值佛不在。即便往至舍利弗所。舍利弗見老不度。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悉不度。即出寺門。住門閭上。發聲大哭。世尊後至。種種慰喻。即告目連。令其出家。目連即與出家。授戒。復常為諸年少比丘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沒水而死。目連觀見。以神通力。接置岸上。問知因緣。目連念言。此人不以死怖之無由得道。即令至心捉師衣角。飛騰虛空。到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蟲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而去。弟子問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舍衛城中大薩迦婦。容貌端正。世間少雙。其婦常以三奇木頭。鑿鏡照面。自觀端正。便起憍慢。深

枝椽一本作

飲飯一本作 本作〇無一

身無下 乃至前 十次復

自愛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沒水而死。漂出在岸。此薩迦婦。由自愛身。死後還生在故身中。作此蟲也。捨蟲身已。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小復前行。見一女人。自身負銅錢。椽錢著水。以火燃沸。脫衣入錢。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增問師。是何女人。其師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美飯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無比丘食。訖有殘與我。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華報。後墮地獄。次小前行。見一肉樹。多有諸蟲。圍啖其身。無有空處。噉喚啼哭。如地獄聲。弟子問師。是何樹耶。目連答言。是彌利吒營事。比丘以自在。故費用僧物。華菓飲食。送與白衣。以是因緣。受此華報。後墮地獄。啖樹諸蟲。即爾時得物之人。次復前行。見一男子。周匝多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火燃。競共射之。洞身焦爛。福增問師。此何人耶。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次復前行。見一大山下。安刀劍。見有一人。從上投下。刺壞其身。投已。復上如前。不息。福增問師。此復何人。師復答言。是王舍城王大闍將。以勇猛。故身處前鋒。傷殺物命。先受此苦。後墮地獄。次復前行。見一骨山。其山高七百由旬。能障蔽日。使海陰黑。爾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助上。往來經行。弟子問師。是何骨山。師答。福增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福增聞已。心驚毛豎。惶怖汗出。白和尙言。聞我今者。心未裂頃。願為時

說本末因緣目連告曰生死輪轉無有邊際造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昔過去時此閻浮
 提有一國王名曰法增好喜布施持戒聞法慈悲衆生不傷物命正法治國滿二十年其間閑
 暇共人博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臣以白王值王慕戲脫答之言隨國法治即依律斷殺人應
 死尋即殺之王戲罷已問諸臣言罪人何所臣答殺竟王聞是語問絕地水灑乃蘇垂淚而
 言宮人妓女象馬七珍悉皆住此唯我一人獨入地獄我今殺人當知便是旃陀羅王不知世
 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爲王即捨王位入山自守其後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
 大七百由旬諸王大臣自恃勢力枉殺百姓殺戮無邊命終多墮摩竭大魚多有諸蟲啖食其
 身身瘡指山殺蟲汙海血流百里魚一眠時經於百歲飢渴吸水水流入口如注大河爾時適
 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船疾趣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垂入魚口一時同聲稱南無
 佛魚聞佛聲閉口水停賈人得活魚飢命終生王舍城作汝身也魚死之後夜叉羅刹出置海
 岸人消骨在作此骨山法增王者汝身是也緣殺人故墮海作魚福增聞已深畏生死觀見故
 身解法無常得阿羅漢果

俗女部第二 此別二部

述意部 姦偽部

夫在家俗女患毒多過佛說邪詔甚於男子或假塗面首調飾脂粉或綺羅華服誑誘愚夫或
 驕弄唇口邪哂歌笑或咨嗟吟詠瞻視看人或出曾露手掩面藏頭或緩步徐行搖身弄影或

述意部第一 一作

開眼閉目乍悲乍喜幻惑愚夫令心妄著如是妖僞卒難述盡凡夫迷醉皆爲所惑譬如姦賊
 種種多詐亦如毒瓶儲蓄毒人亦如高羅群鳥落之亦如密網衆魚投之亦如闇坑盲者陷之
 亦如飛蛾見火投之亦如蛤蠅貪樂臭屍近則失國破家觸則如把毒蛇外言如蜜內心如鴆
 家貧困苦皆由女人出外喪身亦由女人室家不和亦由女人男女反逆亦由女人兄弟離散
 亦由女人宗親疎索亦由女人墜墮惡道亦由女人不生人天亦由女人障善業道亦由女人
 不入聖果亦由女人如是過患不可具論衆生如是甚爲可愍常爲慾火所燒而不能離致受
 殃苦爾來不絕也

姦偽部第二

如出曜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一婦女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亦有
 見阿維行美頤食愛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耽著女人
 求爲夫婦雖在別經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耽著女人
 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云外又佛
 在拘睢彌國國王號曰優填拘留國有逝心名摩困提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父親女容一
 國希有名曰無比隣國諸王僚宋豪姓靡不鳩焉父答曰若有君子容與吾女齊吾將應之佛
 時在行其國逝心親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儀無上心喜而曰吾女獲
 匹正是斯人歸語其妻曰吾爲無比得婿促莊飾女當將往也夫妻共服飾之其女行步搖動
 華光珠珍瓊瑤莊嚴光國夫妻俱將至佛所妻道見佛跡相好之文光彩之色非世所有知爲

雙下本 無父王 至六字 一作 依本官

珍一本 一作

天尊謂其夫曰。此人足跡之理。乃爾。非世。可聞。斯將非凡。必自清淨。無復姪欲。將不取吾無自辱也。夫曰。何以知其然耶。妻因說偈言。姪人曳踵行。悲者毀指步。愚者足踏地。斯跡天人尊。逝心曰。非爾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自還歸。仍自將女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大仁勤勞。教授身。無供養。有是醜女。願給箕婦。佛言。汝以女為好耶。答曰。生得此女。顏容實好。世間無雙。諸國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應之。竊見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養。故冒自歸耳。佛言。此女之好。為著何許。逝心曰。從頭至足。周旋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今觀之。從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髮下有鬚。鬚是骨。屠家猪頭骨。亦皆爾。頭中有腦。腦者如泥。臊臭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踏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爾。腥臊腸胃。膀胱。但盛屎尿。腐臭難論。腹為韋囊。裹諸不淨。四支手足。骨骨相拄。筋攀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之作。之訖。畢解。剝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藉。人亦如是。有何等好。而云少雙。昔者。吾在貝多樹下。第六魔天王。莊嚴三女。顏容華飾。天中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意。我便為說身中穢惡。即皆化成老母。形壞不復。慚愧而去。今此屎囊。欲作何變。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逝心聞佛所說。愍然無辭。復白佛曰。若仁不取者。欲以妻優填王可乎。佛不答焉。逝心即送女與優填王。王獲女大喜。悅拜父為大傅。為女與宮伎樂千人。以給侍之。王正后師事於佛。得須陀洹道。此女譖之於王。王惑其言。以百

革一本作

願原陳首惡慈一本作
洽盤一本作

恒一本作
思問一本作
作近惡

注一本作

箭射后。后見矢不懼。都無悲怒。一意念佛。慈心長跪。向王。矢皆繞后。三匝還住。王前。百矢皆爾。王乃自覺。悵然而懼。即駕金車。白象馳詣佛所。未到下車。屏從叉手。步進稽首。佛足長跪。自陳曰。吾有重咎。愧在三尊。所以彼姪。洩欲與邪。於佛聖衆。有甚惡念。以矢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陳之。觀之心懼。惟佛至尊。無量之慈。白衣弟子。慈力乃爾。豈况無上正真佛乎。我今首過。歸命三尊。唯佛弘慈。原赦其咎。佛歎曰。善哉。王覺惡悔。過此明人之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又頭腦著地。退就座。曰。稟氣凶頑。忿戾自恣。無忍辱心。三毒不除。惡行快意。女人妖蠱。不知其惡。自惟死後。必入地獄。願佛加哀。廣說女惡。魍魅之態。入其羅網。妙能自拔。我聞其禍。必以自誠。國人巨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為問耶。但說餘義。王曰。餘義。異日稟之。不晚。女亂惑意。凶禍之大。不聞其禍。何由遠之。願佛具為我釋。地獄之變。及女人之穢。佛言。且聽男子。有狂愚之惡。却觀女妖。王曰。善哉。願受明教。佛曰。士有四惡。急所當知。世有姪夫。當想親女。思聞妖聲。遠捨正法。疑信邪。欲網所裹。沒在盲冥。為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渾。泥欲中。如猪處。溷不覺其臭。快以為安。不計後當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住心在姪。吮其淚。唾玩其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一惡態也。又親之。養子懷妊。生育。比得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竭財。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為妻。若在異域。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苦。注意在姪。捐忘親老。既得為妻。貴之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

孤一本作
率一本作
存一本作

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鬪訟不惟身所從來孤親無量之恩斯其二惡態也又人處世勤身苦勞躬致財賄本有誠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布施為福娶妻之後情惑淫慾愚蔽自墮背真向邪專由女計若有布施之意唯欲發言裝彩女色絕清淨行束成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誠禍福之所歸苟為淫使投身羅網必墮惡道終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善為人子不惟養恩治生致財不以養親但以東西廣求淫路懷持寶物招人婦女或殺六畜淫祀鬼神飲酒歌舞合會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彌多外託祈福內以招姦既醉之後互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姦情及其獲偶惡無以喻姪結縛著無所復識當爾之時唯此為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一則可笑二則可哀譬如狂荒不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男子有是四惡用墮三塗當審遠此乃免苦耳又復聽說女人之惡方便說偈言以為欲還自殘以淫慾所使放意不能安近於非法將何以為賢欲為畜生行以欲還自殘淫既不見道不知為劇難社在滷中不知東與西結著於淫欲蓋此亦虫倫淫既不見道不知為劇難世更牢獄死已入太山當受百種毒其痛難可言若世時有佛買人為珍連山車進其身而巳不得聞人最為惡難與為因緣恩愛一縛著率人入罪門

佛方一本作

而已一本作
作而耳

計信一本作
方一本作
中一本作
荆檢一本作

身絲一本作

女子一本作

養下
養者一本
養者一本
治一本

不謂信是為此發狂荒其內甚臭穢如錦綉牙羅綺囊錄芒愚者覩其表外為嚴飾容欲亦如是抱刃以自喪親新即狀故所樂亦無常加又含毒螫懷臭穢毒飾外以華香愚者見歡喜不惟後受殃譬如鴆毒藥以和甘露漿人貪其味飲之皆仆僵亦如薪得火故有淫欲情所向無不壞是為最不祥毒甚於是莫能見其形親表不見裏如魚處深淵羅網四面張望見熟甘菓欲以求道去道如絲髮結著甚獨堅知者能自覺可得脫其緣譬如飢餓猴不惟後受禍網劇於是結著甚獨堅知者能自覺可得脫其緣譬如飢餓猴身胃荆棘是輩百向墮亦如魚食鉤飛蛾入燈火專心投危欲說如是優填王歡喜即以頭面著地白佛言實從生年以來不聞女人惡態乃爾男子悖亂隨之墮惡但不知故不制心意從是以後終身自悔歸命三尊不敢復犯為佛作禮歡喜而退書云仲尼稱難養小人與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是以經言妖蠱女人有八十四態大態有八惡人所惡一者嫉妬二者妄瞋三者罵詈四者咒詛五者鎮壓六者慳貪七者好飾八者合毒是為八大態是故女人多諸妖媚願捨詭邪以求正法早得出家自利利人又智度論云女人相者若得敬待則令夫心高若敬待情捨則令夫心怖女人如是常以煩惱憂怖與人云

何可近親好。如說國王有女名曰狗牟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行。遙見王女在高樓上。應中見而想像染著。心不暫捨。爾歷日月不能飲食。母問其故。以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忘。母喻兒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為子故。入王宮中。常送肥魚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曰。王女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結成病。命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月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勸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應爾。王為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毀辱王女。即狀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後此人得覺。見有瓔珞。又問眾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惱。嗔火內發。自燒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欲是從。又薩婆多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見而害人。有觸而害人。有翳而害人。女人亦有三害。若見女人。而發欲想。滅人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若共交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一若為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為女人所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為毒蛇所害。害報得無記身。若為女人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為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為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者若為毒蛇所害。得入清衆。若為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

交一本作

者若為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為女人所害。入三惡道。六者若為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門果。若為女人所害。於入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為毒蛇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為女人所害。眾共棄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而觸女人。又增一阿含經云。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何為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三田業之力。四兒力。五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夫有一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聲香味觸。愚癡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聖弟子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為所繫。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不墮魔境。至無為處。爾時世尊便說此偈。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不貪則不死。失道為自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為五。一。生豪貴之家。二。嫁適富貴之家。三。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多有兒。五。在家獨得。由己。是謂有此五事。可欲之想。又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譬如大沙聚。將一滴水。潤此沙聚。可令徹過。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其婦人有三法。不知厭足。一。自莊嚴。二。於丈夫邊。所受欲樂。三。哀美言詞。阿難其婦女有五。壯蟲戶。而丈夫無此。其五。壯蟲在陰道中。其一。壯蟲戶。有八千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之壯蟲。常惱彼女。而食瞰之。令其動作。動已。復行。以彼令動。是故名惱。淫婦女人。此不共法。以業果報。發起欲行。貪著丈夫。不知厭足。其婦女人。若見丈夫。即作美言。瞻視熟視。視已。復視。瞻仰。觀察。意念欲事。面看邪視。欲取他

恒而一本作

面齒銜下唇而作青紫以欲心故額上汗流若安坐時即不欲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木枝盡地搖弄兩手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右瞻看或在門頰頻申出息透迤屈曲左手舉衣右手拍髀又以指爪而刮齒牙草枝撻齒手搔腦後宣露脚脛嗚他兒口平行而驟急視諸方如是等相當知婦人欲事以發獸離棄捨勿令流轉生大暗中又正法念經云天鳥為諸天說偈云婦人非常友如燈焰不停彼則是常怨猶如畫石文雖親近富者無物則獸人有物婦女近無物婦女捨與物與供養作種種功德其心如火焰而不可乘執男如是隨順如心之所欲彼如是婦女而常誑男子如蛇華所覆如灰土覆火色如是覆毒婦女亦如是猶如見毒樹悅眼而不善婦女如毒華智者應捨離又阿合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阿羅漢以天眼徹視女人墮地獄中者甚多便問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緣故一由貪珍寶物衣被欲心多故二由相嫉妬故三由多口舌故四由作姿態恣意多故以是因緣故墮地獄多耳頌曰五欲混神因六賊亂心色幻欲逐情願愛網隨心織鑄金雞改秋斬毒方未極觀鷓既無辯攀猿此焉息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麗因)

述意部第

欣狀部第

樂一本作善大同

入道篇第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欣狀部 鬚髮部 引證部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由善惡不等報應不均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尋禮儀立軌之範而能割愛辭親棄榮勢位節食滋味蔬澹苦行履服蓋形不顧飾玩隨用安身不存名利抑遏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儀五百戒相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萬修多十二部別敷演投機隨時利物可謂八天之摺摸入道之舟航者也

如文珠問經云佛告文珠師利一切諸功德不與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出家者無量功德故住家者有障礙出家者無障礙住家者行諸惡法出家者離諸惡法住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者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隨愚人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者是愛悲惱處出家者是歡喜處住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家者有貪利樂出家者無貪利樂住家者是憤鬧處出家者是寂靜處住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家者為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住家者常為他人出家者常為自身住家者以苦為樂出家者出離為樂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住家者成就小法出家者成就大法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者為三乘毀譽出家者為三乘稱歎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為人僕使出家者為僕使主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入道篇

四十五

住家者是黑暗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增長憍慢處。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詭曲。出家者心質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家者是眞實法。住家者多散亂。出家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處。出家者非流轉處。住家者如毒藥。出家者如甘露。住家者失內思惟。出家者得內思惟。住家者無歸依處。出家者有歸依處。住家者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慈悲。住家者有重擔。出家者捨重擔。住家者有罪過。出家者無罪過。住家者流轉生死。出家者有其齊限。住家者以財物爲寶。出家者以功德爲寶。住家者隨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死。住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住家者爲纏所縛。出家者離於纏縛。住家者爲國王教誨。出家者爲佛法教誨。住家者伴侶易得。出家者伴侶難得。住家者傷害爲勝。出家者攝受爲勝。住家者增長煩惱。出家者出離煩惱。住家者如刺林。出家者出刺林。文珠師利若我毀譽。住家讚歎。出家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患。出家功德。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迫。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人。內則憂念妻兒。外而王役驅馳。若富貴高勝。則放逸縱情。貧苦下賤。則飢寒失志。公私擾擾。晝夜孜孜。衆務牽纏。何暇修道。又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之人。多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繫。常思財色。貪求無厭。得時守護。多諸憂慮。流轉六趣。違離佛法。當作怨家。惡知識。應厭家活。生出家心。無有在家修習。無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無上道。在家塵汙。出家妙好。在

礎下一本
有破壞二

三
盼
髮
部
第

家繫縛。出家解脫。在家多苦。出家快樂。在家下賤。出家尊貴。在家奴僕。出家爲王。在家由人。出家自在。在家多憂。出家無憂。在家重擔。出家捨擔。在家忽務。出家閑靜。又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營四天下。滿中羅漢。百歲供給。不如有人爲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緣經云。以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僧祇律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千六十歲三塗苦。又出家功德經云。若爲出家。苦作留礙。抑制此人。即斷佛種。諸惡集身。猶如大海。現得癩病。死入黑闇地獄。無有出期。又迦葉經云。爾時大王太子。聞出家功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無一衆生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彼諸衆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菩提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又佛藏經云。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有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末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又賢愚經云。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弘大。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二是闍梨。請法薩婆多論云。若先請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若不聞死受戒。得成闍梨應同。又清信士度人經云。若欲剃髮。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周圍七尺。內四角懸旛。安一高座。擡出家者坐。後復施二勝座。

弘一本作
度一本作
本○過一
本作善
後好一本作
引證部第
四

擬二師坐欲出家者著本俗服拜辭父母尊親等訖口說偈言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為 真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香湯洗浴除白衣氣度
 人經云雖著出家衣只得著泥洹僧及僧祇支未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尙前胡跪和
 尙應生兒想不得生惡賤心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供養和尙為種種說法誠竭其心已來
 向鬪梨前坐善見論云以香湯灌頂上說偈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
 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云 師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為樂 說此偈已然後鬪梨乃為鬪髮度人經云為鬪髮時傍人為誦
 出家頌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入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鬪髮時當頂留
 五三髮來至和尙前胡跪和尙問言今為汝除去頂髮許不答言好然後和尙為著袈裟當正
 著時依善見論復說偈讚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衆生
 依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禮佛行道道俗從後邊三匝已復自說偈生慶荷意云 遇哉值佛
 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匝已又禮大衆及二師竟然後在下
 行坐受六親拜荷出家離俗意心懷歡喜父母諸親皆為作禮悅其道意應中前鬪髮最好令
 及得齋依毗尼母論云鬪髮著袈裟已然後和尙為受三歸五戒等自外法用不可真述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在俗

早一本作
道迹一本作
欲以一本
作以欲
一本作

何故出家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狀惡淫欲今故出家我在家時以端正故
 早蒙處分早生男兒兒遂長大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之由狀兒不肯道
 為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止欲具述無顏之甚即語母言我欲得母
 以私情欲以不得故是以病耳母即語言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
 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將上牀地即磔裂我子即時生身陷入我即驚怖
 以手挽兒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又智度論云佛法中
 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
 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
 壯容色盛美持戒為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破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
 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
 女著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為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
 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破禁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已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
 道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勸阿難與鬪
 頭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怖已身忽為比丘即便走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
 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

臨一本作
下同

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陀羨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時彼國法。諸為王者。不自揮琴。爾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寵。遣王揮琴。自起為憊。初舉手時。王素善相。覩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人白王。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揮琴。自起為憊。用為歡樂。有何不適。捨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答。慙慙不已。王以實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當聽。汝去。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語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旦即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來詣王。所光明熾盛。徧照王宮。時王問言。汝為是誰。天即答言。我是王婦。有相夫人。王喜。自言願來就座。天答之言。我今觀王。臭穢。近。但以先誓。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一闍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故智度論偈云。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鶴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深。○又雜寶藏經云。昔者兄弟三人。居世富貴。資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為兄弟。志念各異。

臨一本作

顛一本作

上取一本
作轉增

兄好道。議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常嫌恨之。共為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汝衣食財寶。耶家轉貧。因財物日耗。人所嗤笑。解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為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為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猷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苦惱之偽。豈知苦辛。其弟合志。願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業。以財為貴。吾好經道。以慧為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常卒至。為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而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瞋恚更盛。弟貪家業。未曾為法。其後壽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買客買取。載盤販之。往還數迴。牛遂羸頓。不能復前。上阪因頓。蹙臥不起。買人搗打。搖頭。纔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遙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為所在。而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命。即自識知。派出自責。由行不善。慳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眾。不信兄語。誣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為牛主。說其本末。買人聞之。便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眾買客。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棄所珍玩。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又付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闍夜多。將諸

弟子詣德叉尸羅城到其城已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
尊者答曰我初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飢急語我我母入城為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百歲
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我始入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
鬼母答我吾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一入漢唾我既新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諸鬼奪我
今值一人遇得少唾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唯願尊者送我出城
我即將出令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反成壞我聞鬼言悲嘆生死
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彼鳥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我於爾時為長者子
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不聽強為婚妻既得妻已復求出家父母語我若生一子
乃當相放我尋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去父母教兒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
誰見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我時見已起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為汝故不復出家由彼兒故
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鳥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
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有人障他出家此人罪報常在惡道受極苦痛無得解脫惡道罪畢
若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若見有人欲出家者應勤方便勸佐令成勿作留難又出家功
德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羨那與諸姊妹在高
樓上共和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

延送一本

見已一本
作於子

佐令成一
就本令成一

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
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為北天王毗沙門子與諸姊妹受五欲樂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
忉利為帝釋子壽天千歲次生餓摩復為王子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為王子壽四千歲次生
化樂為天子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為天王子與諸姊妹所受五欲於下
最勝盡天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返而無中天一日出家滿二十劫不墮
惡道常生天上受福自然最後人中生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已過臨老賦世出家修道成辟
支佛名毗流帝梨廣度天人不可限量以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為喻假使羅漢滿
四天下若有一人一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槃各為起塔華香瓔珞種種供養所
得功德不如有人為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家之法真可尊貴不
得以少財色貪著俗事流洩生死自苦其身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等樂心皆驚熱故以名焉又
無性攝論云提婆者唐云天授亦云天授也又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白佛言願聽在道次佛
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為沙門實為不易復再三白佛復告不宜出家提婆便生惡念此沙
門懷嫉妬心我今宜自斷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語為提婆後犯五逆罪惡心欲至如來所
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起生繞提婆身為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佛然不究竟便入地
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在地獄中為經幾時佛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

中上一本
有又字
通下一本
有多字下
皆同

罪一本作

既一本作

有下二本

在天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達達恩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彼人目連如屈中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達達獄卒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達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達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記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臥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報以熱鐵輪鑠我身壞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黑暴象蹈蹋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製凌化為銅鑠極為熾盛今寄頭而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弟子名俱迦離謗舍利弗及目捷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又本起經名徧和離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去久遠不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後於條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爾時比丘常患蠱虱即便告虱而作約言我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虱如法於後一時有土蚤來至虱邊問言汝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修習其法虱言能爾隨意爾時比丘尋便坐禪爾時土蚤聞血肉香即便食噉爾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以火燒之佛言爾時坐禪比丘者今迦葉是爾時土蚤者今提

莊一本作

但且一本作

但俱一本作

從後一本作

婆達多是爾時虱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為利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為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不盡又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弟孫陀羅難陀舍會值難陀與婦作莊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上莊未乾頃便還入來難陀即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為取過與阿難亦不為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樓精舍佛即勸髮師與難陀髮難陀不肯怒拳而語髮人言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可翦其髮耶佛問髮者何以不翦答言畏故不敢為翦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畏故不敢不翦雖得髮常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當守房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為汲水令滿澡瓶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俱著瓶屋中而去適即閉門適一扇閉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是念俱不可閉且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從異道來遙見佛來至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舍而問之言汝念婦耶答言實爾即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瞿欄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而首端正何如此瞿欄猴耶難陀懊惱便作念

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諸羅猴佛復將至切利天上徧詣天宮而共觀
 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往問
 難陀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諸女答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
 出家以出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為我天子難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語言我
 等是天汝今是人天路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
 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羅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閻浮提
 難陀為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難爾時為說偈言譬如羯羊鬪將前而更却汝為欲持
 戒其事亦如是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餓湯悉皆煮人唯見一鑊炊沸空停怪其所以
 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往問獄卒言諸鑊盡皆煮罪人此鑊何故空無所煮
 答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子名為難陀以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
 墮此地獄是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陀難陀聞已恐怖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
 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陀汝能勤持戒修汝天福不難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
 願我不墮此獄佛為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
 日如是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為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
 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姪女端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姪

字有皮下一本
精二

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感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
 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姪女汝之姿態所有伎好悉具足備使迦尸王感著於汝須臾之間不
 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即
 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常遣既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感
 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羅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
 適死取一雌羅猴諸羅猴衆皆共嗔呵責此雌羅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羅猴王將雌羅猴
 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羅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牆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羅猴
 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羅猴還諸羅猴羅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
 之言今汝羅猴破亂我國那得不歸羅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
 好羅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姪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汝
 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為一姪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姪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
 風而執熾炬愚者不放棄必見燒害欲為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
 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為可惡如團生華欲如疥癬而向於火搔之
 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謂為有味唇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愈增其渴
 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死其患甚大爾時羅猴王者我身是也爾時王者難陀

把極極洋一本
一本作

有經下一本

無制下一本

瓶苗一本

遺一本

沙門尼一本

是也。爾時，姪女者孫施利是也。我於爾時，欲淤泥中，拔出難施。今亦拔其生死之苦。未曾有經。羅喉羅年至九歲，出家為沙彌。王勅豪族諸公王子五十人，隨逐羅喉，悉共出家。舍利弗為和尙。大目犍連作阿闍梨。與授十戒。羅喉母耶輸施羅為太子婦。未滿三年，即捨出家。事廣繁多。不可具述。且沙彌者，耶舍傳云：「勞之小者，以修道為勞也。又謂思慮世染之，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出家者，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海，皆從阿耨羅出。又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沙門也。又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等，亦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為釋子。此彌勒者，姓也。觀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苗裔繼香，姻婭重疊，并緣發曠劫，故能翼讚靈化。又四河入溟，俱名為海。四族歸道，并號曰釋。可謂總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頌曰：宿祐因熟，今蒙出度。乘俗遺塵，超然欣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會道，絕羈纏務。精勤慕學，服茲甘露。功業弗墜，感聖嘉護。肅肅靈儀，依依神步。彼我無他，法侶相遇。感應緣五。宋沙門智嚴。宋沙門求那跋摩。宋沙門尼曇輝。宋居士趙習。宋東宮命二女。◎宋京師積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諮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咸服。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至，當辟易。此人

遠大一本
庶女一本
臥普一本

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常見鬼來，呼可駭。長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前。嚴既進，為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京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穿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更無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屬賓，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八。彼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辯。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淺淺耳。◎宋京師祇洹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鑑。本是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屬賓國。機辯雋達，澆有大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懇懇。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拘，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若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持不殺戒，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普濟。耶帝乃撫几歎

本一本作

屍側一本
作屋四
鉢一本
鉢一本
又一本
行一本
日玉一本

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在高僧傳并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尙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采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并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丈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銘者以香薪圍維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氤氳空四部群集哀聲慟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高僧傳錄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曰玉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曾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毘夏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證所見耶舍者以輝禪既有分欲勸化令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

石一本
寺一本
時一本

必下一本
有即字

求下一本
有即字

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尙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并召綱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歎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廣陵寺 ○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為衛軍府佐疾病經時憂必不濟常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棄物及剃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則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 ○宋元嘉元年東宮命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恐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并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為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還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座立精舍旦夕禮誦每現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等皆迎敬異云此三記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因)
 慚愧篇第十四 變導篇第十五 說聽篇第十六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慚愧篇

六十一

慚愧篇 此有二部

夫三世輪轉六道旋環。若有一片神明無不經離多處。既其累生無定。有智有愚。受性不同。為善為惡。為善故有慚。有愧。為惡故無慚。無愧。但凡夫之法相。惑居懷。若未得治道。斷除理應。日夜勵已。策修慚愧。冥空辭謝。幽顯從來無智。不識至真。致使煩惱森然。結漏繁擁。冀藉一善。消除萬累。排蕩重昏。豁然清淨。是故大聖殷勤。制諸道俗。深慚應供。橫受福田之名。仰愧沙門。虛當乞士之號。進無菩薩兼濟之能。退乏聲聞自調之德。玷辱師僧。辜負檀越。不堪行國王之地。無以報父母之恩。事等破瓶。義同焦種。亦如多羅。既斷寧可重生。祈石已離。終無還合。鬼常掃迹。唱是惡人。如來勅言。非我弟子。不能為世福田。豈可勝他禮拜。近障人天。遠妨聖道。如斯罪累。何可言陳。在道尙然。居俗寧救。是以一失人身。動經累劫。再逢服本。還同遇木。今當以慚愧水洗浴。戒塵執發。露刀割覆。藏網仰愧。先賢深慚。後德盡誠。懺謝徹窮。來際見一切凡聖。敬同佛想。自勤己心。卑如賤想。所有諸過。不起一念私隱之心。所有諸善。常生修學。意粗。陳此心是名慚愧也。如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造。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道俗人及非人。便能敬重三寶。滅諸惡業。又迦延論云。何名無慚。答曰。可慚不慚。可避不避。不善恭敬。不善往來。此謂無慚云。何名無愧。可羞不羞。可畏不畏。惡事不畏。故稱無愧。又不善往來。名無慚。惡

述意部第一 歷一本作

孤萃一本作

戒一本作

引證部第一

則到一本作 本無愧於一 疑是重復

事不見畏。稱無愧。翻此。前名故云。慚愧。又新婆沙論云。世間有情。見無慚者。言是無愧。見無愧者。言是無慚。到謂此二其體是一。今欲顯示性相差別。令彼疑者得決定解。問無慚無愧有何差別。答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不自願。是無慚。作惡不願。他是無愧。復作惡不自羞。是無慚。作惡不恥。他是無愧。復作惡不羞。恥是無慚。作惡而傲。逸是無愧。復獨一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對他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少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衆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惡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卑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尊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智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復若對在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出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非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作惡時。不羞。天者是無慚。若作惡時。不恥人者是無愧。復若於諸惡。因不能訶毀。是無慚。於諸惡。不能厭怖。是無愧。復貪等流。是無慚。於癡等流。是無愧。是謂無慚無愧差別。如是二法。唯欲界繫。唯是不善。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徧相應。唯除自性。是各別。慚愧。又瑜伽論云。云何無慚無愧。謂觀於自他。無所羞恥。故思毀犯。已不能如法出離。好為種種圖訟。違諍。是名

無慚無愧也。又遊教經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慚愧。無得暫替。若離慚愧。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又智度論偈云。入道慚愧人。持鉢福衆生。云何縱欲塵。沈沒於五情。著鎧持刀杖。見敵而退走。如是怯弱人。舉世所輕賤。比丘爲乞士。除髮著袈裟。五情馬所制。取笑亦如是。又如豪貴人。衣服以嚴身。而行乞衣食。取笑於衆人。如何還欲得。毀形以攝心。而更求欲樂。取笑亦如是。已捨五欲樂。棄之而不顧。比丘除飾好。如恐自食吐。如是貪欲人。不知觀本願。亦不識好醜。狂醉於渴愛。慚愧尊重法。一切皆已棄。賢智所不親。恐癡所愛近。諸欲求時苦。得之多怖畏。失時懷愁惱。一切無樂處。諸欲思如是。以何當捨之。得福禪定樂。則不爲所欺。欲樂著無厭。以何能滅除。若得不淨觀。此心自然無。又正法念經云。若破戒多欲而行惡法。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猶如野干著師。子皮如虛偽。寶內空無物。又莊嚴論偈云。既著壞色衣。應當修善法。斯服宜善寂。思自調柔。云何著是服。豎眼張其目。感眉復聚頰。而起瞋恚相。瞋恚於出家。應所住處。嫌恨如屠枷。瞋乃是恐怖。輕賤之屋宅。醜陋之種子。齷惡語之伴。意林。猛火。示惡道之業。圖諍怨害門。惡名稱牀褥。暴速作惡本。應當自觀察。出家之標相。心與相應。爲不相應耶。比丘之法者。從他乞自活。云何食信施。而

報教一本作

真慈一本作

十千一本作

生重瞋恚。他食在腹中。云何生瞋恚。而爲於信施。之所消滅耶。此身不清淨。孔常流汗。臭穢甚可惡。乃是衆苦器。是身極鄙陋。癩瘡之所聚。若共鼓觸時。於大苦惱。身如彼箭的。有的箭即中。有身衆苦加。無身則無苦。蚊虻毒蟲。皆能盡殺人。應當勤精進。遠離於此身。故知上來所錄。若道若俗。常須作意。正念現前。不得微解少法。便起慢心。不生慚愧。如四果人等。雖不可受總報。別報猶受。故賢愚經云。如鷲峯。魔羅由殺九百九十九人。雖值佛成羅漢。居在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何況外凡。未起對治。隨造一業。決定墮三惡道。但人身難得。遇惡因緣。則便易失。以惡多善。少一日之中。罪念百千善念無一。又淨度三昧經云。罪福相累。重數分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失。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百年之中。種後世。甚爲難數。魂神逐種受形。徧三千大千。剎土體骨皮毛。徧大千剎土地間。無空處。又菩薩處胎經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捨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法。計我所經歷。記一不說餘。純作白狗形。積骨億須彌。以利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雜色狗。其數不可量。吾故攝其心。不貪若放逸。又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絨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風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此。又菩薩處胎經世尊說偈云。盲龜浮木孔。時時猶可值。人

一失命根 億劫復難 海水深廣大 三百三十六 一針投海中 求之尚可得 一
 失人身命 難得過於是 又大莊嚴論偈云 離諸難亦難 得於人間難 既得離諸難
 應當常精進 我昔聞有一小兒 經中說盲龜值浮木孔 共事甚難 時此小兒故穿一版作
 孔 受頭擲著池中 自入池中 低頭舉頭 欲望入孔 水漂版故 不可得值 即自思惟 極生狀態 人
 身難得 佛以大海為喻 浮木孔小 盲龜無眼 百年一出 窻難可值 我今池小 其版孔大 復有兩
 眼 日百出頭 猶不能值 况彼盲龜 而當得值 即為說偈云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
 年而一出 得值甚為難 我今池水小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
 龜遇浮木 相值甚為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逸 河
 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證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
 能善修習 濟拔極為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
 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險
 生道若干 歷劫極久長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必離三有獄 今
 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今
 我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又罪業報應 經偈云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
 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故知人身難遇 易失以易失 故不須生著

當知人身念念近死 如牽猪羊 詣於屠所 故涅槃經云 觀是壽命 常為無量 怨讎所繞 念念損
 滅 無有增長 猶如暴水 不得停住 亦如朝露 勢不久停 如因趣市 步步近死 又摩耶經偈云
 譬如旃陀羅 驅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 人命疾過是 自大聖已還 體未圓明 雖復分
 證 無生猶為三和 遷流沉於凡惡 理隔淨境 善惡雜糅 明白未分 豈能免玷累之愆 愛染之失
 今聞出家 入道之美 不得便言 無惡聞白衣在家之過 不得都無其善 若內修其行 則如出家
 之美 若內乖其信 徒為剪落 在家之人 有諸眷屬 公私擾擾 資待所須 尚不應慳沙門 淨行塊
 然 獨立止須 三衣六物 極至百一 供身自外 妨緣何須 蓄積經律 具呵明在 聖教若慳法財
 不惠 愚貧智種 不成便失 聖胎 乃至小罪 猶懷大懼 常應謙肅 恭敬大小 不得自大 輕慢前人
 若具犯大罪 廣蓄田宅 過分貯積 勤營俗事 此定極惡 何須述之 今且略論 中下之人 薄學淺
 識 謂智過人 起大憍慢 放誕形容 姿蕘一切 籠罩天地 踞踞師長之前 叱吒尊人之側 道本和
 合 恭順為僧 既心形乖 反豈成僧寶也 或有專讀外典 耽玩琴棋 諷讀詩書 徒消日月 內教法
 樂 救生為急 文與理深 詞華祕博 能解一句 演無量義 新舊經論 卷軸數千 曾不窺檢 一句之
 文 外書不急之事 日夜勤學 若恐白衣笑我 無知不學 世典者 何如俗人問 我經義 不能答耶
 居內不閑於外 未足可羞 在內不解於內 恥辱彌甚 良由時將未法 人命轉促 無常交臂 朝不
 謀夕 恐一入幽塗 累劫難出 再遇佛法 想見無由 雖有經律 許一分學 外為伏外道 此為上品

聊作一本
聊作一本
聊作一本

打一本
作一本
作一本

述意部第
互一本
王一本
本一作
有鏡本
三有鏡

聰敏者說先請於內兼令知外譏辯鋒芒出言關典內外博究堪為師匠得如經說為伏外道
 今自量身觸事無能神識常閉愚憊營然自救無憍何能利物色香不通何辯菴願自私自退
 省己為學故涅槃經云佛語諸比丘出家之人應修慧學尋究經典不得披讀外道典籍路伽
 耶等常處山澤空閑靜室修禪禮誦斷邪顯正是汝所宗又叔迦經中說叔迦婆羅門子白佛
 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我於此中不定答出家或有不修善根
 則不如在家在家能修則勝出家又三千威儀云出家人所作業務者一者坐禪二者誦經法
 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作三業者是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又百喻
 經云昔有一人事須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深鑪盛水置於火上後欲取火而火都滅欲
 取冷水而水復熱火及冷水二事俱失世間之人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既得出家還念妻子五
 欲之樂由是之故失其功德之火兼失持戒之水念欲之人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言我涅槃
 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鬪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
 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買瓦木以金易銀石以銀易白鐵以絹易靴襪以甘
 露易於惡毒又遺教經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
 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依是行道可得四沙門果乃至菩提如是行者堪
 為師範真良福田得消信施又婆沙論云如人觀日眼不明淨外道書論思求之時使慧眼不

淨如人觀月眼則明淨佛法經論思求之時令慧眼明淨若思求外俗如打獼猴唯出不淨若
 思求佛法如練真金多練多淨又菩薩善戒經云菩薩不讀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
 疏者得罪不犯者若為論義破於邪見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何以故為知外典是虛妄法佛
 法真實故為知世事故不為世人所輕慢故以此文證佛法學人若一向廢內尋外則便得罪
 縱解理行唯可暫習為伏外道還須厭離進修內業務令增勝若偏耽著則壞正法故地持論
 云若菩薩於佛所說棄捨不學及習外道邪論世俗經典是名為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上
 聰明人能速受學得不動智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受學佛法一分外典是名不犯若於世典外
 道邪教愛樂不捨不作棄想是名為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頌曰冬狐狸豐裘春蠶絲輕
 絲形骸翻為阻心識還自欺齟齬歌鼓腹平生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
 姬但念目前好安知後世悲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願識真妄本染淨自分
 離羞慚滯五蓋焉知同四依
 獎導篇第十五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生信部 業因部
 夫貴賤靡常貧富無定譬水火更互寒暑遞來故見有財富室溫衣豐人足不勞營兌自然而
 至復見有貧苦飢弊役力馳求晨起夜寐形骸為之沮悴心惰為之勞擾縱有所獲百方散失
 終日願於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所以勸獎令其惠施力厲修福若復有人衣裳服玩鮮華

惡露一本
作露一本
作露一本
作露一本

燈一本
燈一本

少一少
有少一
此下疾
等病疾
字一本
○本

引證部第
二按下一
有欲字本

一本
一本

危一本
失一本
岸一本
一本

香潔。春秋氣序寒溫冷暖。四時變改。隨須無闕。而復見有尺布不完。丈帛殘弊。垢穢塵墨。臭膩朽爛。炎暑不識。絳絡冰雪。不知繒纈。乃至形骸不蔽。男女惡露。非唯可恥。實亦慚作。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衣服。及以室宇。豈不見衆人皆有。而我獨無。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食則甘味。並薦珍羞。備舉連机。重案滿牀。巨席芳脂。粉積馨香。具列而復有。脫粟之飯。不充藜藿之羹。常乏鹽梅。早自兩無。魚菜久已雙闕。乃至并日而餐。糜粥相係。雜以水菜。加以艸菜。蒸黃困篤。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飲食。及以水漿。豈可衆人皆足。而我獨困。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行則天人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卑鄙猥賤。人所不齒。生不知其生死。死不知其死。塗炭溝渠之側。坐臥糞壤之中。難有叱咄之聲。反致捶撲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憐憫。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而我常賤。是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人。形貌端整。言音風吐。常存廣利。仁慈博愛。語不傷物。而復有人。而狀醜。所言峻暴。唯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所以致勝。多瞋恚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瞋恚。奉行忍辱。豈可以令衆人常處勝地。而我永隔淨緣。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意力强幹。少有疾病。常堪行道。無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瘵多患。氣力弊劣。動輒增困。眠坐不安。見有此惡。實宜捨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醫藥。隨時賑救。豈可衆人常

無疾。順而我。永嬰沉滯。是故應須勇猛修習。凡是如此之事實。最應勸。若不相勸。則學者不勤也。如涅槃經云。居家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能一日一夜。受持清禁。六時行道。兼年常三長月。常六齋。菜蔬節味。檢身口意。不馳外緣。專崇出俗。高慕佛法。俯仰無虧。坐臥無失。夜係明相。晝思淨法。深敬沙門。悲心利俗。若能如是。雖居在家。可得度苦。故經云。佛法欲盡。白衣護法。修善上生。天上如空中。雪墮比丘。違於戒律。墮陷惡道。如雨從天。落當知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是以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言可驗。幸願省之。又法句經偈云。熱無過姪。非無過怒。苦無過身。樂無過滅。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獸。依附左右。常得安隱。一者鶻。二者鳥。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禽獸者。盡行求食。暮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問言。世間之苦。何者為重。鳥言。飢渴最苦。飢渴之時。身羸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願鋒刃。我等喪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飢渴為苦。鶻言。姪欲最苦。色欲熾盛。無所顧念。危身滅命。莫不由之。毒蛇言。瞋恚最苦。恚意一起。不避親疎。亦能殺人。復亦自殺。鹿言。驚怖最苦。我在林野。心常怵惕。畏懼獵師。及諸豺狼。髣髴有聲。奔投坑壑。母子相捐。肝膽掉掉。以此言之。驚怖為苦。比丘聞之。即答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耳。不究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為苦器。愛畏無量。吾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苦源。志存泥洹。是故知身為

生信部第

大苦本。故書云。大患莫若於身也。

如那先比丘問佛經云。時有彌蘭王問羅漢那先比丘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欲死時。念佛死後。生天。我不信是語。復言。殺一生。死即入泥犁中。我亦不信是也。那先比丘問王。如人持小石置在水上。石浮耶。沒耶。王言。其石沒也。那先言。如令持百枚大石置在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沒。人雖有大惡。一時念佛。用是不入泥犁。便生天上。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死後便入泥犁。何不信耶。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言。如兩人俱死。一人生第七梵天。一人生劉賓國。此二人遠近雖異。死則一時俱到。如有雙飛鳥。一於高樹上止。一於卑樹上止。兩鳥一時俱飛。其影俱到地耳。那先比丘言。如惡人作惡得殃。大智者作惡得殃。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為燒鐵。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手爛。大智者小作惡。亦爾。愚者不能自悔。故其殃得大。智者作惡。知不當為。日自悔過。故其殃少耳。又四品學經云。凡俗之人。或有不如畜生。畜生或勝於人。所以者何。人作罪不止。死入地獄。罪畢始為餓鬼。餓鬼罪畢。轉為畜生。畜生罪畢。乃還為人。以畜生中。罪畢便得為人。是故當作善奉三尊之教。長離三惡道。受天人福。後長解脫。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天下有五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制命不死難。得親佛經難。生值佛世難。是又難譬喻經。有十八事。於世甚難。一值佛世難。二正使值佛得為人難。三正使成人在中國生難。四正使在中國生種姓家難。

難下一本無是字

四業因部第

五正使在種姓家。四支六情完具。難六正使四支六情完具。得財產難。七正使得財產。值善知識。難八正使得善知識。具智慧難。九正使智慧具善心難。十正使善心能布施難。十一正使能布施。欲得賢善有德人難。十二正使賢善有德人。往至其所難。十三正使至其所。得宜適難。十四正使宜適。得受聽說難。十五正使聽說。得正解智慧難。十六正使解得。能受深經難。十七正使能受深經。得如說修行難。十八正使能受深經。得如說修行。得證聖果難。是為十八事難。佛說太子刷護經云。阿闍世王太子名為刷護。白佛言。菩薩何因緣得顏貌端正。何因緣不入女人腹。於蓮華中化生。何因緣故能知宿命之事。佛告太子。由能忍辱。故即為殊好。不淫。洗故即能化生。人生七日。便知宿命。無數世事。復何因緣。身有三十二相。復何因緣。有八十種好。復何因緣。見佛身者。視之無狀。佛告太子。本為菩薩。好喜布施。種種雜物。與諸佛菩薩及師父母。人民索用。故得三十二相。當有慈心。哀念十方。蟬動之類。如視赤子。皆欲度脫。故得八十種好。見怨如視父母。等心無異。故視佛無狀。復何因緣。知深經。慧及陀羅尼行。復何因緣。知三昧。定意得安穩。復何因緣。佛所說善。其有聞者。皆喜信受。佛告太子。菩薩喜書信受。誦學問。是故知深經。智慧及得陀羅尼行。復常專心意用。是故得三昧安穩。所說至誠。是故所語人皆信向。聞者歡喜。復何因緣。不生惡處。復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不貪愛欲。佛告太子。菩薩世世信佛法。用是故不生惡處。由持戒不缺。是故生天。由知經法。本空是故不貪欲。復何因緣。

有寫經本三

長上一本
有得字

神一本
○喜一本
本作善

菩薩身口心行所念皆淨。復何因緣。魔不得便。復何因緣。不敢誹謗三寶。佛告太子。菩薩喜愛三寶。是故得淨。精勤不懈。是故魔不得便。所作皆至誠。是故衆人不敢誹謗三寶。復何因緣。菩薩得好高聲。如梵天聲。復何因緣。有八種音。復何因緣。知衆人念。皆悉能報。佛告太子。菩薩世至誠不欺。是故得好高聲。如梵天聲。由世世不惡口。是故得八種音。由世世不兩舌。不妄語。是故衆人所念悉能報。復何因緣。得壽命長。復何因緣。身得無病。復何因緣。家室和順。不令別離。佛告太子。由不殺生。是故爲人壽命長。由不持刀杖。擊人。是故後生爲人無病。由見闍和。解令喜。是故後生爲人不得別離。復何因緣。得財不離。復何因緣。不爲劫盜。復何因緣。得處尊高。佛告太子。由不貪人財。是故富樂。喜施不慳。是故不亡財物。心不嫉妬。是故生得尊高。復何因緣。得天眼。洞視。復何因緣。得天耳。徹聽。復何因緣。知世間死生之事。佛告太子。由好意燃燈。供於佛前。是故得天眼。洞視。由喜持伎樂。於佛寺前。是故得天耳。徹聽。由喜定意。是故知世間死生之變。復何因緣。得飛行四禪。復何因緣。知前世無數劫來之事。復何因緣。得三佛。身便般涅槃。佛告太子。由喜施車馬船等。與三寶人用。是故得飛行四神足。由常專念諸佛。三昧喜行。教人是故。得念前世無數劫事。由菩薩得阿唯越致道。是故能斷死生之根。得佛道。已便般涅槃。頌曰。茫茫荒宇。蠢蠢迷昉。居苦謂樂。靡勤靡獎。不遵厥理。空傳妄想。外順情塵。內乖心朝。慈誘返迷。扣誠發爽。靈通吐曜。冥資妙響。歸心正覺。津悟福

政一本
○致一本
○靈一本
時一本
一作

賞。撫之有會。功超由茲。感應緣略。晉竺長舒。宋邢懷明。宋王叔達。○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爲富人。竺居晉元康中。內徙徠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鄰比失火。長舒家悉。卽屋又正下風。自計火已逼近。政復出物。所全無幾。乃勸家人不得撻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火燒其鄰屋。與長舒隔。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爲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晴燥夕。常燃其屋。能令不然者。可也。其後天甚旱。燥風起。亦駛。少年叢密共束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乃大驚懼。各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家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答曰。我了無神政。誦念觀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鄰里鄉黨咸敬異焉。○宋邢懷明。河間人。宋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俱見陷沒。於是伺候間隙。俱得遁歸。夜行晝伏。已經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候候既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闇。所遣人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開循等怪愕。懷明先奉法。自征。後頭上常戴觀世音經。轉讀不廢。爾夕亦正暗誦。咸疑是經神力。於是常共祈心。遂以得免。居于京師。元嘉十七年。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卷中。及君家。殊有血氣。宜移避之。語畢。便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沒。意甚惡之。經二旬。鄰人張景秀。傷父及殺父。妾懷明以爲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敬文。比門連接。同在一巷。其年並以

劉湛之黨同被誅夷云○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也為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著一重鎖釘錄堅固球先精進既在囹圄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安行品并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到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說聽篇第十六 此有八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儀式部 違法部 簡衆部 漸頓部 法

夫師資義重慧學為勝修以義方多聞為善故馬鳴振將絕之網龍樹與大小之辯慧跋昭然清論英出信可該領名數藻雪舊疑然學而不說尼父所憂於義不釋尊所誠故經曰法之供養勝諸供養故外書云善人是不善人之師不善人是善人之資受說無違則理超情勝如說聽乖宗則世難通會是以一象既虧則六爻斯墜一言有失則累劫受殃故知傳法不易受聽極難良由去聖日久微言漸味而一說一受固亦難行恐名利關心垢情難淨也

如中論偈云 眞法及說者 聽者難得故 如是則生死 非有邊無邊 ○又十地論云 由說聽二人不稱法故各有兩過一不平說過二佛不隨喜過故大集經偈云 若諸衆生無法器 如來於彼修捨心 設大方便待時節 為令彼得眞解脫 ○大莊嚴論偈云 隨聞而

此有九部
中本九部
四法部
今依法部
本補之

一 述意部
一 本
一 本
一 本
一 本
一 本
一 本
一 本
一 本
一 本

二 引證部
一 本

威如一本作

得覺 未聞憤勿毀 無量餘未聞 謗者成癡業 ○資性論偈云 惡癡及我慢 樂行於小法 謗法及法師 則為諸佛呵 外現如儀相 不識如來教 謗法及法師 則為諸佛呵 ○今見初學黑白幼童發足守迷於文義中生知足想自恃遂他轉加輕侮故地持論云 隨文取義有五種過一無正信二退勇猛三誑衆生四輕法五謗法能說之人尚垢自心沉所聽之人能生信乎若淨心說法縱是生死變為涅槃若染心說法縱是涅槃變為生死又涅槃經云大乘為甘露亦名為毒藥能消即為甘露不消即成毒藥如人置毒乳中則能殺人故寶性論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則為毒 ○又十輪經云如刹利旃陀羅等見有依我法中出家若聲聞辟支佛乃至大乘說法法師誹謗罵辱欺誑正法而作留難惱亂法師以是因緣墮阿鼻地獄若見依我法中而居家者於此人所數數瞋恚罵辱我所說法不肯信受破壞塔寺僧坊堂舍殺害比丘先所修習一切善根皆悉滅盡命欲終時支節皆疼如火焚燒其人舌根如被繫縛於多日口中不能語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

如三千威儀云上高座讀經有五事一當先禮佛二當禮經法上座三當先一足躡阿僧提上正住坐四當還向上座五先手按座乃却坐已坐有五事一當正法安坐二健雅聲絕當先讚偈唱三當隨因緣讀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施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牀問二不得共坐問三有解不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緣五

三 儀式部

設解頭而著地作禮反向出戶。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法師處師子座。有四種法。何等為四。一者欲昇高座。先應恭敬禮拜大眾。然後昇座。二者衆有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顏色和悅。人皆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復有四法。一於諸衆生。作饒益想。二於諸衆生。不生我想。三於諸文字。不生法想。四願諸衆生。從我聞法。於阿耨菩提。而不退轉。復有四法。一不自輕身。二不輕聽者。三不輕所說。四不為利養。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四衆於何時。中不得作聲。或身口木石及諸餘聲。佛告文殊。師利。於六時中。不得作聲。禮佛時聽法。時衆和合時。乞食時。正食時。大小便時。何故是時不得作聲。佛告文殊。於是時中。有諸天來。彼諸天等。常清淨心。無染心。空。隨波羅蜜。心觀佛法。心以聲。彼故。令心不定。以不定。故悉皆還去。以諸天去。故諸惡鬼來。作不饒益。不安穩事。彼入於此生。諸煩惱。人民饑餓。更相侵犯。是故文殊。應寂靜禮佛。佛說。祇夜云。不作身口聲。木石餘音聲。寂靜禮佛者。如來所讚歎。○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請於諸根。聞鐘。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說其法。從今以後。若請說法。應請妙行具足之人。於諸衆內。勝行成就。多解。修多羅。及解毗尼。解摩。登伽。人。應選擇。文字分明。具足辯才者。說法。是等比丘。從下座。次第差遣。爲衆說法。若一乏者。更請第二。第二疲乏。應請第三。第三疲乏。應請第四。第四疲乏。應請第五。乃至若干。堪說法者。次第應請。爲衆說法。爾時衆人。見彼法師。辯才具

足能演說法。即持香華。而散其上。時諸比丘。不受其法。而生狀離。何以故。以佛斷故。出家之人。不得將持塗香。末香。及諸香鬘。時諸人。輩聞見此事。毀訾。說言。是等比丘。如是供養。尙不堪受。況復勝者。時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汝諸比丘。若有諸白衣檀越。以歡喜心。以吉祥故。持種種香華。塗香。末香。及諸華鬘。散法師上者。應當受之。是白衣諸檀越等。遂將種種資財寶物。及袈裟等。供養法師。是諸比丘。恐懼慙愧。不受彼物。世諸人。輩毀訾。談說是輩沙門。諸釋子等。若干。輕物。尙不堪受。況復勝者。爾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俗人。持諸財物。及袈裟等。奉施法師。爲歡喜故。我許捨施。若有須者。聽其受取。若不須者。我許送還。時諸比丘。取經中要略義味。而爲他說。不依次第。於時比丘。慚愧恐怖。慮違經律。具以白佛。於時佛告諸比丘。言。我許隨便。於諸經中。擇取要義。安比文句。爲人說法。但取中義。莫壞經本。又佛本行經云。時諸比丘。集一堂內。有二比丘。復演說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二堂之內。各別說法。猶故相妨。此堂之內。將引比丘。往詣彼堂。彼堂之處。有諸比丘。迭相誘接。令詣此堂。往來交雜。遂乃亂衆。人或去來。法事斷絕。或有比丘。於此法門。不喜聞說。時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堂二人說法。亦復不得二堂相近。使聲相接。以相妨礙。亦復不得彼此。此衆此詣。彼衆亦復不得憎惡。沙門不喜聞說。若憎惡者。須如法治之。又四分律。亦不許同一堂內。二法師說法。高座相近。並坐而說。歌詠。說變。又善見律云。

人下一本
無講聽者
三字

四 法部第

此法部
依本脫今
依流布本
殺之

若法師為人講聽者說法。女人聽者以扇遮面。慎勿露齒笑。若有笑者驅出。何以故。三藐三佛
 隨憐愍眾生。金口所說。汝等應生慚愧心。而聽。何以笑之。驅出。
 如佛藏經云。佛言。舍利弗。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眾歡樂。惡魔爾時助惑。
 眾人障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若復有人好讀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心不安。
 穩。是諸人等為魔所惑。覆障慧眼。深貪利養。看諸外書。猶如群盲為誑所欺。皆使令墮深坑。而
 死。復次舍利弗。不淨說法者。不知如來隨宜意趣。自不善解。而為人說。是人現世得五過失。何
 等為五。一說法時心懷怖畏。恐人難我。二內懷憂怖。而外為他說。三是凡夫無有真智。四所說
 不淨。但有言辭。五言無次第。處處抄撮。是故在眾心懷恐怖。如是凡夫無有智慧。心無決定。但
 求名聞。疑悔在心。而為人說。是故舍利弗。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致人者。法墮地獄。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知有此四鳥。云何為四。一或有鳥聲好。而形醜。謂拘
 翅羅鳥是也。二或有鳥形好。而聲醜。謂鴛鳥是也。三或有鳥聲醜。形亦醜。謂土鳥是也。四或有
 鳥聲好。形亦好。謂孔雀鳥是也。世間亦有四人。當共觀知。云何為四。一或有人聲好。而形醜。出入
 儀成就。然不能有所諷誦。諸法初中後善。是謂此人形好。聲不好。二或有人聲好。而形醜。出入
 行來威儀不成。而好廣說。精進持戒。初中後善。義理深遠。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三或有人聲
 醜。形亦醜。謂有人犯戒。不精進。復不多聞。所聞便失。是謂此人聲醜。形亦醜。四或有人聲好。形

亦好。謂比丘顏貌端正。威儀具足。然後精進修行善法。多聞不忘。初中後善。善能諷誦。是謂此
 人聲好。形亦好也。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雲。云何為四。一或有雲雷而
 不雨。二或有雲雨而不雷。三或有雲亦雨。亦雷。四或有雲不雨。不雷。是四種雲。而像世間四種
 人。一云何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高聲誦習十二部經。諷誦不失其義。然不廣與人說法。是謂
 雷而不雨。二云何雨而不雷。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皆具。然不多聞。高聲誦習十二部經。復從
 他受。亦不忘失。好與善知識相隨。亦好與他人說法。是謂雨而不雷。三云何不雨。不雷。或有人顏
 色不端。威儀不具。不修善法。亦不多聞。復不與他人說法。是謂此人。不雨。不雷。四云何亦雨。亦雷。
 或有人顏色端正。威儀皆具。好喜學問。亦好與他說法。勸進他人。令便承受。是謂此人。亦雨。亦雷。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因)

說聽篇第十六之二

夫法師昇座。先須禮敬三寶。自淨其心。觀時擇人。具慈悲意。救生利物。然後為說。故報恩經云。
 聽者坐說者立。不應為說。若聽者求說者過。不應為說。若聽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義。依不
 了義經。不依了義經。依識。不依智。並不應為說。何以故。是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清淨法故。若

五 簡衆部第

說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崇敬至心聽受不生輕慢是名清淨說故阿含經偈云聽者端
 心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聞法踊躍心悲喜如是之人可為說○又五分律云除其
 貪心不自輕心不輕大眾心慈心喜心利益心不動心立此等心乃至宣說一四句偈令人
 如實解者長夜安樂利益無量又涅槃經云若有受持讀誦書寫宣說非時非處不請而說輕
 心輕他自欺隨處而說反滅佛法乃至令無量人死墮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又十誦律云
 有五種人問法皆不應為說一試問二無疑問三不為悔所犯故問四不受語故問五詰難故
 問並不得答若前人實有善心不具前意為欲生善滅惡者法師隨機方便好心為說若自解
 未明或於法有疑者則不得為說恐令前人有錯傳之失彼此得罪又百喻經及毗曇論問答
 有四一有決定答譬如人問一切有生皆死此是決定答二問死者必有生是應分別答愛盡
 者無生有愛者必有生是名分別答三有問人為最勝不此應反問言汝問三惡道為問諸天
 若問三惡道人實為最勝若問於諸天人必為不如如是等義名置答論問若論諸外道愚癡自以為智不
 世界及衆生有邊無邊有始終無始終如是等義名置答論問若論諸外道愚癡自以為智不
 閑四論唯作一分別論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如法住者能自他利不如法住者則不得名自
 他利如法住者有八智何等為八一法智二義智三時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衆智七根智
 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是八智凡有所說具十六事一時說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

自他利一本作自利

後下一本有為字

無下一本有無下一本有無下一本有無下一本

隨義說六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衆說九不訶衆說十如法說十一自他利說十二不散亂
 說十三合義說十四真正說十五說已不生惱慢十六說已不求來世報如是之人能從他聽
 從他聽時具十六事一時聽二樂聽三至心聽四恭敬聽五不求過聽六不為論議聽七不為
 勝聽八聽時不輕說者九聽時不輕於法十聽時終不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為
 受持讀誦十三聽時為除五欲十四聽時為具信心十五聽時為調衆生十六聽時為斷根
 善男子具八智者能說能聽如是之人能自他利不具足者則不得名自利利他復次能說法
 者復有二種一者清淨二者不清淨不清淨者復有五事一為利故說二為報而說三為勝他
 說四為十報說五疑說清淨說者復有五事一先施食然後說二為增長三寶故說三斷自他
 煩惱故說四為分別邪正故說五為聽者得最勝故說善男子不淨說法者名曰垢穢名為賣
 法亦名汙辱亦名錯說亦名失意謂前即是又法句喻經云於是世尊即說偈言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又大法炬陀羅尼經云若受法人欲行咒
 法令不斷者彼諸法師欲說法時斂容端坐先誦呪曰怛經他陀迦那阿迦男迦那
 迦那迦那那迦迦迦那迦阿迦迦那迦迦那迦那阿迦那迦迦那
 婆鼻殺帝夜他婆鼻殺夜他伽伽那多他婆鼻殺帝多他摩迦舍那迦舍迦迦

舍○法師爾時眷屬圍遶。即得成此伽護方便。令彼法師心不動亂。說法不斷滅除。欲執令諸羅刹女等。所有聽衆。不爲留難。法師所須。不爲障礙。如百喻經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中有好美水。王勅村人。常使民日日送其美水。村人疲苦。悉欲移避。遠此村去。時彼村主語諸人言。汝等莫去。我當爲汝白王。改五由旬。作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即往白王。王爲改之。作三由旬。衆人聞已。便大歡喜。有人語言。此故是本五由旬。更無有異。雖聞此言。信王語。故終不肯捨。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修行正法。度於五道。向涅槃城。心生疲倦。便欲捨離。願駕生死。不能復進。如來法王。有大方便。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之人。聞之歡喜。以爲易行。修善進德。求度生死。後聞人說。無有三乘。故是一乘。以信佛語。終不肯捨。如彼村人。亦復如是。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日出。光照一切。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寶山。然後普照一切大地。日光不作是念。我應先照諸大山王。次第乃至普照大地。但彼山地。有高下。故照有先後。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成就無量無邊法界。智慧日輪。常放無量無礙智慧光明。光照菩薩等諸大山王。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善根衆生。隨應受化。然後悉照一切衆生。乃至邪定。爲作未來饒益。因緣。如來智慧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菩薩。乃至邪定。但放大智日光。普照一切佛子。譬如日月出現世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如來智慧日光。亦復如是。普照一切無不明了。但衆生稀。望善根不同。故如來智慧日光。種種差別。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若菩薩欲以法施衆生者。應如決定王大乘經中。稱法師功德及說法義。戒隨順修學。謂說法者。應行四法。何等爲四。一者廣博多學。能持一切言辭章句。二者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法。生滅相三者得禪定慧。於諸經法隨順無諍。四者不增不損。如所說行。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正行善業。爲邪見人。說一偈法。令淨信佛。命終生應聲天。受種種樂。從天還退。隨業流轉。若爲財物。故與人說法。不以悲心。利益衆生。而取財物。或用飲酒。或與女人。共飲共食。如伎兒法。自實求財。如是法施。其果甚少。生於天上。作智慧鳥。能說偈頌。是則名曰下品法施也。云何名爲中品法施耶。爲名聞。故爲勝。他故。爲勝。餘大法師。故爲人說法。或以妬心。爲人說法。如是法施。得報亦少。生於天中。受中果報。或生人中。是則名曰中品法施也。云何名爲上品法施耶。以清淨心。爲欲增長衆生智慧。而爲說法。不爲財利。爲令邪見衆生等。住於正法。如是法施。自利利人。無上最勝。乃至涅槃。其福不盡。是則名曰上品法施也。又迦葉經。爾時世尊而說偈頌曰。三千大世界。珍寶滿其中。以此用布施。所得功德少。若說一偈法。功德爲甚多。三界諸樂具。盡持施一人。不如一偈施。功德爲最勝。此功德勝彼。能離諸苦惱。若河沙世界。珍寶滿其中。以施諸如來。不如一法施。施寶福雖多。不及一法施。一偈福尙勝。況多難思議。○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人。以聽受法者。於在家人。信心淺薄。故又

在家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達。為人解說。在眾無畏。非在家者之所能及。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又欲說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如偈說曰。先自修行法。後教餘人。乃可作是言。汝隨我所行。身自行不善。安能令彼善。自不得寂滅。何能令人寂。○又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遠離阿練若處。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發起。三遊於六度等。心薄。乃至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為死。或能反戒。易起重罪。是名死等。諸煩惱。苦思。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又金光明經云。說法者有五種事。一者法施。彼我兼利。財施不爾。二者法施。能令眾生出於三界。財施者不出欲界。三者法施。利益法身。財施之者。長養色身。四者法施。增長無窮。財施必有竭盡。五者法施。能斷無明。財施只有伏貪心。故知財施不及法也。就法施中。自有階漸。若有所解。不用他知。恐他勝已。秘而有說。則自未來常不聞法。又智度論云。若憒惜法。則常生邊地。無佛法處。由憒法故。障他慧明。此則不如賣法。他人反勝。過此。又成實論云。若人但能為他說法。是名利。是人雖不自隨法行。為他說。故自亦得利。於此惠施門。略有三品。下法施者。說布施法。不說智慧。中法施者。說於持戒。上法施者。說於智慧。以說智慧。教人觀理。得斷惑智。二障。出離生死。遠成菩提。涅槃樂果。乃至但能唯說小乘。教化一人。令觀生空。信解依行。雖未得道。亦勝教化一閻浮中。所有眾生。令行十善。以信解人。解修聖道。則有出因。要得涅槃。又諸法勇王經云。閻浮提中。所有水

只下一本
無有字○
不一本作

此下一本
無惡字

如一本作
八報恩部第

陸空行。眾生盡得人身。若有一人。教是諸人。令其安住。五戒十善。所得功德。不如有人。教誨一人。令得信行。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有四法。能退失智慧。菩薩所應遠離。何等為四。一不敬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祕匿。恡惜。三樂法者。為作障礙。壞其聽心。四懷憍慢。自高。卑人。復有四法。得其智慧。應常修習。何等為四。一恭敬法。及說法者。二如所聞法。及所讀誦。為他人說。其心清淨。不求利養。三知從多聞。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頭然。四如所聞法。受持不忘。貴如說行。不貴言說。如善恭敬經云。佛告阿難。若有從他。聞一四句偈。或抄。或寫。書之。竹帛。所有名字。於若干劫。取彼和尙。阿闍梨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或以頂戴。常負行者。復將一切音樂之具。供養是師。作如是事。尚自不能具報師恩。若當來世。於師和尙。所起不敬心。常說於過。我說惡癡。極受多苦。於當來世。必墮惡道。是故阿難。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當得如是勝上之法。所謂愛重三寶。甚深之法。又梵網經云。若佛子。見大乘法師。同見同行。來入僧坊。舍宅城邑。若百里千里。來者。即迎來。送去。禮拜。供養。日日三時。供養。日食三兩。金百味。飲食。牀座。供養法師。一切所須。盡給與之。常請法師。三時說法。日日三時。禮拜。不生瞋心。患惱之心。為法滅身。請法。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六重戒。已四十里。中有講法處。不能往聽。得失意罪。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若有父母妻子。不於此人。至於道場者。此人應向父母等。前燒種種香。長跪合掌。應作是言。我今欲至道場。哀懇聽許。亦應種種諫曉。隨宜說法。亦應三

所下
一本
無發
字○
有法
字

供諸
佛一
本
作
諸
供

待一
本
作

請若不聽者此人應於舍宅默自思惟誦持經典。又正法念經云。若人供養說法法師當知是人即為供養現在世尊。其人如是隨所供養所發願成就。乃至得阿耨菩提。以能供養說法師故。何以故。以聞法故。心得調伏。以調伏故。能斷無知流轉之因。若離聞法。無有一法能調伏心。又勝思惟經云。不起罪業。不起福業。不起無動業者。是名供養佛。又華手經云。若以華香衣食湯藥等供養諸佛。不名為真供養。如來坐道場所得微妙法。隨能修學。者是名真供養。故說偈云。若以華塗香。衣食及湯藥。以此供諸佛。不名為真供。如來坐道場。所得微妙法。若人能修學。是真供養佛。○又十住婆沙論云。佛告阿難。天雨香華。不名供養。恭敬如來。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心不放逸。親近修集聖法。是名真供養佛。又寶雲經云。不以財施供養於佛。何以故。如來法身不待財施。唯以法施供養於佛。為具佛道。以法供養為最第一。又善恭敬經云。佛言。若有比丘。雖復有夏。不能開解。如是法句。彼亦應當從他依止。所以者何。自尚不解。况欲與他作依止師。假令者。舊百夏比丘。而不能解沙門秘密之事。不解法律等。亦應說依止。若有比丘。從他受法。於彼師邊。應起尊貴敬重之心。欲受法時。當在師前。不得輕笑。不得露齒。不得交足。不得視足。不得動足。不得躡脚。師不發問。不得輒言。凡有所使。勿得違命。勿視師面。離師三肘。令坐。即坐。勿得違教。於彼師所。應起慈心。若有所疑。先應諮白。若見師許。然後請決。當知一日三時。應參進止。若三時間不參進止。是師應當如法治之。若參師不

推一
本
作

極一
本
作

九利
益部
第

見。應持土塊或木或剉。以為記驗。若當見師。在房室內。是時學者。應起至心。繞房三匝。向師頂禮。爾乃方還。若不見師。眾務皆止。不得為也。除大小便。又復弟子於其師所。不得隨言。師所呵責。不應反報。師坐臥牀。應先敷拭。令無塵汗。蟲蟻之屬。若師坐臥。乃至師起。應修誦業。時彼學者。至日東方。便到師所。善知時已。數往師邊。諮問所須。我作何事。又復弟子在於師前。不得演唾。若行寺內。恭敬師。故勿以袈裟覆於肩膊。不得籠頭。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三度授水。授令洗浴。又復三時。應獻冷飲。師所營事。應盡身力。而營助之。佛告阿難。若將來世。有諸比丘。或於師所。不起恭敬。說於師僧長短之者。彼人則非。是須墮洹。亦非凡夫。彼愚癡人。應如是治。師實有過。尚不得說。况當無也。若有比丘。於其師邊。不恭敬者。我說別有一小地獄。名為摩撲。當墮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焰。熾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鉤。彼諸毒蟲。常噉舌根。時彼癡人。從彼捨身。生畜生中。皆由往昔罵辱於師。舌根過故。常食屎尿。捨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具足惡法。雖得人身。皮不似人。不能具足人之形色。常被極賤。誹謗。離佛世尊。常無智慧。從彼死已。還墮地獄。更得無量無邊。苦患之法。如正法念經云。說法有十功德。多所利益。何等為十。一時。處具足。二。分別易解。三。與法相應。四。非為利養。五。為調伏心。六。隨順說法。七。說施有報。八。說生死法。多諸障礙。九。說天退。十。說有業果。若說法。人有此十法。令聞法者。得多功德。利益安樂。乃至涅槃。若聞法。功德成就。深信

根清淨一向淨心信於三寶詣聽法處為聞正法隨舉一足皆生梵福又大菩薩藏經云於諸菩薩起深愛樂猶如大師於正法所起愛樂心如自己身於如來所起愛樂心如自己命於尊重師起愛樂心猶如父母於諸眾生起愛樂心視如一子於阿遮利耶受教師所起愛樂心敬如眼目於諸正行起愛樂心猶如耳目身首於波羅蜜起愛敬心猶如手足於說法師起愛樂心如衆重寶所求正法起愛樂心猶如良藥於能舉罪及憶念者起愛樂心猶如良醫又僧伽吒經云爾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衆生聞此法者壽命幾劫佛言壽命滿八十劫一切勇白佛言劫以何量佛言譬如大城縱廣十二由旬高三由旬盛滿胡椒有長壽人過百歲已取一而去如是城中胡椒悉盡劫猶不盡又如大山縱廣二十五由旬高三由旬有長壽人過一百歲以輕縵帛一往拂之如是山盡劫猶不盡是名劫量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一發誓願尙得如是福德之聚壽命八十劫何況於佛法中廣修諸行又涅槃經云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為四一親近善友二專心聽法三繫念思惟四如法修行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開法眼故世有三一人者無目凡人二者一目明人三者二目明諸言無目者常不聞法一目之人雖暫聞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給孤精舍為諸天人民說法時波斯匿王有一寡女名曰金剛父母哀愍別為作好舍宅給五百妓女以娛樂之衆共有一

無下字一本

結一本作

念他性一本作忍他

長老青衣名曰度勝常行市內買脂粉香華時見男女無數大眾各賣香華出城詣佛即問行人欲何所至衆人答言佛出於世三界之尊度脫衆生皆得泥洹度勝聞之心悅意喜即自言今老見佛宿世之福便分香直持買好華隨衆人輩往到佛所作禮却立散華燒香一心聽法已過市取香因聽法功宿行所退香氣熏聞斤兩倍前嫌其遲晚而共詰之度勝奉道即如事言世有聖師三界之尊擊無上法鼓震動三千徃聽法者無央數人實隨聽法是以稽遲金剛之徒聞說世尊法義殊妙非世所聞悚然心歡而自歎曰吾等何罪獨隔不聞即報度勝試為我說之度勝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宣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勅具宣聖旨五百侍女皆大歡喜各脫衣服一領積為高座度勝洗浴承佛威神如應說法金剛之等五百侍女破惡得須洹道說法甚美不覺失火一時燒死即生天上王將人從來欲救火見之已然收拾棺斂葬送畢已往過佛所為佛作禮叉手言曰金剛不幸不覺失火大小燒盡適棺斂訖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大王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有長者婦將采女五百人至城外大祠祀其法難急他性之人不得到邊無問親疎其有來者擲著火中時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羅處在山中晨來分衛暮輒還山迦羅分衛來趣郊祠長者婦見之忿然瞋恚共捉迦羅撲著火中舉身焦爛便現神足飛升虛空衆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而自陳曰女人惡惡不識至真翠迷長慢毀辱神靈自惟過墮罪惡如山願降尊德以消重殃尋聲即下

所一本作

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佛為大王而說偈言 愚憊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迫自焚 罪成熾然 恐不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佛告大王 爾時長者婦者 今王女金剛是五百侍女者 今度勝等五百妓女是罪福追人久無不辜 善惡隨人如影隨形 說是法時 諸來大小即得道迹 又阿育王經云 昔阿恕伽王使道人說法時 以步障遮諸婦女 使其聽法 爾時法師為諸婦女說法 常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 有一婦女分犯王法 發幕向法師 前問法師言 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諸法時 覺悟施戒耶 更悟餘法耶 法師答言 佛覺一切 有漏法皆苦 猶若融鐵 此苦因從習而生 猶如毒樹 修入正道 以滅苦習 是女人得聞此語 獲得須陀洹道 以刀繫頸 往到王所 而白王言 我今日犯王重法 願王以法治我 王問言 汝犯何事 答言 我破王禁制 至道人所 譬如渴牛 不避於死 我實渴於佛法 是以默突聽法 王問言 汝聽法時 頗有所得 不答言 得法見四真諦 解脫入界 及以諸大 皆知無我 遂得法眼 王聞是語 踊躍歡喜 即為作禮 便唱令言 自今已後 不聽作障 隔樂聽法者 聽直至法師所對面聽法 歡言 奇哉 我宮內乃出人寶 以是因緣 當知聽法有大利益 又雜寶藏經云 爾時般遮羅國 以五百白馬 獻波斯匿王 王令送著祇洹精舍 眾僧食時 人人乞食 馬見僧來 在前立 佛以一音說法 眾各得類解 當時羣馬亦解 僧聞法歡喜 鳴聲相和 還於池水 後毛羽轉長 飛至餘處 獵師以網都覆殺之 一馬作聲 諸馬皆和 謂聽法時 聲乘是善心 生初利天 生天之法 法有

案一本作

習一本作 案大同

疑一本作

恐一本作

三念 一念本所從來 二念定生何處 三念先作何業 得來生天 便自思惟 自見宿因 更無餘善 唯佛僧邊聽法 作是念 已五百天子 即時來下 在如來邊 佛為說法 悉得須陀洹 波斯匿王 遇到佛所 常見五百馬 羅列佛前 是日不見 便問佛言 此中諸馬 向何處去 佛言 欲見諸馬者 先馬飛去 他處 為獵師所殺 命終生天 今此五百諸天子等 著好天冠 端正殊特 者是今日聽法 皆得須陀洹 王問佛言 此諸羣馬 以何業緣 墮於畜生命 終生天 今日得道 佛言 昔迦葉佛時 五百女人 盡共受戒 用心不堅 毀所受戒 犯戒因緣 墮畜生中 作此馬身 以受戒故 得值如來 聞法 獲道 以馬身中 聽法 因緣 生於天上 又舊雜譬喻經云 昔有沙門 晝夜誦經 有狗伏牀下 一心聽經 不復念食 如是積年 命盡得人形 生舍衛國中 作女人 長大見沙門 分衛 便走自持 飯與沙門 歡喜 後作比丘尼 得應真道 頌曰 王猷外蓋 神道內綬 皇覺正法 斯極宗師 敬承玄教 崇德振輝 師弟說授 芳葉秀滋 四諦感悟 三達熙怡 啓境金牒 開訓神機 空有齊軌 玄門洞微 遺于無遺 至道非彌 感應緣九驗引 宋沙門竺道生 宋居士費崇先 魏沙門天竺勒那 齊沙門釋僧範 隋沙門釋慧遠 隋沙門釋法彥 唐沙門釋道慧 唐沙門釋道慧 安龍光寺有竺道生 本姓魏 鉅鹿人也 少出家 聰銳神異 年在志學 便登法座 吐納宮商 道俗高伏 年至具戒 器鑿日淺 性度機警 神氣清穆 初入廬山 幽栖七年 以求其志 常以入道之

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寂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帝。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日。白日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後按閱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愈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譏憤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謂於現身。即表癩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濬發。論義敷香。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壁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涕。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嫉。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微瑞如此。乃葬廬山之阜。初敕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敕發天真。嚴觀鑒

有善字一本

有惡字一本

有初下一本

有與二一本

除一本

無至字一本

作端駭一本

作動母一本

流得慧義。彭亨進。冠淵于默塞。生及敕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有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與。豈為諸君所屈。龍光寺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慧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兼攻。則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右此一驗出。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少頗信法。至三十餘。精勤彌篤。至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解。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置膝前。初發。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徑來舉鉢。將去。崇先視膝前。猶在其處。更詳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使去。壺即復見。此人還。坐前。未至席頃。猶見兩鉢。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鉢影乎。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僧。飲尼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夜三更中。忽見一尼。容儀儼若。著縞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及崇先後觀此尼。色貌被服。即窻前所覩者也。右此一驗。元魏時。有中竺沙門勒那。魏云實意。是西國人。不知氏族。徧通三藏。妙入總持。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每請講華嚴經。披閱精勤。毋廢一

日正處高座忽有一人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尙未停止待訖經文當來從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皆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照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四人亦同時殞魏境道俗聞見斯異無不嗟嘆○齊鄒東大覺寺沙門僧範姓李平鄉人也善解群書時稱府庫晚年出家經論諸委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彌於鄒頭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講訖便去又有一僧懷忿加毀罵云伽斗汝何所知當夜有神打而幾死自非道洽冥符能感應如是以天保六年三月二日卒於大覺寺年八十矣○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姓王蒲州萬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姓協書籍鄉邦稱叙探蹟玄旨洞曉無差欲著涅槃大疏恐滯凡情每祈誠寤寐願得嘉徵乃於夜夢有人被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道授經旨延手執馬鬣與之請論寤後惟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騷知其宗旨抵事可觀耳雖感此瑞猶恐不合理更持經疏於陳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光明三日三夜輝光不絕上屬天

皇一本作
斗一本作
能一本作
上字一本有
何字一本有
樂一本作
恒一本作
導一本作

望德一本作

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講拜既感微祥衆伏傳受君臣重德罕有斯人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延興寺春秋七十有三○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姓李煖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三藏備通九流洞曉天縱踈朗儀止冲和講導爲業天下同歸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開皇七年勅召入京鵝在木寺栖宿廡簷晝夜嗚呼衆共愍之附使遠京至淨影寺大門放之嗚叫騰躍徑入遠房依前馴聽不避寒暑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皆入講堂靜伏聽僧徒梵散出堂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鳴鐘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語聽中間及餘語便鳴翔而出信知道藉人弘靈鳥嘉應不可非其身未證法極升法座定墮地獄此亦別時之意不得雷同總廢也以開皇年中卒於淨影寺○隋西京眞寂道場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遠儉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爲大論衆主住眞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舍利沂州善應寺塢基深丈餘乃得金沙濤汰成純凡有二升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廻身又禮文帝比景像一拜及入石函于時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繞白雪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自午至未方乃歇滅後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來廻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裏回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盤屈函外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以表

望德一本作
望德一本作
望德一本作

目一本作

奏聞曰臣聞敬天有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弗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立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乘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合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塔基六處並得異砂炫曜相輝俱同金寶牛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蛇形雜采盤旋塔基鶴鷲玄素裏回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乃大悅著于別記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矣○唐西京勝光寺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卽墨人也三藏通明大論尤精每講大論天雨衆華繞旋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觀斯瑞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一○唐蒲州仁壽寺釋道慧俗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器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鑿達治方雖通羣典偏以涅槃攝論爲栖神之宅也至貞觀二年冬月有請講涅槃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鄭重延之不免來意赴請登座發題告諸四衆悲歎而言自惟去聖遙遠微言隱絕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歸向自當識悟今席講說止於云何偈後但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時日既促願各用心逐文依叙恰至偈初卽覺失念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五卽以其年十二月送往王城子牛谷中南山之陰園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降雪周三四里乃墀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華繞屍周匝備地涌出可五百枝長二尺許上發鮮榮似秋冬華而形相全異大衆驚慟悲慶詣山乃折

六七一本
本○卷下

本○卷下
文○卷下

本○卷下
本○卷下

本○卷下
本○卷下

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至來年五月猶不萎瘁自非宿祐所資豈感冥祥嘉應也晉州有人性愛田獵初不奉信有傳慧感乃造山覓唯覩空處自悔哀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逢瑞獨何無感必有神道願示微祥言訖地涌奇華還長二尺欣慰嘉應發心永固右此七驗世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因)

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見解篇第十七 此有二部

夫心識運變厥理無常解惑相翻聖人何迹澄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滅不動感而遂通悟道緣機然後神化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聖變隨方該羅法界非六通之至聖孰能垂化於五道者也

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廣爲四部各說第一者乃爲將來遺法之中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稱爲尊餘人爲卑如是之輩不可稱計故預防於未然開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爲其最星宿之中月爲其最川流之中海爲其最六天之中波旬以爲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以爲其最九十六部之中釋僧以爲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爲其最如五百聲聞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可具列略列二十八人餘第一如拘隣比丘初化受法善來之首故

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見解篇

九十九

本○卷下
本○卷下

本○卷下
本○卷下

不學一本作

稱第一。如憍梵鉢提比丘。善譏譏嫌。藏身天上。故稱第一。故功德論云。牛脚比丘以二事不得居世間。何者。此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阿。以是二事不得居世。若外道見謂諸沙門。食無時節。生誹謗心。是以佛遣上天。在善法講堂坐禪。善覺比丘常為衆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後。迦葉鳴椎大集衆僧。命阿那律。徧觀世間。誰不來者。阿那律即觀世界。盡來唯有憍梵比丘。今在天。上。即遣善覺。命召使來。善覺到三十三天。見在善法講堂。入滅盡定。彈指覺之。曰。世尊。涅槃已十四日。迦葉集衆。遣我相命。可下世間。至衆集所。憍梵答曰。世間已空。我寧忍還欲取涅槃。即以衣鉢付於善覺。還歸衆僧。便取涅槃。以是因緣。善護其身。安處天上。故稱第一也。第二論云。愛雷毗迦葉。所以稱第一者。乃宿世已來兄弟三人。常有千弟子。相隨。今遇佛得度。俱得羅漢。四事供養。由此而興。將護聖衆。故供養中第一也。第三論云。舍利弗。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身子智慧多少者。以須彌為視。以四大海水為墨。以四天下竹木為筆。滿四天下人為書師。欲寫身子智慧者。猶不能盡。況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故稱智慧第一也。第四論云。大目犍連。所以稱神足第一者。世尊證說。三災流行。人民大飢。欲反大地。取地下肥。以供民命。佛止不聽。恐損衆生。又欲一手執衆生。一手反地。佛復不許。故知神足第一也。如密迹金剛力士。經云。目連承佛聖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王。現在說法。目連到彼。聽佛語。見其身長四十里。諸菩薩身長二十里。其諸菩薩所食鉢器。其高一里。目連行鉢際上。時諸菩薩白世

千一本作

尊曰。唯然大聖。此蟲從何而來。被沙門服行鉢際上。於時彼佛言。諸族姓子。慎勿發心。輕慢此賢。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連。是釋迦文佛。聲聞弟子。中神足第一。時光明佛告大目連。吾土菩薩及諸聲聞。見卿身小。咸發輕慢。仁當顯神足力。承釋迦文威德。目連稽首足下。繞佛七匝。踊身在空中。廣現神足。已復住佛前。諸菩薩歎未曾有。佛言。欲試釋迦文佛音響。遠近故到此。土仁者不宜試。如來音響。如來音響無限。無遠無近。廣遠無量。不可為喻。世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是世尊。釋迦文佛威德所立。當遙禮釋迦文佛。自當至彼。假使卿身以已神足。欲還本國。一劫不至。目連右膝著地。向於東方。禮釋迦文佛。叉手自歸。屈中臂。頃即時得至。故知目連神足中第一也。第五論云。阿那律。所以稱第一者。時佛為大會說法。那律坐眠。佛見謂曰。今如來說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意閉塞。與死何異。那律慙愧。心自誓不敢復眠。不眠遂久。眼便失明。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視色。二睡眠。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根乃全。以眼失食。故喪眼根。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已失肉眼。無所復親。五百弟子各乘馳散。倩人貫針。捫摸補衣。線盡重貫。無人可倩。左右唱曰。誰求福者。與我貫針。世尊忽然到前。取來吾與汝貫。問曰。是誰。曰。我是佛也。曰。佛已福足。復欲求福耶。曰。福德可得。耶。那律思惟。佛尚求福。况於凡人耶。心中感結。馳向佛視。以至心故。忽得天眼。重復思惟。便得羅漢。凡得羅漢。皆有三眼。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三眼視者。忍肉眼亂。天眼爭功。精進以雜觀故。專用天眼。

第一本作

觀大千界精靈悉覩。故言天眼第一也。第六論云。迦旃延所以稱善分別義第一者。將欲撰集法藏。心中惟曰。為人間憫。精思不專。故隱地中七日。纂集大法。已訖。呈佛。稱曰善哉。聖所印。可以為一藏。此義微妙。降伏外道。故稱第一。又佛稱仁者。辯才析理。解義第一也。第七論云。所以稱婆拘羅壽命極長者。以曩昔曾供養六萬佛。於諸佛所。常行慈心。娟飛蠕動。有形命類。常加慈愍。無有毫釐殺害之想。佛告阿難。如我今日。正壽八十者。如來隨世。欲適衆生。不現其異。故壽八十。婆拘羅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故年壽加倍。一百六十。往昔毗婆尸如來出世時。有長者居明貞。修稟性良。謙請佛及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求索藥。長者問曰。何所患。苦答曰。頭痛。長者答曰。此必膈上有水。仰攻其頭。是以頭痛。即施一呵梨勒果。因服病除。緣是福報。九十一劫。未曾病患。阿難問。婆拘羅何以不為人說法。為無四辯智慧。而不說耶。答曰。我於四辯捷疾之智。非為不足。直自樂靜。不喜憒鬧。故不說法。故長命省事第一也。第八論云。所以稱優波離持律第一者。是五百釋子。勤髮師。不輕不重。泯然除盡。佛命善來。即成沙門。佛即授戒。得阿羅漢。次授五百釋子。戒。優波離為上座。諸釋子言。此我家僕。何緣禮之。佛言。不爾。法無貴賤。先達為兄。俛仰不已。制意為禮。即時天地大動。諸天於上讚曰。善哉善哉。今日諸釋降伏貢高。此意難勝。故地為動。當五百釋子為道時。亦有九萬九千人出家為道。優波離自從佛受戒已來。未曾犯如毫釐。故稱持律第一。又祇園精舍北有一比丘。得病經六年。不差。波離往

形影一本

問。何所患。苦欲何所須。曰。我有所須。以違佛教。故不可說。曰。但說無苦。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愈。優波離曰。且住。我為汝問佛。還即問佛。有比丘病。須酒為藥。不審可得飲不。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優波離即還索酒。與病比丘。病即除愈。重與說法。得羅漢道。佛讚波離。汝問此事。使病比丘得蒙除差。又使得道。若不得度。後墮三塗。無有出期。乃為將來比丘。能設禁法。使知輕重。得濟危厄。汝真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示以沙彌白衣。復稱第一也。第九論云。所以稱難陀比丘端正第一者。餘諸比丘。各有相。舍利弗有七相。目連有五相。阿難有二十相。唯難陀有三十相。難陀。金色。阿難。銀色。衣服光耀。金縷履屣。執琉璃鉢。入城乞食。其有見者。無不欣悅。自捨如來。餘諸弟子。無能及者。故稱端正第一。奈女請佛。於外見難陀。愛樂情。接足為禮。以手摩之。雖觀美姿。寂無情想。形影相感。則失不淨。奈女不達。疑有欲心。佛知其意。告奈女曰。勿生疑心。難陀却後七日。當得羅漢。以是言之。知心不變。故稱第一。第十論云。所以稱婆陀比丘解人疑滯第一者。三世諸佛。皆共入萬四千以為行法。衆生得道。不必徧行衆行。隨其所悟。處以為宗。趣何者。衆生結使不同。病有多少。垢有厚薄。是故如來設教。若干。或有一藥治衆病。或有衆藥治一病。猶六度相統一行。為主。衆行悉從一行。不專衆病。隨起。隨病所起。對藥應之。若計常起。以無常對之。若計有心起。以空心對之。當其無常。領行萬行。皆無常也。猶施造八萬八萬。皆為施所造也。亦猶如來入音中。一音統八響。一響統百教。一教統百義。一一相

領至千萬億。一音報萬億。其變如是。略說統行其喻。亦爾。此比丘專以略說為主。故稱第一也。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一王者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提。出王者種。所言天者。為五百世中常生天上。化應聲聞。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曾匱乏。佛還本國。佛勸出家。約身守節。盛衣惡食。則尋為牀大小便。為藥。此比丘聞佛切教。退欲還家。佛受波斯匿王請。即詣佛所。辭退而還。阿難語曰。君且住一宿。須菩提曰。道人屋舍如何。可止。且至白衣家。寄止一宿。明當還歸。阿難曰。但往今當嚴辦。即往王所。種種坐具。旛華香油。嚴飾皆備。此比丘便於中止。宿以適本心。意便得定。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即得羅漢。阿難白佛。天須菩提已得羅漢。飛在虛空。佛語阿難。夫衣有二種。可親不可親。若著好衣。益其道心。此可親近。若損道心。此不可親近也。是故阿難。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弊惡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之。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第十二論云。所以稱羅雲持戒不毀第一者。或云羅雲喜妄語。好瞋。佛捨輪王之位。而作沙門。東西行乞。不可羞耶。以嫌如來。故作妄語。若有人問如來所在。實在祇園。而云在查閱園。實在查閱園。而言在祇園。反覆妄語。誑於來人。阿難白佛。羅雲妄語。佛喚羅雲來。卿實妄語耶。對曰。實爾。我所以捨聖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歸無常。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況復聖王。而可恃耶。佛語羅雲。我前後捨此。不可稱計。而汝今時方恨我耶。佛語羅雲。汝取水來。羅雲即盛滿鉢。水授與如來。如來執鉢。水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

對曰。已見。佛言。此水滿鉢。無所減者。喻持戒完具。無所損落。復瀉半棄。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見之。佛言。此水失半。喻戒不具足。復瀉水盡。示羅雲曰。見此空鉢。不答曰。已見。佛言。犯戒都盡。喻如空鉢。復以鉢覆地。示曰。汝見此不。答曰。已見。佛言。已犯戒盡。當墮地獄。喻鉢口向地也。羅雲自被約勒。以後未曾復犯。如毫釐。戒故稱持戒第一也。忍行亦為第一。故舍利弗將羅雲入舍衛城乞食。時有婆羅門。見羅雲在後行。即與惡意。打羅雲頭。破血流汗。而羅雲即生惡念。要當方便報此怨家。舍利弗已知。心念為其拭血。謂羅雲曰。當憶汝父。昔為王時。人來索眼。即挑眼與。截手截足。亦不悔恨。若為象時。以牙與人。亦不狀倦。汝今云何起此惡念。羅雲聞說。即自剋責。我今云何惡心向彼。即忍如地。不起害心。如毛髮許。時打羅雲者。墮無擇地獄中。以是因緣。持戒忍行。最為第一也。第十三論云。所以稱般隨比丘暗鈍。然能變形第一者。良由佛教使誦掃帚得帚。忘掃帚。得掃帚。忘掃帚。六年之中。專心誦此。意遂解悟。而自思惟曰。帚者。掃者。除等者。即喻入正道。糞者。喻三毒垢也。以入正道。導掃三毒垢。所謂掃帚。義者。止謂此耶。深思此理。心即開解。得阿羅漢道。復有婆羅門。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覽群籍。圖書祕識。天文地理。無不關練。故名世典。自以德高。命共論議。謂般隨曰。能與我共論耶。般隨曰。我尙能與汝。父祖梵天共論。何況汝。盲無目人乎。梵志尋言。即語曰。盲與無目。有何等異。般隨默然不對。無以相酬。即以神足。相答。騰空去地。四丈九尺。結跏趺坐。梵志仰瞻。敬情內發。時舍利弗知其辭。既現變。

佛祖一本

相答若不往屈梵志不度。即以神足作般陀形。便使般陀本形不現。化形問曰。汝為是人。是人乎。答曰。是人。又問。人為是男子。不曰。是男子。又問。男子與人有何等異。答曰。不異。又問。人者統名。男子據形。何得不異。向言盲者。謂不見。今世後世善惡之報。無目者。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梵志心解。即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般陀變形為第一也。此之羅漢且偏據一長云。第一如增一阿含經云。時世尊於十五日說戒時。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眾。從祇洹沒詣阿耨達池。時龍王至世尊所。頭而禮足。在一面坐。觀眾空無舍利弗。今無此座。佛告目連。言。汝速至舍利弗所。以我聲告目連。承教往舍衛城。語舍利弗。言。佛呼汝來。阿耨達龍王欲得相見。舍利弗自解祇支帶。著目連前。謂目連曰。汝有神足。舉此衣帶。結目連執帶。不能移動。盡力欲舉。地皆大動。舍利弗便舉目連。著東弗于迷。又以帶纏須彌山。目連便舉。動須彌山。舍利弗復以此帶纏。如來座。目連遂不能動。拾帶還龍王所。遙見舍利弗已在前至。結跏趺坐。繫念在前。目連白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故。舍利弗後沒。先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有大智慧。佛告目連。眾多比丘無恭敬心。於汝言。舍利弗神足勝汝。汝可於此眾中。現其威力。對曰。承教。即於座起。往須彌山頂。以一足踏山頂。舉一足著梵天上。蹴須彌山。使地六返震動。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目連說偈。時六十比丘因此漏盡意解。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告跋陀羅菩薩。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華。從母右脇。出身。紫金色。墮地。

樓律一本作

說記一本作

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對。唯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楞嚴三昧。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為五百仙人。宣揚十二部經。教化令住不退。已至本生地。於空野澤。尼拘律樹下。結跏趺坐。入首楞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光。徧照十方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圓光嚴顯。而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薩。以為侍者。佛告跋陀羅。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記。若有眾生。但聞文殊師利名。除却十二億劫生死之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之處。常生佛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嚴。稱文殊師利名。一日至七日。文殊必來至其人。所若有宿業障者。夢中得見。夢中見者。於現在身。若求聲聞。以見文殊師利。故得須陀洹。乃至阿那含。若出家人。見者。以得見故。一日一夜。成阿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王子。於禪定中。為說深法。亂心多者。於其夢中。為說實義。令其堅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我滅度後。一切眾生。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道。若有受持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忍。又賢愚經云。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羅奈王名波羅摩達王。有補相生一男兒。相好備滿。身色紫金。姿容挺特。輔相見子。倍增怡悅。其母素性不能良善。懷妊已來。恤矜苦厄。悲潤黎庶。等心護養。父召相師。令占相之。相師見喜。因為立字。號曰彌勒。其兒殊稱合土。宣聞國王。聞懼恐大。奈位聞其未長。當預除滅。即勅輔相。聞汝有子。容相有異。

侍一本作

又一本作
雙下同

記佛一本
作說佛

奇一本作

妙一本作
字一本作
同字一本作
下亦大

無一本作
有能下
同宗字
微一本作

汝可將來吾欲得見時宮內人及父知王欲圖甚懷湯火南天國外男家養來奉示王其兒有舅名波婆梨在波婆富羅國為彼國師聰明高博智達殊才五百弟子常逐諮稟於時輔相憐愛其子懼被其害密計遣人乘象送之見彌勒觀其色好加意愛養敬視在懷其年漸大教使學問一日諮受勝餘終年學未經歲月普通經書時波婆梨見其外甥學既不久通達諸書欲為作會顯揚其美遣一弟子至波羅奈語於輔相說兒所學索於珍寶欲為設會其弟子往至于中道聞人說佛無量德行思慕欲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為虎所瞰乘其善心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竭所有為設大會一切都集說會已訖大施噉嚼人得五百金錢財物罄盡有一婆羅門名勞度義最於後至獨不得食唯與五百金錢勞度又言聞汝設法云何空爾若必拒逆不見給者汝更七日頭破七段時波婆梨恐有惡祝及餘蟲道事不可輕深以為懼前使弟子終生天者遙見其師愁頓無賴即從天下來到其前問其師言何故愁憂師具廣說天白師言勞度又者未識頂法愚癡迷網惡邪之人竟何所能而乃憂此今惟有佛最解頂法無極法王特可歸依時波婆梨聞天說佛即重問之佛是何人天即說佛功德智慧不可稱計今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婆梨聞歡佛德自思必是我書所記沸星下現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即勸彌勒等十六人往看相好心念難之我師波婆梨為有幾相我師年幾我師是何種姓我師有幾弟子若答知數斯必是佛汝等必為弟子遣一人語我消息時彌勒等進趣王舍近

到鷲山見佛光明種種神異眾相赫然益以歡喜即奉師勸遙以心難佛遙答之一一無差深生敬仰頭而禮訖佛為說法其十五人得法眼淨求索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為說法成阿羅漢十六人中時有一人字賓祈寄是波婆梨子即遣往白消息還到本國具以聞見廣為說之波婆聞喜即從坐起長跪合掌向王舍城誠心請佛唯願屈神來見接濟如來遙知屈申臂頃來到其前禮已舉頭見佛驚喜佛為說法逮阿那合於時世尊尋還鷲山勸一人不取小果發佛告諸比丘於未來世此閻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博無有山川地生輒艸猶如天衣爾時人民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端正殊妙人性仁和具修十善彼時常有轉輪聖王名曰勝伽其時有婆羅門家生一男兒字曰彌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眾好畢滿光明殊赫出家學道成最正覺廣為眾轉尊法輪其第一會度九十三億眾生之類第二會度九十一億第三大會度九十億如是三會說法得蒙度者悉我遺法種福眾生皆得在彼三會之中阿難白佛不審從何造起名為彌勒佛言過去久遠習慈三昧定意柔順更無害心故字彌勒梵云彌勒此曰慈氏彌勒者亦是姓也餘經云過去有佛已字彌勒頌曰賢人軌宗度弱爽升虛選師通資自發神光照有緣應變各殊別聖錄同靈篇乘乾因九五逸響亮三千法鼓振玄教龍飛應人天恬智冥微妙縹渺詠重玄磐紆七七紀嘉運葢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

感應緣如生華之流。澄安之類。碩德衆多。晉沙門鳩摩羅什。宋沙門釋法顯。○晉長安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個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羅珠。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乘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照。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皆不許。及見珠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中。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非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求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斷髮。故猶不嘗進。卽勸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日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撈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度辛頭河。至罽賓國。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卽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卽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合。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卽請入。集外道論師。

不求一本作

雙一本作
一本三升
一本作二

掘一本作

而下一本
無受字

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悅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膳。一雙。統麵各三升。蘇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撈還龜茲。諸國皆聘以好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俊。父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諳受。而受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門。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勵。二龜茲王必謂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卽設大會。請什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什初學小乘。後專務方等。乃歎曰。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銖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論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卽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

不一本作

止一本作

文之一本作

二一本作

迎一本作

有願上一本
本○一○本
本○一○本
本○一○本

本○一○本
本○一○本
本○一○本
本○一○本

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不能抗時王女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深
 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乃更設大集請問方等經與什為析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
 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皆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
 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止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
 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開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
 道利彼亡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曉悟塵俗雖復身當鏹鏹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乎新
 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之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為誓心逾固魔去
 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
 轉也停住三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
 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迎禮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
 何能願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萃神國什得師至欣
 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
 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
 也安捨有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續師續極令細好續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續續
 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巧猶且不見况他人

部一本作

供一本作

耶狂人大喜以付緘師師亦效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
 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誠於今矣於是禮什為師言和
 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
 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播東川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
 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歲次
 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
 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部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
 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
 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饒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
 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
 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
 日下人從東方來宜供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
 什未測其智量見其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
 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諫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
 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

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編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後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摛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長卒子與襲位。復遣敦請。與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廟庭。道遙園。葱鬱為薤。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與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與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與少崇。三寶銳志。稱集。什既至。仍請入西明閣。及道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請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譯失旨。故不與梵本相應。與使沙門僧習。僧選法。欽道流道。常道標僧。敬僧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恆伏。莫不欣贊。與以佛道冲遠。其行惟善。信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顯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大小乘經論。凡有三百九十餘卷。名在別傳。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諸方道俗。英賢之徒。如釋慧遠等。學貫羣經。棟梁遺

廣一本作

念一本作

欲本燒一作○本辛新本作○一作

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證。什。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有明德。流熏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梅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關於此。將何所論。乃懷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改剛。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儔匹。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勸。姚主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於是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省覺四大不念。口云。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為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道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燒。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宋江陵新寺。有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矧闕志欲。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葱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

餘所又跡懸繩過河數十餘處皆漢時張窳甘父所不至也次度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齡顛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國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遠度過之顯欲詣者聞岫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丞經賊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捨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躡顯前舐鬚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祝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絕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醜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淚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爲起龍舍並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皆咸識是龍以銅盃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

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顯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紈絹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合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船舶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黑風水入衆皆惶懼卽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識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極越勵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若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俛仰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可測何方卽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牟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信敬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慰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跋隨於道場寺翻譯經律論等百餘萬言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後至荊州卒於新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憫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右二驗出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宿命篇第十八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習氣部 五通部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因)

述意部第一

拓託一本

引證部第二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修短明昧之理無常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託神感聖習氣尙存除惑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奚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也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觀相聞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映蔽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趣於理無違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爲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因至出胎時又復不爲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寤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知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

作下一本無象字

述一本作

此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修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即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修羅共闘定當須我作是念已即便向彼帝釋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上海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須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象三十二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莖蓮華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七寶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七天女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妓女一一妓女皆作天樂作是化已屈申臂頃往詣帝釋殿前而住帝釋見已即與眷屬昇其常頭之上自餘三十二天輔臣各將眷屬昇餘三十二頭之上昇已即便舉身凌空迅疾往詣遊戲之處以此喻知亦是比知非是正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未盡如下下狠知女心殺兒而去此即下亦知上何言下不知上耶且據從多而說上得知下下不得知上若細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又新婆沙論云如王舍城中有一屠兒名曰伽吒是未生怨王少小知友曾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恣汝請後未生怨害父自立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隨汝意求伽吒自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獨行屠殺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屠兒白王諸善惡業皆無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汝云何知伽吒白王我憶過去六生於此王舍城中常行屠殺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

天殺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為知友故知善惡其果定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兒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王舍城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業與果今盡却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復有說者此極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茲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餓鬼趣是彼所受饑渴苦時徧身流汗滾心怖慄息諸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預流果復有茲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地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孔中徧皆血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穢每日詣水澡浴滌衣衆人謂之計水為淨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宿命智有何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超知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來是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徧通五趣然有強弱三塗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為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有修禪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為此等智之所覆隱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如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見嶮隘處修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業力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餘說若諸有情施他種種大妙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

胎一本作

胎一本作

仍一本作

情不造惱害他業常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不為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是故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腹及出胎時不受衆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第三鬼趣中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為鬼所魅羸瘦將死咒師問鬼汝今何為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常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常害彼命怨怨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咒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怨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見已趨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即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常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子此乃怨讐相報理當法爾何以生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害者我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怨心時狼即便起坐思惟觀彼女人之心乃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言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兒命而去此乃自識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心此為真驗自餘鬼及天趣並識宿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篇經論具說不煩重述然此三智非是種智論他心宿命二種智唯據靜慮禪定發得此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第五地獄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智生答如涅槃經中五百婆羅門為彼仙育國王殺已至於地獄發三善念憶本所作即其驗也又如論說地獄衆生亦能念

宿習部第
三
施一本作

戲兒一本
作於一本
作而一本

有下
一本

天一本
一作

因緣
一本作

趣
一本作
同
一本作

知獄卒等心亦是其驗也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
俱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間綠樹上下聲如羶猴或施三鈴作那羅
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羶猴聲者闍闍山入萬四
千金色羶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戲
兒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獸作於非法如是惡聲徧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
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勅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羶猴在卿園中爲作何
等如來知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羶猴一時歡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爲作何
等臣所不知爾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
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羶猴亦作金色時諸羶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探華奉大王者
大王見已與諸大衆俱至佛所爲佛作禮右繞三匝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諸羶猴宿有何福身
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殖何福生長者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
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羶猴共爲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羶猴使外道笑唯願天尊爲我分別
令我開解佛告大王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劫之前有佛出世
名曰然燈彼佛滅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時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宿命篇

百二十三

空澤中有一羶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被作袈裟如沙門法偏袒右
肩手擎香鉢繞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羶猴有好善心即爲彈指告羶猴言法子汝
今應發無上道心羶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探華散比丘上爾時比丘即
爲羶猴說三歸依爾時羶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比丘爲受三歸已次當
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能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慇懃三爲懺已告羶猴言法子汝今清淨
是名菩薩汝今盡形壽受五戒已求阿耨菩提爾時羶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上
高山綠樹墜處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即生兜率天上值一生補處菩薩爲說無上道心即持天
華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而說偈
業能莊嚴身處處隨取趣不失法如券業如負財人汝今生天上由於五戒
前身落羶猴從於犯戒生持戒生天梯破戒爲錢湯我見持戒人光明莊嚴
七寶妙壺閣諸天爲給使衆寶爲牀帳摩尼華瓔珞值遇未來佛娛樂說勝
我見破戒人墮在泥犁中鐵犁耕其舌臥在鐵牀上融銅四面流燒煮壞其
或處於刀山劍林及沸屎灰河寒冰獄錢丸飲鎔銅如是等苦事常爲身瓔
若欲脫衆難不墮三惡道遊處天上路超越得涅槃當勤持淨戒布施修淨
命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羶猴天子白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羶猴中復有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宿命篇

百二十三

結上二
字無比

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邪命誦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如蓮華敷滿十八隔具受諸苦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鎔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復墮牛猪狗猴中各五百身緣前供養持戒比丘結誓要重今復遇我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即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獼猴天子聞此語已心驚毛豎懺悔前罪即還天上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前功德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已後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號師子月如來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語即起合掌徧體流汗悲泣兩淚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為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奈國俱睽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惡無知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視之如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為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尼見諸惡人一生善心即起慈悲身具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常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常為餓

拘俱一本作

此一本作

佛王一本作

普一本作
並○明下
字一本無王
有百下
字三十二本

四通部第

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為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戒尼羅漢尼者今此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汗彼比丘尼者今瞿迦梨及王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不慎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求王出家並成羅漢餘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入萬諸天亦俱發心入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繞佛千匝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上值遇彌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光同名普金光明王如來又處處經云佛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犢弟子問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世作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犢食若依智度論問何以作牛答由過去世經他殺田取五六粒粟口嘗吐地以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脚齧食也

如菩薩處胎經云爾時有妙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徹見一閻浮內衆生之類塵細好醜城郭樹木或有人眼能觀二三四天下不須眼通生便親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能別知一不修耳通一一曉了或有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某處來生此間父

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有人不修習神通。知他人心行善惡趣向生處。有緣衆生無緣衆生。並悉能知。或有人身能飛行周旋往來。不修身通。身便能飛。無所觸礙。履空如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見。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下。或有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悉能曉了。或有人除去識垢。內外無瑕。得意聖通。自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淨悉能識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法性。強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一念。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悟。意思如空。便能舉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所罣礙。或有人臨當成佛。以智慧力。除衆生垢。坐樹王下。不起于坐。故得成佛。六通清徹。爾時世尊而說偈曰。凡夫所得通。猶如諸飛鳥。有近亦有遠。不離生死道。佛通無礙法。眞實無垢穢。念則到十方。往返不疲倦。以慈念衆生。得通無罣礙。仙人五通慧。轉退不成就。我通堅固法。要入涅槃門。爾時坐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識法。是一是若于。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遊。諸佛刹爲識。致身爲身。致識若身致識。則無六通。若識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惟願世尊報我此義。佛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爲第一義。問。爲世俗義。問。若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無識。何

言一本作

供一本作

彌一本作

中一本作
下○一本作
本○一本作
恨○一本作
木○一本作

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著。汝問金色。此有爲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義。我今爲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轆。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識共俱。無有前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頌曰。善惡宿熏習。感報各殊方。曾爲鬼害怨。或作狼營殃。屠兒憶殺業。須密戲猴鄉。宿祐除患者。在處遊天堂。觸類興清遭。目擊洞兼忘。凡聖欽嘉會。賢惡慶流芳。四生行善業。六趣感神光。苦樂雖殊別。同知命短長。感應緣九略引。晉羊太傅。晉王練。晉向靖。宋釋曇諦。魏釋乘師。隋刺史崔彥武。唐釋道綽。唐劉善經。唐沙門玄高。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辟寇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祐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中。探得小環。李家驚異。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逐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爲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

供經一本作

意甚忠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敘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願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愍。懇重也。○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僧。每瞻珉風彩。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生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殊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喪數歲。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自冥祥記。○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形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壘尾並鐵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壘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智道人。忽喚智名。智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尙是諦。沙彌。

銀網一本作

過一本作
週一本有記

肆一本作

係一本作
作經函一本

為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壘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淡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元魏之時。有北代乘禪師。常受持法華。精勤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棣州刺史。其第五郎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靈机可速除却。弟子聞。踴躍悲慟。哀傷人衆。道俗奇怪。將為大徵。父母戀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厭離。常樂靜居。○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循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處。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經函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常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淚泣曰。已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

指一本
白〇空
本作一

堂一本
本作

宗下一
無家字
〇本

彦武指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尙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盧文勵說亦大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錄右一驗世○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昔慧師專崇習業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慧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士女等衆以裙襟承得溥滑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播者經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記至年七十忽然齒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斯嘉應也右一驗世○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母所撫育其母平生常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恍惚之間見其母曰我爲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即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常以母禮事之隰州沙門善撫與善經舊知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爲余令言之○相州潞陽縣智力寺僧立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願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家爲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不信乃以墨點兒左脇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誰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墨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

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右二驗世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一 施忍部第

二 求寶部第

珠一本
一作

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至誠篇第十九 此有八部
求果部 濟難部
述意部 求寶部 求戒部 求忍部 求進部 求定部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機不赴願已刻意盡未來際所以一一弘誓莫不忍智相應心心廣博皆在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松筠起願逾於金石歿命護持淡心救濟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則功被三祇果周十地也
大志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旃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我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爲衆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復至金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至水精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琉璃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龍王遂發願言後得道時願我爲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言我海中雖多衆珍名寶無有此珠便勸

海神要處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寧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難保我幸得之今為此子所奪非趣也即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杼盡海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奇高海深三百三十六萬由延其高無涯奈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束日尚可墮風尚可攬大海水不可杼令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彌山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之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可杼我昔供養諸佛誓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便一心以器杼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杼水三分已二於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復飢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昔大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致此四珠衆寶隨之佛言乃昔維衛佛時大意當以四寶爲佛起塔供養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共起寺或懸幡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說者今皆值佛並悉得度故僧祇律云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杼此海水終不能滅毛髮許感其專精即還其寶是時海神爲婆羅門而說偈言精勤方便力志意不休息專精之所感雖失復還得

高一本作

斷下一本無之字使便一本作

繪下一本有繪字

求戒部第

劉索一本作

動一本作○語一本有陸下

概略一本作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問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索幾錢答金錢一千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問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裝眼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細仰接飛騰蹈地沒膝口熱血流羣衆數千直捉薩薄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捲投之捲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踏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唯背得動羅刹以偈語言汝身及手足一切悉被羈但當去就死跳跟復何爲○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我身及手足一時雖被繫攝心如金石終不爲汝斃○羅刹又語薩薄曰吾是鬼中王爲人多力臂從來食汝輩不可得稱數但當去就死何爲自寬語○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頓飽食即說偈曰我此腥臊身久欲相去離羅刹得我便悉持以布施志求摩訶乘果成一切智○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君是度人師三界之希有志求摩訶乘成佛當不久是故自歸命頭面禮稽首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四 求忍部第

飾紡一本作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噉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倦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蝮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船舫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故犯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蝮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殺羊咒令出穴不能令出咒師便於犢子前然火咒之化成火蜂入蝮穴中燒蝮蝮不堪痛然後出穴殺羊以角抄著咒師前咒師語言汝還祇毒不爾投此火中黑蝮即說偈言我既吐此毒終不還收之若有死事至畢命不復迴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耐時黑蝮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況今更取所棄之藥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於迦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問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將五百商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商主語言慎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

五 求進部第

外有一本作

汝下一本有等字

六 求定部第

須彌一本作於蘇迷

七 求果部第

聞汝名故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箭刀器械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右手托右手亦著以右腳踏右腳亦著以左腳踏左腳亦著又以頭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汝以手脚及與頭一切諸物悉以著餘有何物而不著○商主說偈而答言我今手足及與頭一切財錢及刀仗此諸雜物雖入沒唯有精進不著汝精進若當不休息與汝鬪諍終不廢我今精進不休息終不於汝生怖畏○時鬼答曰今為汝故五百賈客盡皆放去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提樹端身不動誓取菩提速出自宮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刹帝利子可起此座今濁惡時衆生剛強定不能證無上菩提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以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汝今所言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大地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起此座者定無是處後魔將三十六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執執戰具色類無邊徧三十六踰繕那量俱時奔趣菩提樹下惱亂菩薩皆不能得菩薩身心不動逾須彌山也如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美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丘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餽請少比丘求乞四果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丘語言大

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爾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毳打其頭
 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擊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爾須
 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當與爾斯陀合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
 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毳打頭而語之言與爾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
 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合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爾阿那合果時老比丘
 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毳打而語之言我今與爾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倍加至心
 即時復證阿那合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爾阿
 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毳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爾彼第四果時
 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儲備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
 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
 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况至
 心也又雜寶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誠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
 三寶常於僧次請一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
 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敷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愚闇不知說法趣其睡
 乘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已

喜下一本
有信受二

上下一本
有恩字

八濟難部第

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己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慙恥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
 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來蒙得道果故廣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剋責
 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心獲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為鸚鵡常處于樹風吹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
 焚一山鸚鵡思惟猶如飛鳥驅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
 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尋
 為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疲乏不以
 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懸衆生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
 我諸種種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
 為期天帝言誰為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弘誓即
 為滅火始終常茂不為火燒必從之斯言驗矣頌曰 志誠抱冰雪 暮齒迫桑榆 太息波
 川迅 悲哉人代拘 歲聿皆採穫 冬晚懼嚴枯 精誠求施戒 忍精定慧眸 結侶同
 共遠 勝地心相符 商人不顧死 羅刹未能逾 求寶竭大海 神怖捧明珠 寄言求
 道者 立志報非虛

感應緣 外中古今無間 內外合既略述 十四險 晉明帝殺力士合立 楚熊渠夜行射石

本報非虛
本○且提
本○且提

楚干將莫耶藏劍。宋韓馮妻康王奪。宋伏萬壽念觀音。宋顧蓮念觀音。宋沙門慧和念觀音。宋韓徽念觀音。宋彭子喬念觀音。趙沙門單服松吞石。唐董雄念觀音。唐沙門道積諫志。唐沙門法誠經驗。唐比丘尼法信經驗。○晉明帝殺力士合立。立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尋後見立。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合立。殺我。少時而死。宛一驗也。○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楚干將莫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其劍有雄雌。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楚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雄雌。雌來。雄不來。王怒。誅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望。南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讐。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

立下一本○本
無一不字
個一木作
頭一木作
頭一木作
因一本作
其一本作
必一本作
心一本作
阻一本作
雜一本作
說一本作
雜一本作
紅一本作

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不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遂不爛。頭踰出。湯中。頭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頸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復墮。湯三皆俱爛。不可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宋時。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遣馮書。繆其辭曰。甚雨淫淫。河水大漲。日出當心。旣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賀對曰。甚雨淫淫。言秋且思也。河水大漲。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必有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塚相望也。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塚合。則吾弗禁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木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技錯於上。又有鸞鷲雌雄各一。常栖樹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雒陽有韓馮城。其歌謠至今存焉。○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行參軍。假說反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至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也。廻舡趣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

乃設齋
會本設齋

但便一本作
至一本作

期一本作
吒一本作
羅一本作

榮一本作
下皆同

本在抱
一作抱
本在裝
一作裝
本在抱
一作抱

火者方悟神力至乃設齋○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
 遠廣陵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船孤
 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奇香林覆不歇邁心
 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之難和猶為白衣慧
 劉胡部下胡管遣將士數十人值謀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課衆離散各逃
 艸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
 時諸游軍捕此散課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認略因被答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便常誦
 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篤既而軍人揮刀屢跌三墜三折並驚而釋之於是出家遂
 成精業○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支江其叔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荆州
 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武殺之戮及妻孥徽
 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結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期而已徽本嘗
 事佛頗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畫而鎖忽自鳴若燒砲石瓦爆炆之聲已
 而視其鎖漼然自解微懼獄司謂其解截遂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鎖徽如常誦經又經
 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通感即免釋之徽今尚在勤業殊
 至○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

經出家末雖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愛懼無復餘計
 唯至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
 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于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
 形而已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雍猶在焉道榮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其視械咨嗟
 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榮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尙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
 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族兄璉親識子喬及道榮聞二人說皆同如此○趙沙門單
 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煖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栖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
 麵三年後服鍊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脯雜菓體畏風寒唯臘椒薑
 氣力微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常來意亦不耐每遇毒以却之端
 坐靜念晝夜不眠久在抱牢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
 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開既至居于昭德佛圖裝服縷弊背膊常袒於屋內
 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為帳禪于其中絕穀七載常御雜藥藥有松脂伏苓之氣善能治目
 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逆知其亂乃
 與弟子南之許昌升平三年來至建業復適番禺住羅浮山陰臥林湖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
 卒遺言露屍林裏弟子從之陳郡袁彥伯與寧元年為南海太守與弟顯升登遊此岳致敬其

骸燒香作禮冥詳記。○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為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章琮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欣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欣、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史關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欣、玄等。至州告敬玄，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時欣亦誦入菩薩名，滿三萬徧，盡鎖解，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免。○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既莅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初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用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匠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談議煩惱，重慎譏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衆曰：女為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何以聞名，汙心沉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謬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己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萬工，譏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

州一本作李
明一本作李
無上一本

寶一本作
寶一本作

開一本作
開一本作

人一本作

早逝，鄉邑者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彫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阪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磴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揮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瞻，遐靜歸閑，為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寂，寵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歎，內發不願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其文，斯在。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慈、神素等，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之，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可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容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詳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澆國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聖誠言，行道禮誦，為國崇福，冥益百姓，神鬼護助，寧可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

未一本作

完貌一本作

效孝一本作

闕閱一本作

十數一本作

靜足一本作

誠亮一本作

衛術一本作

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目直視、曰：異哉！值斯人乎？何為心氣太重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屈詣、積陳懺、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學意輕陵、雖復當時獲、而禍作其兆。卒為城人薛宗所害、但積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順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呵責本緣、挫拉元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可自知、將委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乎？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吾將年七十、刺史貌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激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聞乎？世實危脆、無半強者、去終三日、鍾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慕惜罕嗜。◎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俗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幼小出家、止藍田王孝寺。事沙門僧和為師。和亦鄉族所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烟升帳、遂即追悔、和性潔無染、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水洗、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為若此也。誠奉佩訓、每誦法華、用為常式。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深沐中表、溫蒸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智、於即入淨行道、重酬匠工、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隱山、閭谷、列棟、開費、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孝靜者、是張瓊父。時號銀鈞、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戒、潔齋、洗

淨身、口口合香、汗身服新衣、然靜長途、寫經紙、別不盈五數、誠倍與直、慕令精好、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已、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裴回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罇、攝足住看、自然馴狎、久之、翔逝、來年經了、將事與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嗚啾哀亮、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齋供慶日、次中時、怪其不來、誠願山、峯曰：鳥既不至、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願施輕、薄致使無徵、言已、歛然飛來、旋環鳴、啾入香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逝、前後呈祥、重疊難述、誠素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惡路、經借妙辭、自寫、令誦、皆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忘以收、舉忽屬、洪雨滂注、溝澗、走往看之、案獨乾燥、餘並流波、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背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寤、往開、恰獲、龜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術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水洗訖、又索修、衆、傍自檢、校、不許營、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假、絃歌、願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好住、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憂、悔也、言已、出口、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苾芻、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誠之、誦業、一夏、法華、斷、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徧、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

夜上一本
有七字
故下一本
有故字

非經度訖不共他言略計十年之功一萬餘偈唐右二驗世○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辭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輕合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慙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面沐浴頂戴繞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知抄寫滋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殷冥報記也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神異篇第二十 此有五部

述意部

角通部

降邪部

胎孕部

雜異部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因)

夫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蹄降疎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縮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後空靈迹怪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道仙高逸但使一分兼

述意部第
一
通一本作

角通部第
二

第一本作
等第一本作
時下一本
無舍利那
答我念一
本○作念
一我○作
何○作
一本作

人便足高矣若其夸街方伎左道亂時因藥石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蛇鶴不死龜蔡千年稱為是異未可較其聖變也今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神異若論諸佛菩薩聖德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局此章矣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問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減一劫如是為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徃彼第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為說法安住正法爾時舍利弗答阿難言我念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何云手擎阿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終不能知我身所在爾時大迦葉答阿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諸山之屬一以口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即令大火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爾時彌勒文殊諸大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神異篇

百四十七

能下一本
有以字

唯一本作

皆一本作

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化華聚若須彌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眾爾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者便爲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迴轉不以爲難又我能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生有損減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爲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爲我宣說隨機獲益無有滯礙爾時羅睺羅答阿難曰我念往昔唯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害一切水聚各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即於東北方至一佛界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栴檀香還持供佛香氣徧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爾時須菩提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己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自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宴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諸佛曾所未見今皆

向下一本
有時字

三隆邪部第

翻一本作
○翻一本作
木下二字
婆羅門五
字

食下一本
有食字

言下一本
有言字
作如是言
七字

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彌頂天帝釋邊擗取一掬栴檀末香往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爾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住是閻浮提養承事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集簡選宿舊取五百人皆誦四韋隨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鬻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咒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咒力作魔醯首羅身飛行至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共然可到七日首善咒婆羅門即自咒身化作魔醯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首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首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牀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魔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答言須飲食即勸厨中擊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言先不約勸不知當食何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鬻頭禿人阿恕伽王即勸一臣汝往到雞頭末寺語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爲我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情不稱實如王所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羅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汝沙

門作食。上座耶耆即語維那。鳴椎集僧起。辭衆僧言。我年以老。耆我爲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惟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耆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不待。即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今次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尙不起迎。爲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魔醜首羅欲得阿闍梨。爲食。隨阿闍梨欲爲作食。不爲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勅厨宰。擊食來與食。一案食。悉皆都盡。如是擊五百案食。與皆未足。王復勅厨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擊來。與沙彌得食。忽爾都盡。問言。足未。答言。未足。飢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中。妙舖乾食。一切都來。倏忽都盡。王問言。足未。答言。猶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彌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魔醜首羅。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醜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彌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撮頭。復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厥諸婆羅門。使盡。復不。厥我以不。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法。檀

今一本作

未上一本有都字

四胎孕部第

厚好一本作

越終。爲損滅。慎莫驚怕。即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斷除鬚髮。被著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首。魔醜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慙愧。我等尙不能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大衆。而共擗力。猶如鶴尾。俟於鐘炭。猶如蚊子。與金翅鳥。擗飛。遲疾。猶如小免。共師子。王擗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慙愧。得須。隨洹道。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常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舐。即便有娠。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要此女言。繞我舍。七匝。當與汝火。若去時。亦繞七匝。莫行本跡。異道而還。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繞舍。周匝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此妙華。彼具答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爲第二夫人。後時。有娠。相師占言。當生千子。王大夫人聞已生。如漸作計。核。恩。好。招。論。鹿女。左右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人以物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神異篇

百五十一

王下一本
有大夫人
三字

千上一本
有見字

按一本作
携次同
有五上一本
有有字

緜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籃裏擲於河中還為解眼而語之言
 看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為生何物而答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
 喜倒惑此畜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即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
 延王將諸徒眾從夫人媠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
 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下見有一籃即便接取開而看之千葉蓮華葉有一小兒取之養
 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歲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作何等
 時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况有千子而當
 獻他千子即時將諸軍眾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敵都無
 有人能攘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却夫人答言但為我作百丈之壘
 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壘已竟夫人在上而坐爾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
 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為驗母答子言我若按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
 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即時兩手按乳一乳之中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眾
 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讐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
 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各蓄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
 也爾時嫉妬夫人緜他目者文鱗瞽目龍是也爾時父者白淨王是也爾時母者摩耶夫人是

作一百一本

門一本作
女一本作
辭大同

廟一本作

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為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
 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
 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并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佛女取草採華為之敷草座
 散華著上待辟支佛坐女怪母遲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急疾鹿驟而
 來母既至已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佛餘殘
 母子共食辟支佛食竟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我將來常生聖子如今聖
 人是以業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驟故生鹿腹中脚似
 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百華生以敷草故常得為王夫人其母後身作楚豫王其女
 後身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分
 別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門女在家向火煖氣入身遂便有娠父母驚怪詰
 其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母重問加諸杖楚其女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責女亦不異許
 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殺無辜我若不其自可保試見在如是王即檢
 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為王即內之宮裏
 隨時瞻養日月遂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
 道還度父母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嗣神即許之遂便懷妊生四

蟲。地聞藥香。屈頭欲走。蛇身羅藥。樹身即中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地
 臭。衆惡毒氣皆悉消滅。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願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
 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
 修羅國時。碎落閻浮提。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爲利益。又華
 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
 能得見。唯娑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
 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
 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
 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爲酪。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爲蘇。火珠光
 明能然海蘇。究竟無餘光明能然海蘇。永盡無餘。頌曰。至聖冥運。因慮因識。神功掩障。
 賢愚難測。善惡共居。昇沈同色。對事思悟。知之神匿。處染不涅。遺塵攸息。
 匪伊玄覽。孰扇其極。省己惡墮。高慕齊德。萬代揚名。千齡福力。
 感應緣十八引。晉沙門釋曇遠。晉沙門釋法相。晉沙門釋仕行。晉沙門釋耆域。晉
 沙門釋佛調。晉沙門釋捷施。晉居士抵世常。宋參軍程德度。齊沙門釋弘明。齊沙
 門釋法獻。隋沙門釋普安。隋沙門釋法安。隋沙門釋慧備。唐沙門釋轉明。唐沙門

致執一本作

常登一本作

有何下一本

施一本作

無後下一本

釋賈逸 唐沙門釋法順 唐兗州鄒縣人張忘字
 諸傳雜明神異記。○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遠。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
 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徧。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句說
 法。遠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己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
 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遠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
 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四。咒願畢。於是各絕。遠終不
 知所在。○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
 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
 不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
 十矣。右二驗出。○晉仕行沙門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沈正。修心直詣。榮辱不能動
 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闕。尋求經藏。
 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
 仕行曰。經云。千載後。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煙燄方盛。仕行
 捧經。淚淚稱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爲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
 既而一積煨燼。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賫送梵本。遠至陳留浚

兩上一本
有右字

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練解方俗滋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
 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閣維之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真得道法當毀
 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懸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
 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雒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
 船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船皆驚域前行兩虎迎之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
 岸奔往請問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雒陽
 雒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爲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爲浮華求供養
 耳見雒陽宮曰切利天宮髣髴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後生死力爲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
 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爲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
 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尙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
 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臥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行布覆之梵唄三
 偈訖爲梵咒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汗泥者病人遂
 瘥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雒陽兩脚風攀經年域爲咒應時得中數日起行雨水寺
 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咒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
 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守口攝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

滿雨一本
一作

其期一本
深濕一本
一作

婦一本
一作

餘半一本
作牛歲

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
 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慍未聞京師賤賤贈遺衣物
 以數千億萬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
 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雒陽寺
 中食訖取道人有期日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燧煌河上
 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燧煌寺中見域弟子濕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欵曲計其旬日
 又域發雒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尙純
 朴不表辭飭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嫂病甚篤載出寺側以
 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
 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尙且初不出寺汝
 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潞山一年餘半齋乾飯數斗還常有
 餘有人常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橫臥窟前調語曰我亦汝居
 處有愧如何虎耳下山隨者駭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曰天地長久尙有崩壞豈
 况人物而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漢流調還房端坐以
 衣裳頭奄然而終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材忽見調在高巖上文服鮮明姿儀

暢悅皆驚喜作禮問和上尙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見其屍○晉捷隨勒不知何國人也晉遊維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焉後語人曰盤嶋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草木蕪蕪莫知基朕勅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窰開盤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復勒爲僧主去維百里每朝至維邑赴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罄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哺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發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丘姿形頹陋衣服塵弊跋涉塗澤來造世常常出爲作禮命奴取水爲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現神足變身八尺面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歎自撲泥中時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卽名理法師見宗者也

有記在後卷傳聞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矣○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慧廣州刺史度爲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鷓鴣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窠而出

北寺一
本作此寺
二字

折一本
作

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儵然而滅德度甚祕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石六曲○齊永興栢林寺有釋弘明本姓麻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日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囹圄中明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遙謝求脫云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齊南海荆山有釋法獻是廣州人始居北寺寺藏久彫衰獻卒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成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謬繩斷何不早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中其手接得無折損後不知所終○隋終南山極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涇陽人也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沒齒栖遲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釋卷遵修苦行入身爲物常遊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臭而不食常懷耿耿不副情願值周廢教常共頌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雖被聞徹

皆獲免難。時有諸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窰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謫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道僧。依舊安留。時柳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終。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洞。之。側。鑿龜結。花延而住之。初住龜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處。莫碎龜窟。石遂依言。避餘所。大眾共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龜東石壁洞。左有索。隨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常恐。思。與伴三人持弓。挾。及。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幹。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志。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龜。西。魏。村。張。匪。者。夙。與。惡。念。以。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爇。受。五。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路。若。有。所。縛。不。能。得。動。眷。屬。鄉。村。同。來。為。謝。安。曰。余。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油。爇。如。語。得。脫。又。龜。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讎。無。言。卿。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常。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斂。安。時。先。往。郭。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耶。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傍。觀。乃。割。

恐思疎一本

志一本

了路一本

竹筵一本

雙符一本

音海一本

問一本

字一本

女安一本

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忽。起。旬。旬。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竹。筵。以。當。佛。坐。令。和。繞。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道。俗。榮。荷。其。側。衆。也。皆。來。請。講。興。建。福。會。多。有。通。感。故。於。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臥。失。瘖。百。有。餘。日。指。揮。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苦。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欲。設。大。齋。大。萬。村。中。有。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迥。無。覆。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隱。布。二。尺。擬。充。布。旃。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懸。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周。徧。求。物。間。無。一。物。仰。而。悲。號。遂。見。屋。梁。一。把。亂。糜。糲。用。塞。明。孔。挽。取。抖。擻。得。穀。十。粒。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旬。旬。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遺。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困。由。昔。種。慳。業。今。得。貧。報。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摛。乃。云。是。由。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獲。粟。十。斛。尋。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爾。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龜。側。村。社。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價。索。錢。十。

至一本作

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裘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鏡因從乞酒行飲行儼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豚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尙瞰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誦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彌闢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爲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矣

○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鶻孤人少出家在大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蠶食弊衣卒于終老到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其形質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必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竭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致爾答王力使爾及從王入積達于泥海中應遭變怪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謔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胡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馮鷓鴣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大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攝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志公

隱一本作

隱一本作

足一本作

實一本作

實一本作

證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場有道藝者二千餘人四事供給齋安爲首又於東都爲立寶楊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十有八初將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宮內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牀前口出流涎每有升餘將呈所表各獲靈徵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備姓楊晉陵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眞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沒命救之後往嶺南歸心眞諦專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楊都偈法師所偈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請見神力備云許復何難即從窻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偈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備終日以三衣襪造擲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蹠然不散

○唐西京化度寺釋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質恢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慍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維色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棄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

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總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無憂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常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唐秦建議軍國謀猷常預帷幄籌計利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常度至開明二年即當唐武德三年也明從雜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跡審偽都之將敗故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深知神異特隆禮敬勅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徧國周訪了無所獲有所諮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記諸道俗過未苦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總持願僧衆曰此寺不久當有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該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唐安州沙門賈逸不知何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識形服改變遊涉不定或緇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跡不輕為無識所取有方等寺沙門慧揚學行通博因行過之以紙五十張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諍起慧揚引禁官司資問列辯而答紙盡事了如符本契徵應所合例皆如此未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婚構此家初許因往市肆唱令告乞云某家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婚數往彼門揚

與一本作

何下一本有許字

過一本作

崖岸一本

方遠一本作

感加一本作 感加一本作

聲陳唱女家羞取逐密殺之埋屍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水側或騎橋樞手把弄之云抑羊頭振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楊家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崖岸重遠堪為靈窟有因聖寺備珍禪師本是順受業師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揮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自足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術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龍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親其事更倍依力助緝勸民設會供限五日臨時倍來供主懼少順曰莫遮通給千人供足猶有餘剩嘗有張河江張弘暢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善更無抵敵又每年夏中引衆驪山極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蟲移徙不久往示恰無蟲矣又順患腫膿潰流逸有敬味之或以帛拭尋即除愈餘膿發香氣氤氳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散又有三原縣人田薩睡者生來患蠱兼有張蘇等亦患瘧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好人永即痊復又有武功縣僧為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龍遂陰託病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燒尋即釋放但有邪穢魔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咒術福力如是其不測者謂有陰德所加故使感靈偏敬致言所教多抑浮詞顯真正理敦實為懷見有

樹神廟室多即焚除。汎愛道俗，貴賤皆投，讀毀兩途，開胃莫二。似如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漲，無人敢度。岸復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溢。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通事多非一。財帛靡慘，通用無主。但服纏弊，卒無兼副。朝野知委，聞徹皇帝，引入內宮，崇敬致禮。合宮歸仰，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後，承用言訖，如常跏趺坐。卒終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哀驚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伏人馬，亘野悲號，慟地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常有異香流注屍所。往者同聞，學侶門徒恐有外侵，乃藏窟內，不懼外竊。四衆良辰，赴供彌滿。唐高僧傳云：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山，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徧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遊，詩賦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官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垂殷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須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脛脚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

措酒一本作

三作殿時一本
有極上字一本
有大有上字一本
有大有上字一本

並一本作

忽勿一本作

呼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迥陵虛，雉堞參差，非常壯麗。侍衛峻峙，同王者所居。張既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趁走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絕。張時戰懼，不敢仰視。判官判事，似用朱書，字皆大。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與我兒交遊，深為善道，宜停一二日，醮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絲竹奏樂，歌吹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張至明日，因而遊戲庭序。裴回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著柳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來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嘗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張與四郎漢泣而別立之。仍囑張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殞，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坐。嗾然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士人說之云：爾右一驗也。○述征記曰：桓仲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匪生桑樹，有群白鷗。湖中有敗編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鬚向之，使者不敢飲。神異經曰：北方荒外。

有湖方千里平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鯢而目赤盡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爨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絕香冷冬至甜溫長老相傳云昔有採材人臨溪洗黑流矢酒杯後出於井中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牆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蚶見此輩便脫隻履若履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槃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此輩影者物在下也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其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孔穎達云井里之脈又○述異記曰南康零都縣沿江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金鷄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遂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攜兩籠黃菘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陽春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白纈武帝不許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

必下一本作

橫一本作

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製裳於是刊滅此論地鏡圖曰山上有垂下有金博物志曰妊娠者不可食葷令兒盈指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衡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築短不可杖鈎魚爲鮮不足充脯玄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爲青羊萬歲之樹精爲牛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橫)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感通篇第二十一 此有二部
敬尋釋教肇自漢明終至皇唐政流歷代年將六百輜軒繼接備盡觀方千有餘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雖露餘潤幽旨未圓夷夏殊音文義頗備推究聖蹤難以致盡故此土諸僧各懷醇快時有大唐沙門玄奘法師慨大道之不通懇釋教之抑泰故以貞觀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單身西尋聖迹從初京邑漸達沙州

述意部第一
總一本作

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感通篇

百七十一

衛一本作
經由字
安一本作
方安一本作
下法字次
同

獨陟峻塞。伊吾高昌。備經危難。時值高昌王麴氏。為給貨資。傳送突厥葉護。衛所又被將送。雪山以北。諸蕃胡國。具見佛化。又東南出大雪山。昔人云。葱嶺停雪。即是雪山。突親目親。過此雪山。即達印度。經由十年。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具歷諸國。東歸于圖婁。等凡經一百五十餘國。備歷艱辛。人里莫比。至貞觀十九年冬。初安達京師。奉詔譯經。兼勅令撰出西域行傳。一十二卷。至今龍朔三年。翻譯經論。未似突師遊國博聞。翻經最多。依突師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俗住土所宜。非無靈異。勅令文學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十卷。號為西國志。圖書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從于圖國。至波斯國。已來。大唐總置都督府及州縣。折衝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是都督府。八十所是州。一百三十三所是縣。一百四十七所是折衝府。四洲所宜人物。別異者。並簡配諸篇。非此所明。今之所錄者。直取佛法聖迹。住持別成一卷。餘之不盡者。具存大本。冀後殷鑒。知有廣略矣。

聖迹部第

西域傳云。突師發迹。長安既漸。至高昌。得蒙厚禮。從高昌給乘。傳送。至瞿薩旦那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彼土自謂于遁國也。東二百餘里。有龜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疾者隨痛。以金箔貼像上。痛便即愈。其像本在憍賞彌國。是鄒隨衍那王所造。陵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空羅漢乃告。敬信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乃雨。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罅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

羅下一本
有漢字
泉流一本
作林鬱
區上一本
有今字

比上一本
有此字
無國下一本
無國字
弱一本
本作

出時王都城。西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壤。形大如蝟。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所鼠靈。乃夜。人馬兵箭。斷壞。自然走退。都城西五里許。寺有浮圖。高百餘尺。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羅漢以右手。舉浮圖。安之函內。乃下之。無傾動也。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綾伽山。此云牛角山。有寺。像現光明。佛曾遊此。為天人說法。山巖石室。有一羅漢。入滅。心定。待彌勒佛。其國南界。接東女國。又從國城。西越山谷。行八百餘里。至所句迦國。即是涅槃處也。國南有山。立多羅塔。松泉流。茂石室。潔淨。有三羅漢。現入滅。定。鬚髮稍長。僧常翫之。其五印度。僧有證果者。多止此室。又從國西北上。大沙嶺。度徒多河。行五百里。至法沙國。其俗生子。押頭。區。從此南行。五百里。至烏銀國。都國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數百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冥目而坐。形甚偉大。鬚髮上垂。覆于肩。面國王。以蘇灌之。擊捷椎。比丘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佛在耶。答曰。無。今始聞。已入涅槃。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曰。已滅度矣。即昇空。化火焚身。又西南逾大葱嶺。八百餘里。至揭盤陀國。其國東南。有大石室。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定。已經七百歲。其鬚髮長。年別為鬚。又越三國。行四千餘里。至達摩鐵。悉帝國。都城寺內。有石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飾之。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便止。四周石壁。莫測其然。有說聖力使之然也。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者。即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關。見漢門扉。一暨一臥。外鐵。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定惟天固。南出斯門。千餘里。東據葱

其一本作
至一本作
呢縷一本
作縷一本

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博又河其境自分爲二十國不可具列名字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其溫熱雨多故也又順北下從咀蜜國越十三國至喝縛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衙也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升許雜色炫曜金石難名又有佛牙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而光淨兼有佛掃帚用迦奢草長二尺餘圍可七寸雜寶飾柄三物齋日法俗所感放大光明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提謂城王城正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圖高三丈許各表靈迹即釋迦初成道時元獻靈妙長者本邑之髮爪塔也又有佛僧伽胝齋多羅僧僧脚崎又覆鉢堅錫杖次第立塔又度兩國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國度大雪山東寺有佛齒及劫初爾覺齒長五寸廣四寸又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又有商諾迦縛婆法三商那和修大阿羅漢鐵鉢可受九升并九條僧伽胝絳赤色設諸草皮之所續成以其光世於解夏日持此草施僧由此福力所被五百世來於中陰身生常服之從胎俱出逐身而長阿難當度時變爲法服受具已後又變爲九條其齒鉢等並用金絨之羅漢從證滅定入邊際智以願力故留袈裟待遺法盡方乃變壞今已有少損信有徵矣又東入雪山逾黑嶺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王常歲造丈八銀像自修供之王城東三里北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大寶藏近有外王逐僧欲掘取其神冠中鸚鵡鳥像奮羽嗚呼地動王軍皆仆起謝而歸寺北嶺上有

亦現一本作

身中一本作
烈一本作
時一本作

數石室亦多藏寶欲私開者即有藥又夜變爲師子蚰蟲來震怒之室西三里大嶺上有觀自在像誠願者像示妙身安言行者城東南四十餘里曷邏怛羅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浮圖高百餘尺昔臣夜夢令造浮圖從王請舍利也及且至宮有人持舍利瓶臣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鉢自開安舍利訖王使追之石已合矣齋日放光流出黑油夜聞音樂王都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山下爲龍立寺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有時煙起或如火猛焰漸滅之時方見舍利狀如白珠繞柱入雲還下塔中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齡齒長一寸餘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又此寺有佛髮青色螺旋右繫引長尺餘卷可寸許又西南古王妃寺金銅浮圖高百餘尺舍利升餘每十五日夜旋光繞盤曉入塔中城西南北羅婆路山頂盤石上有塔高百餘尺舍利升餘山北巖泉是佛受山神飯已漱口嚼楊枝因生今爲茂林寺號楊枝又從龍池東行六百餘里越雪山度黑嶺至北印度界已前並是胡國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爲邊國篋戾車國種也至此方合中道又東行至濫波國即是印度之北境言印度者即是天竺之正名亦名申毒賢豆此並訛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萬九千里七十餘國依一王命又東行百餘里逾大嶺大河至那伽羅曷國屬北印度名花氏城城東二里有石塔高三百尺編石特起雕鏤非常此即昔時

塔一
本作

反一
本作
及
寶下
一本
有
版字

瑞上
一本
有
詳字

值燃燈佛授記敷鹿皮衣髮布掩泥之地經劫猶存此無憂王建此石塔每於齋日天輒雨華
 又城內大塔故基舊有佛齒別塔高三丈餘云從空而來既非人工寔多靈異城西南十餘里
 有塔是佛自中印度凌空來降迹處次東有塔是昔值然燈佛買華處又城東二十餘里小石
 嶺上有塔高二百餘尺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所居昔佛於此化龍留影煥若真形至誠請
 者乃暫明現窟外方石有佛足迹輪相發光窟西北隅塔者佛經行處又側有髮爪塔窟西石
 上有濯髮婆文又城東三十餘里有醴羅城中有重閣上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色黃白髮孔
 分明欲知善惡用香泥印之反觀香泥隨心而現又有佛鬘狀如荷葉色同頂骨有佛眼睛
 大如素許清白映徹並用七寶盛前三迹又以寶函盛而緘封有佛大衣細氍黃色置寶函中
 微有壞相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柄檀為筭寶銅盛之斯五聖迹王令五淨行者執持掌護有須
 見者稅一金錢請印稅五科寶乃重觀禮彌繁閣西北有小塔而多靈異人以手觸基上塔鈴
 便大震動又東南山谷行五百里至健陀邏國屬北印度有大論師如脇尊者造毗婆沙處又
 有菩薩捨千眼處又有佛化鬼子母處又有商莫迦菩薩子也王射處又有彈多落迦
 山也山嶺上是蘇達拏棲隱之所婆羅門捶男女處流血塗地今現草木皆同絳色巖間石室
 妃習定處又有獨角大仙為女亂處又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此北印度之正
 國也烏長王都城東五里有大塔多有瑞佛昔作忍仙為羯利王支解之處又有方石上

說一
本作

舍捨
一本
作

佛足迹相放光照寺為天說本生處又有佛昔聞法折骨寫經處又有昔尸毗迦王割身代鴿
 處又有佛昔為慈力王刺血飲五藥又處又大寺中有刻木梅咀歷耶彌勒菩薩像金色晃朗
 高百餘尺是末田底迦阿羅漢所造地羅漢也羅漢以通力引匠昇都史多天三返觀相乃成
 其好大有靈相不可具述又隔一國度河至咀又始羅國屬北印度王都城西北七十里有兩
 山間塔高百餘尺佛昔記慈氏與世四大藏者此地出一又城北十二里有月光王塔於齋日
 常放神光仙華天樂近有癩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潔即是昔佛為戰達羅
 鉢刺婆王月光以頭施處凡經千施又有伊羅鉢龍王聽經之池月光扶目之地有王標塔舉
 高十丈又有薩埵王子捨身臥虎處以竹自刺血陷獸處地及草木今猶絳色又有佛化藥又
 不食肉處又隔一國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屬北印度國內有四淨圖
 各有舍利一升餘佛滅後第四百年有脇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證無學果將五百羅漢來此
 造鄔波弟鐸釋素咀纜藏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論次造阿毗達磨論此三論各有十
 萬頌凡有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兼有佛牙長寸半色黃白齋日便放光又有觀自在菩薩
 立像有願見者斷食便覩又隔三國東行至那僕底國屬北印度都城東南五百餘里至暗林
 寺周二十餘里佛舍利塔數百千區并石室等有賢劫千佛立此說法釋迦滅後第三百年迦
 多衍那於此造大智論寺塔高二十餘丈有四佛行坐迹處又隔四國東行至秣菟羅

離一本作

國屬中印度。王都城內有三塔。四佛遺迹甚多。及舍利子沒特伽羅子。滿慈子。那由。優波藍。阿難。羅枯羅。曼殊室利等諸塔。每三長月六齋日。諸僧尼集供養諸塔。有阿毗達摩。供養舍利遺塔。有習定衆供養目連塔。有誦經衆供養滿慈塔。有毗奈耶衆供養優波藍塔。有尼衆供養阿難塔。有未具衆供養羅枯羅塔。有大衆供養諸菩薩塔。但應立像。依經未滅度。准可知也。城東六里有山崖寺。是尊者烏波迦多之所造。中有佛指爪塔。寺北有石室。室東南二十四里有大涸池。池側有塔。佛曾遊此。有獼猴持蜜獻佛。令水和。獨衆同飲。獼猴喜墮坑而死。便生人中。池北林中有四佛行處。大有遺迹。又隔一國。東北四百餘里。至窣祿勒那國。屬中印度。東境臨旃伽河。恒河北接大山。城東南閻牟那河。從國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東臨閻牟河。河西大寺東門外塔。佛曾於此說法。度人。其側有佛髮爪塔。閻牟河東八百餘里。至旃伽源。廣三四里。東南入海。廣十餘里。水色滄浪。味甘。砂細。隨水而流。俗謂福水。有沐浴除罪。或有輕命。自沈乞願。生天受樂。尅有靈感。又隔六國。於此東南行至劫比他國。屬中印度。中有天祠十所。同事大自在天。皆作天像。其狀人根形甚長偉。俗人不以為惡。謂諸衆生從天根生也。王都城東二十餘里。大寺側大垣內。有天帝釋爲佛造三道寶階。中皆附黃金。左以水精。右用白銀。南北而列。東面下地。是佛從逝多林。旃林。昇天至善法堂。爲母三月說法。下降處。百年已前。階尚猶在。今並沒盡。後王做之。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石側有柱光。

離一本作

潤映現。隨其罪福。影出柱中。育王所造階。側有浮圖。四佛行坐處。又有佛澡浴處。立塔其所。有佛入室精舍。又其側佛經行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足可覆處。皆有遺華文。又基左右小塔。梵王所造。次前是遺華尼化爲輪王。先見佛處。佛告尼曰。非汝先也。有蘇部底。蘇提。宴坐石室。知諸法空。此先見吾法身也。又從此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閻國。是中印度曲女城也。都城西近旃伽河。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卽統五印度之都王也。王前尸羅逸多。吠耆姓。初欲登位於旃伽岸。有觀自在像。乃請告曰。汝本此林園若比丘。金耳。月王既滅佛法。王當重興。愍物在懷。方王五境。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號也。王乃共童子王。平殄外道。月王徒衆。又約嚴令。有賤肉者。當截舌。殺生者。當斬手。乃與寡妹共知國事。於旃伽側。建千餘浮圖。各高百餘尺。二十年來。五年一會。傾及府藏。拯濟羣有。唯留兵器。用備不虞。初作會日。集諸國僧。三七日中。四事供養。令相論議。若戒行貞固。道德優洽者。昇師子座。王便受戒。清淨無學。示有崇仰。穢行彰露者。驅出國界。城西北有王所造。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其側有髮爪塔。四佛行坐迹。又南旃伽寺。有佛牙。長寸半。光色變改。寶函盛之。遠近瞻者。日有百千守者。煩擾重稅。金寶而樂。禮者不辭重貨。齋日便出。置高坐上。散華雖積。牙齒不沒。又城東南百餘里。有塔。佛曾七日說法。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有佛行坐迹。寺北四里。臨旃伽河。有塔。佛曾七日說法。五百餓鬼解悟。生天。其側又有髮爪塔。次側又有四佛行坐迹。又至阿輸陀國。屬中印度。都城北五里。旃

此一本作

北下一本
有髮塔波
三字

伽河岸大寺中塔佛為天人三月於此說法有四佛行坐迹次西五里有佛髮爪塔城西南五里大菴沒羅林中故寺是阿僧伽菩薩夜昇天宮於彌勒所受瑜伽莊嚴大乘經論及中邊論等盡下為衆說之林西北百餘步有佛髮爪塔城東南臨苑伽有塔佛曾三月說法處有髮爪青石塔有四佛行坐迹又隔二國東南行至鉢羅伽耶國屬中印度王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中有塔佛曾於此降外道處有髮爪塔經行迹處又有提婆菩薩作廣百論處城中有天祠堂前大樹枝葉蒙密有食人鬼依之左右遺骸為積人至祠中無不輕命上樹投下為鬼所誘城東兩河間交廣十餘里土地平豐細沙彌布古今王豪諸貴諸有捨施莫不止焉號為大施場東日大王亦修此業場東合流口日數人自溺而死彼俗名為生天所也有欲行此法者於七日中絕粒自沈中流遠近相趣乃至山發野獸羣鹿等亦遊水濱絕食沈死當戒日王行施之時有二獼猴雌為狗殺雄者負屍擲此河中雄者又自餓累日而死又從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屬中印度王城內故宮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即鄔隨衍那王王店云云之所造也靈光間起諸王以力欲舉終莫之移昔佛為母上天說法王詩目連神力接上就天摸相及佛下天像便起迎佛慰喻曰方為佛事舍東百餘步四佛行坐迹佛浴室井今猶充汲城內東南隅有具史羅長者宅有佛精舍髮爪塔有四佛行坐迹佛浴室有佛降毒龍處側有大塔高二十餘丈有佛經行迹及有髮爪塔病求多愈又有釋迦遺法

工一本作

葉一本作
○一本作
本一作

迹一本作
欲一本作

洞一本作

滅盡在此國中貴賤入境自然感傷頹東北行七百里度苑伽北岸至迦奢布羅城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佛曾於此六月說法有佛經行迹及有髮爪塔又從此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屬中印度王城南有寺塔高二十餘丈佛曾於此六年說法其側有奇樹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淨齒木乘而茂生諸邪外道競欲殘伐尋生如故罰者受殃側有四佛行坐迹並有髮爪塔基角相連林池交影又從此東北五百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屬中印度衛國也都城荒毀故殿東基上有小塔是鉢羅犀那特多王唐云波斯比丘尼造精舍處次東塔是蘇達多唐云之故宅也側有大塔是鴛鴦利摩羅唐云捨邪處城南六里許有逝多林是給孤園太子所造寺也今荒廢之尚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有王造之輒室一存餘並湮滅室中有為母說法金像東北有佛洗病僧塔西北有目連舉身子衣塔不遠有非塔佛所汲用又有舍利弗與佛經行道說法處並有表塔靈藥異香常降其所又有外道殺女以陰誘佛立塔表處寺東百餘步大深坑是調達置毒害佛生身陷處又南有大坑是瞿伽離比丘毀佛生身陷處又南八百步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佛生身陷處此三大坑皆深洞達無底縱有洪雨大注終無停偃寺東七十步有精舍名曰影覆高六十尺中有東面坐像與外道論處次東天祠量同精舍初日影西不蔽佛舍晚日影東遂覆天祠又東四里大洞池是毗盧釋迦王王也陷入地處後人立記之又有身子初造寺時與外道拘處亦立塔記寺西北四里有得眼林中有佛經

高下
一本

夫天
一本

坐
一本

行迹塔其緣勝軍王扶五百賊眼聞佛慈力一時平復捨杖遂生城西北六十里故城是人壽
 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處其北即是此佛全身舍利之所育王造塔表記之處又東南行五
 百里至劫比羅伐罕塔國屬中印度附羅國故城無人住城內正殿基上精舍中作王像其側
 是摩訶摩耶唐云夫人寢殿基上精舍作夫人像其側精舍中作菩薩像神降之相彼執不同
 上座部云當唐國五月十五日諸部又云當此五月八日此蓋見聞之異耳城南有塔是太子
 拘力擲象越城墮地為大坑處其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處其傍有精舍是妃寢處作耶
 輸陀羅並羅怙羅像別本云太子初夜開城北門出去又城東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
 空踰城處四城門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門像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佛得道與天人說法之
 所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城東南塔即此佛遺身處
 無憂王於前建立石柱高三丈又東北三十餘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
 本生城城東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為建立石柱銘記之高二丈餘城東北四十餘里有
 太子生樹下塔大城西北數百千塔是誅釋子塔有四釋子拒王軍衆琉璃王退城人不受被
 罰出境至今不絕城南尼拘律樹塔是佛初來見父王處城南門外塔是太子兄弟擲射處東
 南三十餘里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流俗傳箭泉病飲多愈或持泥附額隨苦皆愈又東北
 九十里臘伐尼林釋種浴池華水相映其北二十五步有無意華樹今已枯瘁佛本誕處有說

塔下
一本

云當此三月八日者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者次東有塔二龍浴太子處佛初生已不扶
 而行四方各七步所蹈之處出大蓮華既右脇生天帝衣接四王捧之置金几上几施四塔並
 立石柱表之傍有小河東南而流俗號油河是太子產已天化此池光潤令沐以除風虛今變
 水河尚膩如油又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荒林中至藍摩國屬中印度都城空城東南有佛塔咸
 百尺昔初八分之一分舍利也靈光時起其側有清池龍變為虵出繞其塔有野象採華以散
 之無憂王欲開龍護不許又東大林百餘里大塔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末尼珠付闍維迦還
 父王處又東有瞻部樹枯株尙在有小塔是太子以餘衣易羅布處其側塔者翦髮處年不自
 定或云十九二十九者又東南行百九十里尼拘陀林塔高三丈是昔人於佛焚地收餘灰炭
 於此起塔病者所愈亦有四佛行坐迹塔高百餘尺左右數百小塔又從此東北大林踈險行
 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羅國屬中印度城荒人少城內東北角塔是純陀故宅其井猶美營供所
 穿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有金近西岸娑羅林兩林中間相去數十步中有四極特高
 作大瓶精舍中造涅槃佛像北首而臥傍高二百餘尺前有石柱記佛滅相有云當此土三月
 十五日者說有部云當此九月八日諸部異議云至今龍朔三年則經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
 寺石柱記也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百年或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其精舍側有佛昔
 為雉王救火及鹿救生各立一塔次西塔者是蘇跋陀羅塔現滅證處次有一塔是執金剛神

婆羅一本作

河斯一本作

佛即一本作

形上一本
有本字
上本字
一上本字
三一本字

大八一本作

躡地處。次側一塔是停棺七日處。次側一塔是阿泥樓陀上天告母降來哭佛處。城北度尼連禪那河三百步塔者是佛涅槃般那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有新感者剋獲舍利。次側一塔佛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次有一塔前立石柱刻記八國分舍利事。又從此西南大林行五百里至婆羅痾。反女。廝國。屬中印度。都城西臨。旃伽河。城居人滿。城東北有婆羅痾斯河。東北十餘里是鹿野寺。又西南塔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洞徹清淨。誠感像現。隨其善惡。即成道。已初轉法輪處。其側三塔。即昔三佛行坐處。傍有諸塔。是五百獨覺入滅處。又側一塔。是慈氏菩薩受記處。又西一塔。是佛過去為護明菩薩。迦葉波佛授今佛成道處。次南有四佛經行處。長五十步。高七尺。青石積成。上作釋迦經行像。形特異。肉髻上鬚髮頭抽出。神而有徵。寺迹極多。精舍浮圖。乃有數百。事難述盡。寺西有清池。周二百步。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嘗滌器處。次北小池。佛嘗有浣衣處。次之三池。龍止其中。味甘且淨。有慢觸者。金毘羅獸。即而害之。次側有方石。上有佛袈裟文迹。外道凶人有輕蹈者。池龍輒興風雨。害之。次側有浮圖。佛曾作六牙象王。見獵師者。被法衣。故拔牙與處。次一塔。佛昔為象與猴相問大小處。又大林中塔。佛與調達昔為鹿王。佛代孕鹿命。鹿野之號。因此得名。寺西南三里有一塔。是人迎佛處。又大林東三里有一塔。佛昔為兔與諸獸聚。自知形小。燒身餓之。因感天帝下來讚。故使月輪有石像現。又東順旃伽河行三百里。至戰王國。都城人滿。城臨旃伽河。城西北有寺塔。

有送下一本
有住字

林一本作
村一本作

同一本作

佛舍利一升。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并四佛行處。河北有佛降兔塔。半已陷地。又有佛為噉人鬼說法處。又東南度河百餘里。塔者即分舍利瓶及舍利齋日放光。又東北度旃伽河行百五十餘里。至吠舍釐國。屬中印度。都城頽毀。故基周七十里。少人居住。宮城周五里。宮西北六里有寺塔。是說維摩經處。又東是舍利子證果塔。又東大塔。是王得一分舍利。一斛許。無憂王取九升。均造餘塔。後更有王欲開地震。遂止。次南有彌猴。為佛穿池。池西羣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佛。蜜處各有塔記。寺東北四里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壘。瓶傳云。積塔。即是說法現疾處也。於大唐顯慶年中。勅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并長者寶積宅。菴羅女宅。佛姨母入滅處。皆立表記。寺北四里有塔。佛將往拘尸天人送立處。次後一塔。是佛最後觀城邑處。次是菴羅女以園施佛處。其側一塔。是佛三告阿難涅槃處。又側一塔。是千子見父母處。即賢劫千佛也。東故重閣講堂。基塔時放光明。是佛說普門住處。城東南十五里。大塔。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旃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塔。是阿難隨分身與二國處。又隔一國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羅國。屬北印度。都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林。東一里許。有阿耨波澗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獨池火起。煙燭數尺。以水灑。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即然。盡無問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煮食立熟。賢德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

東上一本
有倚字

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彌勒下生。擬著不可得也。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疊。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人取食。犯者滅門。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即東女國。與吐蕃接界。唐梵相去。可一萬餘里。又從南行百五十里。度旃迦河。至摩揭陀國。屬中印度。城少人居。邑落極多。故城在王舍城北。東二百四十里。北臨旃迦河。故宮北石柱高數丈。昔無憂王作地獄處。是頻婆娑羅王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婿也。所治城名華氏城。王宮多華。故因名焉。石柱南有大塔。即八萬四千之塔。一數也。安佛舍利一升。時有光瑞。即是無憂王造。近護羅漢。役鬼神所營。其側精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顧摩揭。故陷石上之雙足。迹長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華文。十指各異。近為惡王金耳。毀壞佛迹。鑿已還平。文采如故。乃捐旃伽河中。尋復本處。貞觀二十三年。有使圖寫迹來。次側有四佛行坐迹。塔故城東南有龍猛菩薩。伏外道處。次北有鬼辦塔。馬鳴事。又西南度尼連禪河。有伽耶城。少人物。可千餘家。城西南六里許。至伽耶山。谿谷杳冥。世謂靈岳。自古君王封告成也。頂有石塔高百餘尺。時放奇光。佛於此說寶雲等經。山東南尼連河。減二里許。至鉢羅笈菩提山。言正覺佛時。證先登因名也。佛自東北岡上頂。欲入金剛定。振地搖山。神懼告佛。又至西南半崖中。而洞坐石地。山又震。淨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畢鉢羅樹下。金剛座處。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此成正覺。佛方就之。仍為石室。龍留影也。世稱名地。其菩提樹周垣。概壘以崇固之。東西闊周

言上一本
將時一木作○

端上一本
有垣字

千一本
本作

可五百四十步。奇樹名花。連陰列植。正門東開對尼連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寺。其院內聖迹諸塔。列多樹垣。正中金剛座上。者賢劫初成。與大地俱大千界中。下極金輪上。至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千佛同坐。入金剛定。故因號焉。即證道之處。又曰道場。大地震時。獨無搖也。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壘輒為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如人指節。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也。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瑞。及取樹葉。其樹青翠。冬夏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一時彫落。通夕新抽。與舊齊等。後為無憂王妃。伐截於西。數十步。聚而燒之。用以祠天。煙焰未止。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同榮。因謂號為灰菩提樹。王親生信。以香乳澆餘根者。至旦樹生如本。王妃忿之。又夜重伐。王重祈請。以乳灌之。不日還生。壘石周垣。其高丈餘。近為金耳國。月王又伐此樹。掘至泉水。不盡根底。乃縱火焚之。又以甘蔗澆之。令其爛絕。其本也。數月之後。為補刺擊伐。摩王此言滿背。即先無憂王之玄孫也。聞樹被誅。舉身投地。請僧七日。經行繞樹。大坑以數千牛乳。灌之。六日夜。樹生丈餘。恐後。剪伐。周時石垣。高二丈四尺。樹今出於石壁上。二丈餘。圍三尺餘。樹東青靛精舍。高百六十餘尺。基廣二十餘步。上有石鉤欄。繞之高一丈。層龕皆有金像。四壁

及一本作

支一本作

後下一本

似一本作

封不村一

寺下二本

鑲諸天仙上頂金銅阿摩勒迦果此謂寶瓶也東却接為重閣三層鑿宇特異並金銀飾鏤三重門外籠中左觀自在右慈氏像並鑄銀成高一丈許是無憂王造精舍初小後巨廣之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錄摩訶菩提樹像云昔師子國王名尸迷佉拔摩唐云功梵王遣二比丘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訶此云小者優波授記其二比丘禮菩提樹金剛坐訖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其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來靈瑞云何比丘報云閻浮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王三謨陀羅囉多因此以來即是師子國比丘又金剛座上尊像元造之時有一外客來告大衆云我聞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衆語云所須何物其人云唯須香及水及料燈油支料既足語寺僧云吾須閉門營造限至六月慎莫開門亦不勞飲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未滿六月大衆評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狹迤復是漏身因何累月不開見出疑其所為遂開塔門乃不見匠人其像已成唯右乳上有少許未竟後空神驚誠大衆云我是彌勒菩薩像身東面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闊六尺二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剛座高四尺三寸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造石鈎欄塔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兄名王主弟名梵主兄造其塔高百肘弟造其寺其像自彌勒造成已來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有寫得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使人至滅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方得圖畫髣髴周盡直為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其匠朱法智等巧

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摸獎師傳云像右乳上圖飾未周更填衆寶遙看其相終似不滿像坐跏趺右足跏上左手斂右手垂所以垂手者像佛初成道時佛語魔王指地為證近被月王伐樹令臣毀像王自東返臣本信心乃於像前橫施瓶郭心愧暗故置燈於內外盡自在天像功成報命月王聞懼舉身生炮肌膚皆裂尋即喪沒大臣馳報即除壁郭往還多日燈猶不滅今在淡室晨持鏡照乃觀其相見者悲戀敬仰忘返又依王玄策傳云此漢使奉勅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昔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與師十萬日費千金猶尚北勒關顏東封不耐大唐半範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皇帝愍其忠款遐軫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嚴飾相好具若真容靈塔淨地巧窮天外此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爰命使人屆斯瞻仰此絕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為銘大唐撫運府圖壽昌化行六合威稜八荒身毒稽顙道俗來王爰發明使瞻斯道場金剛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彌勒規模靈塔壯麗道樹扶疎歷劫不朽神力焉如○又獎師傳云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道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時年三十者或云

異來一本

呈統一本

泥下一本

有夢上一本

三十五者。斯之差互。彼自不同。由用曆前後。故有此異。由神州曆算元各不同。三代定正。延綿何足。性乎。且據一相。取悟便止。樹西大精舍內。有餘石像。東面立飾。以奇珍。前有青石。奇文異采。初成道。日梵王起七寶堂。帝釋起七寶座。佛據上。七日思惟。放光照樹。令寶為石。樹南浮圖高百餘尺。初佛於河洙。已將坐念草。帝釋化人。以始尸草。詳草。以奉佛坐。有王造塔。表之。次東北有塔。是佛證果時。有羣青雀來繞。世尊亦有羣鹿繞之處。樹東大路。左右各有一塔。是魔王燒佛。衰退處。樹西北有精舍。中迦葉波佛。時放光明。俗云。至誠七繞。生得宿命智。又垣西北有鬱金香泥。高一丈四尺。樹垣東南隅。有尼拘律樹。樹側有塔。精舍中有坐像。初證果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垣內四隅皆有塔。初佛受草。趣樹。先至西南地動。又向西北。又東北。又東南。並為地動。即西北至樹下。東面坐金剛座上。地方安靜。故立塔。記垣外西南有二。牧牛女宅。處其側。有表。表處。又側有佛受。摩處。皆立表。塔樹南門外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澄。魚龍所宅。次南有池。是帝釋所造。為佛濯衣。池西大石。是帝釋雪山持來。為佛曬衣。次側有塔。是佛納故衣處。次南林中一塔。是佛受貧母施。故衣處。化池東林。龍池清潔。其水甘美。岸西有小精舍。中像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龍王繞佛七匝。化多頭蓋。佛處龍池。東林精舍。作佛羸瘦形像。其側有經行迹。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往來攀而後起。即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處今有疾者。以香油塗像。多愈。又有五比丘住處。又東南有塔。是佛入尼連河浴處。次近河有佛食乳糜。

院上一本

無徑一本

處其側有二塔。是長者獻蜜。妙處。樹東南塔。是四天王奉佛石鉢處。其側有塔。是佛成道後。為母說法處。又度迦葉兄弟千人。處樹垣北門外。即是摩訶菩提寺。庭宇六院。觀閣三重。周垣高五丈。有佛舍利大如指節。光潤鮮白。通徹內外。肉舍利者大如青珠。形帶紅色。每年至佛大神變月。出以示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於唐國當正月十五日。於此之時。放光雨華。大起深信。其寺常有千僧。習大乘上座部。法儀清肅。是南海僧伽羅國。王請立經。今四百年。寺多有師子。國人每年比丘。解安居。訖四方道俗。百千萬眾。七日七夜。香華伎樂。徧林供養。印度諸僧。以唐國五月十六日。入夏安居。以唐國八月十五日。解夏。斯亦隨方。用曆不同。不可一定。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者。意以一年之內。多溫熱處。制三月住。就中前後一月。延保不定。若據修道。何時不安。故律制三時遊行。通結有罪。必有善緣。亦開兼濟。院東渡河。大林中塔北池者。佛昔為香象子。侍育象母。處前建石柱。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側有四佛行坐。迹林中。小石柱。是醜頭藍發惡願處。又東度黃河。百餘里。至屈屈吃播陀山。雞足直上。三峯狀如雞足。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於中寂定處也。初佛以姨母織成金縷大衣。袈裟。傳付彌勒。令度遺法。四部弟子。迦葉承佛教。冒佛涅槃。後二十年。捧衣入山。以待彌勒。山路徑極。梗澁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笑法師至。彼每思登踐。取進無由。笑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王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笑。往山禮拜。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

至共往雞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眺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華供養。又依王玄策傳云：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蹟，聖迹神化在處，感徵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耑峴山，流目縱觀，傍眺罔極。自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黑識邊鄙，忽得躬覩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辭曰：大唐出震，騰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羲。高懸玉鏡，垂拱無為。其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葉裔，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神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其躋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巖，貯遺趾於巖阿。四參差嶺障，重疊巖廊，鏗鏘寶鐸，縹緲異香。覽華山之神蹤，勒貞碑於崇崗，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五○又笑師傳云：從此山東行六十里，至矩查揭羅補羅城。北門外有塔，佛舒手現五師子，伏提婆醉象處。又東北塔是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說法，證聖處。塔北大坑，傍塔是室利，窺多設火坑，以害佛處。又東至結栗陀羅矩吒山，此云耑峴山，亦云耑峴山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廣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擲佛處。其南崖下有

門上一本

室上一本
有石字
強一本作

塔佛此處，說法華經處。南山崖有大石室，佛舊入定，阿難別室，被魔怖之，以手通石，摩頂。現有通穴，精舍東北，大石是佛曬衣處。衣文明徹，石內傍有佛迹。山城北門西，有毘布羅山，西南崖昔有五百溫泉，今猶數十泉。西畢鉢羅石室，佛昔常居，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山門，外一里至迦蘭陀竹園精舍。東大塔，是阿闍多沒吐路，唐云未即是阿闍世王也。竹園西南六里許，南山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於此集三藏處。僧中上座，即號為上座部。室西北塔，是阿難受責證果處。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結利温，唐言新王舍城南門，外道左塔者，度羅怛羅處。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云施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圍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瓶壘。其最下，壁猶厚六尺，外墻三重，牆亦瓶壘，高五丈許，中間各繞極深池，壘備有華香，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垢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施無狀也。中及左右聖迹，重疊不可殫記。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師，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又東行入山二百餘里，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華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強闊六寸許，又隔七國西北行，至羯羅拏國。

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是調達部僧也。又西南行七百里。至烏茶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旅。停於海濱。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是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輝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彌篤。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是昔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為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彼達上。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龍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夾傳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南行至案達羅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南二十餘里。孤山嶺上。石塔。即是陳那菩薩造。因明論處。又南行千里。至跋那羯磔迦國。屬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昔王為佛造。殿山疎石。列極華博。賢聖遊息。佛滅。未幾。有千年前。其處有千凡僧。安居罷日。皆證無學。陵空飛去。今寂無人。其處有婆毘吠伽論師。身。今在。城。南。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咒。三年。神授方云。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可即入中。待彌勒。出。我當相報。又經三年。然咒芥子。擊於石壁。豁即洞開。時百千衆。觀觀驚歎。論師跨門。再三願命。唯有六人。從入。餘者。謂是毒虵窟也。當即石門。還合。如壁。又復。

夾一本作

百十一本作

今一本作

地下一本

南行六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即瞻部最南際海濱境也。山出龍腦香。及有白檀香樹。又有羯薩羅香樹。松身無葉。香如冰雪。即龍腦香也。從此南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觀世音臨海。有城。即是古師子國。入海中。可三千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國東南。隔數千里。那羅稽羅洲。人長三尺。鳥啄唯食椰子。又至摩訶刺他國。其王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餘。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禮謁見者。無不歎異。傳云。羅漢願力所持。或云。藥咒術力所持。又越二國。西北至摩臘婆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北二十餘里。有大婆羅門邑。側大陷坑。水流無滿。是昔大慢婆羅門。謗大乘。生陷入地處。又西北至阿吒釐國。屬南印度。此國出胡椒。薰陸香。樹葉如棠。又周巡西北。越十餘國。至波刺斯國。非印度。所攝。此國多出金銀。餘石。頗抵水精。死多乘屍。佛鉢在王宮中。西北接拂憐國。出白狗子。本赤頭。鳴生於穴。中案梁。貢職圖云。去波斯北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非印度。攝拂憐。年別送男夫配焉。略陳聖迹。依如前述。具列俗紀。備存大本。頌曰。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西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采虛凝。殆映霄霧。迹流衆像。理深其趣。寄興開襟。引凡聖路。千佛同化。萬賢來曙。皇情有感。緇素同遇。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感通篇

百九十五

